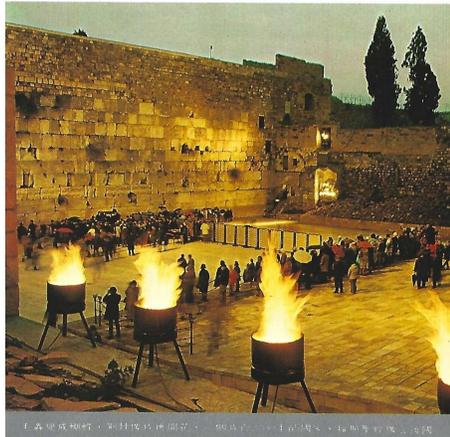


# 20世紀 世界大奇蹟

黃丹尼著



毛蟲變成五彩繽紛的蝴蝶，這是奇蹟；荊棘像玫瑰開花，美麗可愛，這是奇蹟。二十世紀最大的奇蹟，是以色列國照著聖經的豫言，她們因為離棄神的誠命，在萬國拋來拋去，經過二千七百年，到末後的日子，上帝要因着祂的應許，招聚她們回歸故土，重新復國。

本書作者根據聖經豫言，對照國際時事，給我們看見上帝如何復興以色列國，叫不可能的成為可能。主耶穌說：你們看見無花果樹發嫩長葉，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已經站在門口了！你們要做醒預備。

## 目 錄

序

引言

第一章 錫安主義運動之興起

第二章 以色列復國奇兆出現

第三章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隱因

第四章 希特勒的靈界背景

第五章 從血泊中回歸復國

第六章 巴勒斯坦這塊地

第七章 聖地五十年來戰火

第八章 巴解(PLO)問題

第九章 中東國家的核武器

第十章 耶路撒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序

某次，大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要人用一個字來證明聖經是神的啟示，結果的答案乃「猶太人」。

聖經有關猶太人的預言和應許，從舊約到新約，真可以說是俯拾皆是。惟其中最奇妙最獨特的有兩項：第一，神藉著摩西的口，預警猶太人倘若不聽從神的話語，不謹守祂的一切誡命律例，必在萬國中拋來拋去(申廿八 15~25, 代下廿九 8, 耶十五 4)。這話應驗了，在歷史上，猶太人約歷經了二千七百年之久，被打碎、被擄掠，國破家亡，在世界各國中拋來拋去。

第二、上帝應許，祂必記念跟亞伯拉罕所立的約，把在萬國中拋來拋去的猶太人，招聚回歸故土，重新建立國家。(詩二零五 8~11, 結卅四 11~13) 這話聽起來近乎天方夜談，可是神的話誠信真實，祂怎麼說就怎麼成就，時候到了，猶太人亡國二千七百年之久，竟然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宣佈復國，死裏復生。不可能的成為事實，證實聖經的完全可信。

還有一項十分奇妙的事，是主耶穌自己說的預言：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馬太廿四 32~33)

無花果樹預表猶太人，他們經過漫長的冰凍時期，夏天近了，發嫩長葉，回歸復國了，一方面證實上帝的應許已經成就，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主耶穌再來的日子「正在門口了！」我們要做醒預備等候迎接。

有關猶太人復國這大奇蹟，上帝怎樣用祂奇妙的巨手，在設計、導演、成就，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奇蹟，黃丹尼弟兄多年鑽研預言，以聖經作經，以歷史作緯，交織寫成本書，讓有心明白聖經預言的人，可以從本書看見上帝奇妙的大作為，祂怎樣成就大事，實在是奇之又奇，妙之又妙，誠心信服，歸榮耀給上帝。

主僕吳恩溥(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溫哥華)

## 引言

「求祢叫我們明白當今世代與經上豫言的關係」.....

這是連續七年中，向神禱告祈求之事。年復一年，沒有回答。沒有回答，則求之愈殷。終於在一九八八年初春的一個深夜，在跪禱時萬籟俱寂，四無人聲，信息突飛而至 - 耳旁忽有微語，繼而於心中顯現：

「把時間倒流一百年，你去站在錫安山上，看一看當時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

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驟然間，心中好像豁然開朗起來。於是，閉目凝神，縹緲若置身於那名山之上。

(一八八八年.....)

但見一輪朝陽自約但河東之大戈壁冉冉升起，時值亂雲飛渡，陽光忽隱忽現，繼而陰霾滿天，大地森暗。轉身向西望去，耶路撒冷滿目淒涼，到處頹牆斷壁，在古聖殿的廢墟一側，只有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傲然屹立，華麗輝煌。遠處，一面奧托曼土耳其帝國的國旗，迎風招展。

噫！聖城仍在異邦、異教的佔領之下！

觸景傷情，耶利米哀歌那刻骨銘心的信息，遂在心懷中和著中國詩詞的格式，滔滔地吟咏出來.....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啊！而今何竟沒落、淒涼？像寡婦夜泣，沒有安慰，也沒有愛憐。

仇敵以鐵蹄蹂躪，你的女兒遭殃。他們在故土無法立足，流落他鄉。剩下的人本已稀少，且在萬民中分散。

啊！這城因罪成了不潔之都，蓄滿污穢，自墮卑賤。

耶路撒冷遭此千古奇禍，只因全盛時傲氣十足，不將自己的結局思量.....

耶京因罪致禍，其最嚴重的一次，早在二千六百年前先知但以理的信息中就已論及：「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至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但九 26）這豫言問世之後六百年左右，耶穌基督作為人類的救贖主果然降世，受膏傳播「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的警世福音，但卻被耶路撒冷的人親手釘死在十字架上，以極刑剪除之。耶穌臨刑之前，曾就此城的罪惡及其以後荒涼毀滅的歷史嚴厲警告如下：「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太二十三 37-38）耶穌說此話之後大約三十多年，耶城繁華的大街上，飲酒宴樂的人諷刺說：「拿撒勒人豫言毀滅，但來到的卻是豐年！」不久，街上突然出現一位農夫淒厲喊叫：「這城這國有禍了！這城這國有禍了！」耶路撒冷人嗤之以鼻，官府將他逮捕入獄拷打，越是嚴刑拷打，農夫越是高聲喊叫：「這城這國有禍了！」

公元六十九年，羅馬暴君尼祿(Nero)突被毒殺，歷史驟變，維斯帕森繼位，其子提多將軍執掌兵符，即刻派大軍圍攻耶路撒冷。羅馬軍深知猶太人藏金銀珠寶於牆垣、地板之下，遂

將全城建築物逐石拆毀。城陷，羅馬軍屠盡殺絕，血流成渠。公元七十年，猶太國亡，剩下的人淪落他鄉。此時，城毀人亡，一無所有，完全應驗經上的豫言。據史書記載，西羅馬帝國佔領耶路撒冷凡四百零六年之久(70-476 A.D.)，而後，隨著邦國的盛衰，耶城屢被列強鐵蹄蹂躪，先後計有：拜占庭(476-623 A.D.)、阿拉伯(632-750 AD)、塞爾柱土耳其(1072-1194 A.D.)、拉丁王國(1099-1189 A.D.)、蒙古可汗王國(1240-1250 A.D.)、埃及(1250-1517 A.D.)、奧托曼帝國(1517-1914 A.D.)等。

靈境中的一八八八年，原來耶路撒冷仍在荒涼之中。以色列人沒有回歸，也沒有復國。據那時的人口統計：巴勒斯坦全地總人口約六十萬，阿拉伯人佔五十八萬，而以色列人則只有二萬人左右。他們人口在祖居地上甚為稀少，仍被分散在世界萬國中。當時，在地球上共有以色列人約一千萬人左右，其中五分之三分散在歐洲各國，五分之二流離失所在世界各個角落。

自從那晚冥冥之中那位「教師」授以「把時間倒流一百年，站在錫安山上觀察世界」的功課之後，生活上出現許多奇妙的經歷 - 當凌晨在大海之濱散步或偶爾涉足登山獨禱時，由於安靜默想，總覺得腦子中的思維活動不能由己。時而似見經文的黑字在白紙上跳躍，世間的歷史演變線索，貫串其間。作者切身的感悟是，神的豫言在先，人類歷史應驗於後，人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歷史，歷史總離不開經上豫言。

根據這一感悟，我曾向神求問：「究竟當今二十世紀與經上的豫言關係如何？」

那位「教師」在寂靜中可以親密交通，一問一答，宛若摯友。

「一百年前，你在錫安山上看到甚麼？」他問。

「耶路撒冷仍在荒涼，以色列還未復國哩！」我答。

「你再看一看以色列周圍的列國，他們怎麼樣？.....」他又問。

於是，我用了長達數月的時間在圖書館閱讀中東的歷史，讀後開始明白：埃及此時被英國托管；敘利亞、伊拉克、約但三國亡在奧托曼帝國手中。他們都是殖民地，沒有主權，彼此之間也從未結盟，更沒有可能聯合發兵攻打以色列，因此時的以色列人，還沒有回國，歷史上眾知先所說的以阿衝突，還只是紙上豫言而已，沒有應驗。

「既然以色列人在祖居地上無國，中東也無阿以戰爭。你仍站在錫安山上，再看一看世界的東南西北各方，景況又如何呢？」祂要我繼續去觀察。

又是長達數月研經讀史，從而對那時世界的全局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向北看：北方之極處只有一個封建沒落的沙俄帝國，那國不是超級的軍事強國，也沒有一系列的附庸國與她結盟，她仍不足符合以西結筆下那位「歌革王」的條件，更沒有能力揮兵來進攻中東；

我向西看：原來古羅馬版圖內西歐各國分崩離析，彼此吞噬，他們沒有任何聯合起來的趨勢，更無共同市場的影子。但以理筆下的那隻「十角獸」，則只是神話而已；

我向南看：南方王埃及被控制在英國人手中，仍不是阿拉伯聯盟的首腦；

我向東看：亞洲在沉睡，被列強所分割，絕大多數國家處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狀態下，使徒約翰在拔摩島異象中所見的那個軍事陣營 - 「日出之地的東方眾王」，連半點兒兆頭都沒有.....

「那麼你再看一看百年前的戰爭和武器的水平又是怎樣的？」又有微語向我詢問。

「全球各大洲的國家羣捲入一場相同的世界大戰，還未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當時列強最多只能用軍艦和大砲去打戰，連空軍都沒有。砲彈是由低級炸藥製成的，沒有威力可以產生像彼得後書所描述的那場『天地間熊熊烈火』。人類那時還沒有原子物理學，當然也不知道原子彈是怎麼一回事。」我答。

「那麼，你再回復到一九八八年此時，看一看一百年後以錫安山為中心的世界局勢又是什麼樣子？以色列復國了嗎？以阿是否發生過衝突？北方之極處是否出現一個對中東地區野心勃勃的大國？西歐是否出現一個多國聯合的趨勢？日出之地的東方眾王是否正在止息干戈，發展國力？世上列強的武庫，是否已儲備了足以引起天地間一場大火的核子武器？這些歷史事件，先知們是否已經全面論及？你要刻苦己心地鑽研、領悟，才會知道你所處時代和經上豫言的關係。」

我終於震驚了！降服在「教師」腳下。祂的智慧，高於我的智慧；祂的思路，廣於我的思路。根據聖經啟示，末世豫言中最重要的歷史朕兆是以色列復國，主耶穌在橄欖山上說豫言：「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太二十四 32~33）耶利米書二十四章清楚指出，「無花果樹」就是以色列人和猶太人。足見，以色列復國是末世豫言應驗的頭條歷史。以色列亡國長達二千年左右，它是否能奇蹟般地復國？此事關乎至高神的榮耀，也關乎經上豫言的絕對權威。哈利路亞，神是又真又活的全能者，祂對以色列復國的豫言，已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百分之百準確地應驗了。那一日，亡國將近二十個世紀的以色列終於宣佈復國，使世界為之震驚！

究竟，以色列復國前後的歷史是怎樣按照經上豫言發展的？本書準備為您提供一系列的背景史料，作為明白神關於未來必成之事的參考。

## 第一章 錫安主義運動之興起

以色列的歷史，是一部漫長的人間歷史悲劇。世上沒有一個民族經歷過這樣長期的浩劫。然而，聖經上反復強調，浩劫並非漫無止境，而是有朝一日，終可重見天日，再次蒙福。就這個應許，上帝曾藉祂的先知以西結，清清楚楚的表明他那慈母般的旨意：

「以色列山哪！你必發枝條，為我的民以色列結果子，因為他們快要到來。看哪！我是幫助你的，也必向你轉意，使你得以耕種。……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結三十六 8-28）

神要以西結告訴祂的子民：至高者慈母心懷，會向他們回心轉意，重新引導、收集他們歸回他們列祖之地（即早日之迦南地，今日之巴勒斯坦）。不僅如此，還要施神蹟叫以色列山上發嫩變綠，以便回家的兒女們得以耕種，有糧有果可飽肚子。神要重新聚集祂的子民，只為再向他們施慈愛，發憐憫，作他們的保護者、賜福者。

這是一張多麼美好、動人的藍圖啊！

但是，在一百年前（一八八八年），這張藍圖卻可望而不可及，只是紙上的文字，相信的人很少。因為，此圖應驗必須在人類歷史上千真萬確出現兩件大事：大批以色列人從萬國回歸並成立國家。在一八八八年那一年，這兩件事連影子都還沒有！

「神啊！求祢叫我明白這兩件歷史大事是怎樣發端的？」

有一天，作者在默想中祈求。然後在心中出現一幕又一幕的「電影」，顯係那位冥冥之中的「教師」在回答我的問題……

耶和華主動地要挪亞造方舟避洪水之患……祂要亞伯蘭離開本地……祂要羅得逃出所多瑪……祂要雅各全家下埃及逃荒……祂命摩西率民出埃及，過紅海……祂要約書亞勇敢地橫渡約但河，進入迦南美地……祂興起迦勒和俄陀聶，戰勝古珊利薩田的暴政……祂安排弱女子以斯帖進入亞哈隨魯的內宮，剷除奸臣哈曼，及時拯救以色列全族……

啊！聖經中這些驚心動魄的歷史關鍵時刻，神的工作並不是派出一大隊的天兵，前來為祂的子民解圍爭戰，而是奇妙地把祂的吩咐、祂的信息輸入到某個特定的人心裏。這個人的心接著就像一部「電腦」，信息一經輸入，就開始運作，繼而感動，並立志要從事一番神所吩咐的事業。歷史上的先聖如此，現代的神國工人，也是如此。神在歷史上的作為，始終是主動的，而人只是他手中的器皿，是被動的。

那麼，當人類歷史在行將進入本世紀之際，是否有某些特定的人物，他們的「電腦」也被輸入「以色列復國」的信息，而後，把自己的一生擺在這一崇高的事業上？

有！

故事是在類似舊約出埃及記的背景下展開的……

經上記載：新法老王上台後，以色列民驟然處於被屠盡殺絕的危境。摩西「見到一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的一個兄弟」（二 11）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二

12)。隨後，耶和華把信息輸入摩西的「電腦」：「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出的哀聲，我也聽到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三 7~10) 摩西於是將自己的一生，擺在帶領以色列人回歸故土的事業上。

近代歷史：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凱特琳女王開始頒令驅逐猶太人。接著，沙皇變本加厲地逼迫境內猶太人，並在一八八零年這一年通過俄國祕密警察之手，集體屠殺猶太人一百萬之眾，血流成渠，成批難民遂湧入歐洲各國。在法國由于一件小小間諜案，終於引起「猶太復國運動」的萌芽。

那是一八九四年，猶裔法國炮兵上尉阿爾弗萊德·德萊夫猶司因間諜案被法國軍法局判處無期徒刑，被囚於南美的惡魔島上，同案的其它法國人則被宣判無罪。此事遂激起全歐猶太人的公憤，許多著名人士出來嚴厲譴責軍法局蹂躪人權的措施，在打抱不平的官司訴訟過程中，有一位名叫提奧多爾·赫爾茲爾(Theodor Herzl)的猶裔奧地利人應時而出，成為風頭人物。他是新聞記者兼出版商，在調查和報導該案的活動中，深深地感觸到沒有祖國的痛苦，連想到過去近二千年中本族的坎坷，他便立志要追究此中的歷史原因。他原來是唯物主義者，但由於在閱讀典籍過程中涉及聖經，一經接觸，耶和華有關復國的應許，立時就輸入他的「電腦」之中。他從摩西的事蹟中，立志要將自己苦難的同胞，帶回到原來的祖居地巴勒斯坦去。當上一個世紀還只剩下五年之際，也即一八九六年，赫爾茲爾破天荒的出版一本名為《猶太人國家》(德文版:Der Judenstaat;英文版:The Jewish State)的書。此書在世上第一次提出：亡國達二千年之久的以色列人，要返回錫安山復國。

他的主張，驟然間使世界為之震動，反應十分強烈。有人反對，有人贊成。當時：

- 歐洲的反閃族主義者(Antisemitism)瘋狂反對，認為以色列不可成國；
- 猶太教拉比(Rabbi)公開抵制。當時維也納猶太教總祭司谷德曼(Gudemann)說：「Zionism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teaching of Judaism」(錫安主義的主張與猶太教教義不能相容)；
- 歐洲中、上層猶太人(富商、醫生、工程師、律師、教授等.....)也多反對，不願意回到那個荒涼很久的「不毛之地」；
- 全世界被壓迫的中、下層猶太人則竭力贊成，紛紛以行動支持之。

面對正反兩種意見，赫爾茲爾此時堅決主張，以色列人應有另一次的「出埃及」，方能擺脫長期的苦難。錫安山就是回歸的總目標。他的主張，當時被稱為「錫安主義」(Zionism)，一直沿用至今。錫安山，是聖殿與大衛城的所在地，是昨日以色列人敬拜神和歷史上享有殊榮之處，是他們宗教與歷史的源頭。赫爾茲爾無疑地提出了劃時代的號召，贏得了大多數生活在苦難中的猶太人所支持，他終於成為「錫安主義運動」(Zionism Movement)的領袖。

《猶太人國家》一書，是錫安主義運動的理論基礎。錫安主義運動，就是以色列復國運動。此書在寫作過程中，作者當時感到有奇跡與他同在，他在一八九六年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

「My five hundred came this evening. When I had the bundle carted to my room, I was terribly shaken. This package of pamphlets Constitutes the decision in tangible form. My life may take a new turn.」(五百小冊子是晚送到,當我親見這捆書冊推進房中時,不禁甚為震驚!因這包小冊子包含著實質性的決志,使我的生命歷程面臨一個嶄新的轉折。)在第二天的日記中,他又道:「Meanwhile, the Pamphlet appeared in the book shops.」(第二日,該書已在許多商店出售。)

由於赫爾茲爾提出了以色列人二千年來的希望,全世界各個角落遂派出代表,前來參加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瑞士巴塞爾城(Basel)召開的「第一屆世界錫安主義大會」(First Zionist World Congresses)。會議的開幕式,首先由著名學者立普博士(Dr. Lippe)帶領全體一百九十七名代表向耶和華禱告,其禱詞是:

「Blessed art thou O Lord our God, King of the Universe, who has kept us alive and brought us to witness this day!」(保守我們存活至今,並帶領我們來為這個世代作見證的神啊!我們的主,全宇宙的君王,祢是配得稱頌的!)

與會代表們在那一剎那間激動不已,有些人竟然聲淚俱下。禱畢,由赫爾茲爾發表政見演說,全場掌聲雷動。他說:

「We have Returned home! Zionist must return to the Jewish land! The world again recognised that the Jews were a people! They need a strong organization, and had no thing to hide ..... The movement would have to become for greater, much more ambitious and powerful.」(我們已經回家了!錫安主義者一定要回到猶太全地去!全世界已再一次地認識到,猶太人是一個整體的民族!他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而不再隱藏了.....復國的運動必須增強、更具進取心和更加强有力。)

赫爾茲爾在會上提出:

①創辦錫安主義運動的機關報(Neue Freie Presse),作為進行大力鼓吹復國運動的宣傳號角;

②成立錫安主義的政治機構,定期舉行全世界代表大會;

③製訂復國綱領及策略,開始協助同胞返回巴勒斯坦。

他的提議在熱烈歡呼中通過了。據一位目擊者本阿米(Ben Ami)後來寫書描述說:

「He seems to be a Royal descendant of David arisen from the grave and appears before us in the grandeur and beauty with which legend has Surrounded him.」(他好像是大衛王的一位嫡裔從墳墓中走出來,以莊嚴而美妙的形象在我們面前突然現身,他正是世上傳奇的中心人物。)

赫爾茲爾立即成為全世界以色列人的領袖,有人稱他為「當代的摩西」,他所召集的第一次錫安主義會議,也被譽為「A Milestone in modern Jewish history」(現代猶太歷史的里程碑)。

一八九八年,正當錫安主義運動旗開得勝,全世界為之震驚不已的時候,佔領巴勒斯坦的奧托曼土耳其帝國,則恨之入骨,視之為眼中釘。就在錫安主義者滿懷豪情的一剎那間,土耳其祕密警察派遣一名臥底的間諜,名叫涅弗林斯基(Philip M. Nevlinsky)打入錫安主

義組織，並取得了赫爾茲爾的信任，成為他的左右手。涅弗林斯基基本係奧地利駐土耳其的外交官，平素貪財好色，一經土方重金收買，即幹起這見不得人的秘密勾當。他以親猶和外交專家的姿態贏得了赫爾茲爾這一介書生（記者兼文學家）的信任，親列各種內部的秘密會議，對錫安主義運動遂瞭如指掌。甚至連赫爾茲爾性格軟弱的一面，也掌握得一清二楚。這名間諜，與土耳其蘇丹(Sultan, 君主之意)阿布杜爾·哈密(Abdul Hamid)有單線聯繫，專門負責「放長線，釣大魚」的工作。赫爾茲爾畢竟是未經複雜政治鬥爭的文人，遂入了土耳其間諜的圈套。同年，赫氏且把這個臥底間諜帶進在倫敦召開的「第二屆全世界錫安主義會議」，讓他全盤掌握到復國計劃和籌款途徑。正當這個間諜把情報正要付郵遞出時，奇怪得很，此人突然於一八九九年四月死于非命，死後被人在寓所發現這封尚未發出的情報，身份才暴露出來。

當筆者讀到這頁歷史時，心中震驚不已，要不是冥冥中那位「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在暗中保護祂的子民，這個險惡的間諜案怎能發現？按理，作為一個民眾運動大領袖，赫爾茲爾事後應對此事深刻檢討，總結教訓。但是，赫氏只在他的日記中寫道：「It wa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whether he had done anything for us with the sultan or even if he was in a position to do so.」（我們不敢確定到底他有否為我們在土耳其蘇丹那裏做了什麼事、抑或有權那麼做。）

這樣輕描淡寫，遂使運動開始有了分歧和爭論。有些人就這一間諜案事件，指出：「Nevlinsky had done the Zionists a great deal of harm」（涅弗林斯基已為錫安主義者造成巨大的傷害）。事實確實如此！但是，赫氏並不以為意。

赫氏在外交政策上，聘有二名顧問。其一，是這名臥底土耳其間諜；其二，是英國人威廉·赫克勒(William Hechler)。後者本係駐維也納英使館外交官，基督徒，生平信仰聖經豫言，史書上對他曾有這樣的描述：「He believ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ophets Palestine will be restored to the Jews, and he was firmly resolved to do his share towards the fulfilment of this biblical prophecy.」（根據歷史上眾先知豫言，他相信巴勒斯坦將再為猶太人所復興，他本人已願堅決去分擔這個責任，使聖經豫言付之應驗。）但是，赫爾茲爾並不重用此人。此人因基督徒身份被猶太教徒所不容，繼而遭人排斥，最後在運動中消聲匿跡。帶罪的猶太人不認基督，也抵制基督的信徒，自古皆然。恰恰是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使赫氏不久就被篩棄，英年早逝。

土耳其臥底間諜雖然死去，但赫爾茲爾卻仍不放棄對土耳其蘇丹的秘密外交。在赫氏眼裏，土耳其蘇丹是軍事佔領巴勒斯坦的權威人物，只有和他談判才能取得些少土地，使回歸的以色列人得以立足；然而在蘇丹眼裏，卻認為赫爾茲爾只是一件可加利用的工具而已。

一九零一年五月，工於心計的土耳其蘇丹導演一場假戲真的就這樣開演了——

一位名叫阿爾明紐·萬伯利(Arminius Vambery)的猶裔匈牙利人突訪赫氏於維也納，此人自稱是土耳其蘇丹阿布杜爾·哈密的密友，前來邀約赫氏作為佳賓，訪問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當時奧托曼帝國首都，即現今之伊斯坦丁堡(Istanbul, 土耳其共和國首都)。六月十七日，赫氏果然懷著幻想(文獻上稱此舉係 phantasmagoria)謁見哈密，被款待得儼若皇室上賓，檢閱宮庭衛隊，行過鑲金的紅地毯，被兩旁文武百官恭敬歡迎，而後坐於那位擁有極權的奧托曼帝國統治者的寶座下側。談判中，那位異邦、異教的首領竟然向他提出下列的條件：

①錫安主義者應與土耳其佔領當局一致反對基督教(Against Christianity)在巴勒斯坦的發展。

②猶太人應協助土耳其償還國際債務(約八千五百萬英鎊£85 million);

③回歸的人只許五戶聚居,並且加入土耳其國籍,接受佔領當局的政治轄制;

④如錫安主義接受上述條件,赫爾茲爾於簽約一個月以後,即應按月付錢還債。

在宗教上、政治上、經濟上,這異教首領提出近於侮辱的條件,終於使赫氏無法接受,取得立足之地。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赫氏的信心開始動搖,而著手放棄返回巴勒斯坦復國的理想與行動,其立場表現了左右搖擺的趨勢。這時,他那從聖經習得的「出埃及」「回迦南美地」的理想,逐漸破滅。

不久,錫安主義運動內部就開始分裂:那些親歷過一八八零年沙俄大屠殺的猶太難民領袖開始嚴厲譴責赫氏的妥協主義立場。至此,他備受攻擊,聲望日下,接著就是身心交瘁,健康損耗。赫氏係由西歐白領階級出身,本人未歷難,雖在運動開始時提出了正確的口號和主張,但在鬥爭的實際中卻經常動搖,左右搖擺。

一九零三年八月,是錫安主義運動和他本人生命歷程的轉折點:這一年在瑞士巴塞爾召開了「全世界錫安主義第六屆大會」,會上,赫氏一派以二百九十五票對一百七十八票的多數,通過一項提案,名叫「Send a commission to East Africa」(派出赴東非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出現,說明該運動已經偏離了聖經的大方向,沿著人為的軌道滑到並非上帝應許的地方去。其歷史背景是這樣的,英國當時曾表態願借給東非屬地烏干達(Uganda)給猶太人作復國的嘗試,藉以表達英國對猶太富翁羅斯查爾德斯(Rothschilds)的答謝。因為羅氏曾於一八七五年為英王國政府籌得一筆四百萬英鎊的巨款,作為收買蘇伊士運河的權益,從而使英國在中東贏得了巨大的戰略利益。烏干達是貧脊不堪的不毛之地,英國只是一舉手之勞就將此地佔領,此時憐他人之慨,分點地給猶太人,做做人情。這種政策,本來就是一向工於心計的英國人在外交上的兩面手腕,根本上和耶和華所作的應許背道而馳。但是,猶太富翁羅斯查爾德斯卻接受了,並把這種人為的安排,推給了錫安主義運動。

當瀕于失敗的赫爾茲爾受到英國人和猶人巨賈這種權益安排的支持時,遂改初衷,並進而利用多數票,通過了這項:「轉向東非」的決議。迅即,就導致整個運動的分裂,那些親歷一八八零年沙俄大屠殺、從血泊中逃出來的猶太人,羣起而攻之,史書上寫道:「Herzl was called a traitor」(赫氏被指摘為叛徒),繼而,「a Zionist student tried to kill Nordau」(一位錫安主義學生試圖殺害諾爾道 - 赫氏的副手)。

七年前曾被譽為「先知」的赫爾茲爾,至此一敗塗地!

他究竟敗在什麼問題上?

第一,敗在他只看到人的作為,長期來對佔領巴勒斯坦的異邦異教首領土耳其蘇丹存有

不切實際的幻想,進行祕密的屈辱性外交;

第二,敗在他接受英國的人為安排,放棄返回祖居地復國的理想,把運動導向本非聖經上神所應許的地方去。

一言以蔽之,他的失敗是不遵從經訓,而是偏行己路。他畢竟只是一個猶太教徒,沒有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所潔淨。他的信仰沒有奠基於聖道上的全備信心,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世

人強人身上。他的悲劇，也是古往今來猶太人的悲劇，來源於那個帶罪的民族傳統，使他不能認識全能的救贖之主，得不著力量，終於先盛後衰。

一九零四年七月三日，這位時代的巨人終於倒下去了，享年僅四十四歲。有生之日，他發起了舉世為之震驚的錫安主義運動，並親自領導六次「全世界錫安主義者會議」，可是，他無緣進入第七次會議。

讀史至此，於心十分惋惜，不禁在黯然默禱中求問冥冥中的「教師」：「這是為甚麼？」慢慢地，心中依次出現許多警世的信息：

.....摩西違命在湧水之地擊石，不得渡約但河.....參孫與不潔婦女親近，七條髮絡被剃，柱折人亡.....大衛手中沾血，不得建造聖殿.....所羅門晚年寵妃嬪拜偶像，他的心偏離以色列的神，國破家亡.....

歷史先聖尚且如此，何況赫爾茲爾其人乎！

經上的應許，永不改變。人如從事某件神國的工作，信則成，疑則衰，自古皆然。人被餘棄，聖道永存。歷史跟著聖經豫言演變，不因某一個人物的離去而中止，一切皆循神所豫定的軌道，向前發展。

往事緬懷，感慨萬千，今日之時，土耳其蘇丹的權勢早已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絕跡，英國人安排猶太人在烏干達復國的計劃也從未實現；當今世人千真萬確看到的是，耶和華帶領子民回歸復國的應許，卻百分之百的應驗了。

## 第二章 以色列復國奇兆出現

上章提到，錫安主義運動第一任領袖赫爾茲爾於一九零四年七月三日撒手塵寰，英年早逝，永遠離開以色列人回歸復國的歷史行列。自一八九七年他首創運動，至他瞑目大去之日，一共只是七年光景。這七年中，以色列人的復國運動，開始出現了開端。

從這個開端中，神的子民們要十分重視這一場眼所不及的靈界爭戰：

- 以色列民按聖經的應許，返回祖居地復國，這是上帝的計劃：

- 異教首領土耳其蘇丹以重兵佔領巴勒斯坦，用陰毒的手段為赫氏製造種種困難，從而使赫氏心灰意冷，轉而將錫安主義運動的方向，導至那並非聖經上應許之地東非烏干達去復國。這是一種來自仇敵的誘餌，在靈界中這與引誘夏娃偏離伊甸園方向的陰謀，如出一轍，也和引誘所羅門寵色而拜外邦人偶像的隱意，來自一門。

在聖經上，只有一個人能戰勝這種狡猾、陰毒的詭計！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回答說，經上記着說：『人活著，不單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着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着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高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但退去罷。因為經上記着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於是魔鬼就離開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太四 1~11）

一千九百多年前曠野中道魔雙方爭戰的記實，為的是要神的子民們親自看一看雙方「掌門人」「拆招」過程中的奧秘。你看到了嗎？魔方的招式忽隱忽現，變化無窮，但都以餌為誘；耶穌始終則只用一招對付：「經上記着說」。「經上記着說」是甚麼意思？就是上帝的語言。耶穌以「上帝的語言」作武器，贏得了這場靈戰的全盤勝利，最後魔鬼終於灰溜溜地走開了。耶穌至此，開始傳播天國福音，彰顯上帝的救恩計劃。

可惜，赫爾茲爾始終沒有掌握耶穌手中那個所向無敵的絕招 - 「經上記着說」。所以，他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轉而接受西歐政治強人猶太富商的權宜安排，把錫安主義運動引到與耶和華應許相違背的方向上去。因他只是猶太教徒，不讀舊約先知書和新約經典。

經上分明記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他們不再為二國，決不再分為二國。」（結三十七 21~22）

上帝的語言在這裏說得清楚之極：回歸之民要聚集到以色列山上，不是去東非；而是在本土上，要成立的是一個完全統一，不再是歷史上南北分裂的國家。

作為錫安主義運動首屈一指的領袖，他沒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辦事，所以，他在仇敵面前倒下去了！

### 一、歐洲正醞釀一場「巴比倫金杯」爭奪戰

當時，上自羅馬教廷、西歐各基督教國家的首腦、至猶太拉比和社會賢達，沒有人站出來替耶和華說話，堅持以色列復國的路線必須按照經上的真理，返回巴勒斯坦。那個時代歐洲的宗教、政治、經濟上的首腦人物，大多數人雖有「基督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的面具，但行動上卻與上帝的語言背道而馳。他們正鬼迷心竅，為瓜分全世界的殖民地絞盡腦汁，你虞我詐，各施詭詐。遍閱西歐歷史，查不出羅馬教皇對當時帝國主義在全球爭奪殖民地和市場，有任何制止的行動，也看不到英國國教(聖公會)領袖們對其國人在東亞種鴉片又賣鴉片之舉有任何公開譴責的言論。歐洲確實處於歷史的轉型期中，物質主義、人文主義.....應時地蓬勃發展起來，產生了人們讚不絕口的「第二波文明時期」。宗教領袖面對這個時期，多數人投在本國政治強人懷裏，口是心非，他們多像以賽亞筆下所描述的那樣，「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賽五 20)

宗教上的淫亂，是邪惡政治的溫床。政治的邪惡則導致不義戰爭的發生。

人類自本世紀頭一個十年起，以歐洲作起點，正在醞釀著一場「民攻打民，國攻打國」的世界性大戰。要研究這場大戰，你若偏信英國或德國的史冊，就會迷失方向，為一面之詞所蔽。

究竟這場大戰是怎麼發生的?發生之後又怎樣被冥冥中的神納入聖經豫言的軌道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刻苦己心，詳究人類近百年來的歷史，看一看這頁歷史是否已應驗上帝的言語?.....

一九零零年，歐洲工業史正發生另一個奇跡：德國工業產量追上英國，超過法國，僅次於美國而佔世界第二位。英國本是海上霸王，其炮艦政策及於全球五大洲，殖民地面積超過其本國領土一百多倍，雄建了「日不落帝國」。德國在工業上追上英國，意味著市場和原料產地必須重新瓜分。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揚言：「必須重新劃分世界勢力範圍」，他的宰相皮洛夫更加露骨叫囂：「讓別的国家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僅滿足于藍色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也要求陽光下面的地盤。」至此，德國和英國勢不兩立。

一九零四年，英法兩國達成一個協約：法承認英在埃及的統治權，英則默許法在摩洛哥的特殊權益。兩家在北非的利益遂協調起來，可聯手在西歐共同對付德國。為了在東線牽制德國，一九零七年英俄兩國又達成另一個協約：波斯(伊朗)北部劃為沙俄勢力範圍，東南部則歸英國，中部為緩衝區；沙俄承認阿富汗屬英國勢力範圍。英俄至此也開始在中東協調起來。英國這個合縱連橫的外交策略，頓時使德國兩面受敵，處境極為險峻。德國不服，拚命擴軍備戰，至一九零六年，德國海軍威力開始接近英國，形勢就更為緊張起來。但是，打起仗來則大家還都沒有準備好，故而一九零七年在荷蘭海牙召開一次虛假的「國際和平會議」。在戰爭問題上，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是假談判真備戰。實則虛之，虛則實之，自古皆然。英、德、俄、法、奧等歐洲強國，自這次會議之後各懷鬼胎，爭相增加軍費，根據各自的利害關係，互相結盟，終於形成兩個對峙的軍事陣營：一個叫「三國協約」(英、法、俄)；一個叫「三國同盟」(德、奧匈、意)。

自從本世紀初波斯灣發現石油之後，古巴比倫地就開始被列強爭奪，應驗了耶利米書五十一章第七節所說的「金杯」豫言。為什麼那地是一隻「金杯」呢?因石油是工業的能源，人們稱它為「黑色的金子」。「金杯」如此富庶，遂引萬國垂涎，誰先下手，誰就得此盛產石油的基地為業，享受這天然富源對本國工業生命的滋潤。所以，自本世紀起，人類才稱金杯中的石油為「工業的血液」。沒有石油的工業，瞬即夭折命喪。工業國家要稱霸世界，唯

有奪取這隻「金杯」。但是，上帝分明豫先藉先知耶利米向世界的列強宣佈：「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我(耶利米)如此說，你從我手中接這杯忿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國的民喝。他們喝了就東倒西歪，並要發狂，因我使刀劍臨到他們中間。」(耶二十五 15~16) 歐洲兩個軍事陣營的火拚，就是從爭奪這隻「金杯」發端的。

英、德兩國為要爭霸工業軍事強國的首位，波斯灣石油勢在必爭。一九零三年，德國為了向中東擴張，奪取那隻「金杯」，遂從開始失勢的土耳其蘇丹手中，取得了修建巴格達鐵路的最後特權。所謂巴格達鐵路，指的是從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穿過小亞細亞，再由巴格達(伊拉克首都)直達巴士拉的一條橫跨地中海東北沿岸的戰略性要道。這條要道一旦建成，便可與全歐洲的鐵路網連接起來，從柏林穿過巴爾幹半島，經由博斯普羅海峽直入波斯灣去。這條要道，是德國東進奪取巴比倫這隻「金杯」的重要工具。德國人遂大造輿論說：「巴格達鐵路將為德國開闢到波斯、阿富汗的路徑，而成為橫架在英屬印度脖子上的一柄利劍。」德國的軍事戰略家出手奇速，一劍就刺到英國的重要穴位 - 波斯灣石油、印度的鴉片農場.....從而威脅那位「日不落帝國」的生死存亡。

英國為使這條鐵路在必要時從腰間截斷，置德國人東西於不顧，於一九零五年，另出奇招，製造第一艘一萬八千噸級的「無畏艦」下水，該艦裝有數十門十二英寸口徑的大炮，揚言一艦即可把鐵軌斷成碎段。德國急起挑戰，一九零八年也造出了威力相近的「無畏艦」。

至此，強烈的火藥味遂從歐洲向中東蔓延。英德均從戰略上著眼，巴爾幹半島是歐洲東南部的大門戶，是通往波斯灣的必爭之地。因此地的南端，有兩個重要的海峽，是黑海出入地中海的咽喉。這個地區，實際上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希臘等國的領土在內，但卻控制在腐敗的奧托曼土耳其帝國手上。那些小國，本來頻頻造反，志在爭取獨立，擺脫外國統治；不知道甚麼原因，一九零八年間宗主國土耳其國內突然發生內亂起來，對屬國失去了控制。此時，奧匈帝國在德國的支持下，突然出手，搶去塞爾維亞(今之南斯拉夫)及其近鄰之大片領土，引起英、法、俄三國暴跳如雷。沙皇俄國在耶利米書二十五章中，係「北方遠近諸王」的角色，向來也對巴比倫這隻「金杯」垂涎三尺。沙俄南下波斯灣的戰略，首先也必須控制巴爾幹半島，而後將勢力伸入地中海。奧匈帝國趁土耳其內亂突然發難，以奇招使那北方王措手不及。沙俄眼看奪杯希望成為泡影，於是惱羞成怒，發表強硬聲明：「支持塞爾維亞人民對奧作戰！」奧匈帝國遂宣布全國總動員，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歐洲列強像武林爭霸，以巴爾幹為擂台，準備大展拳腳，拚個你死我活。巴爾幹半島上的居民多屬斯拉夫族，與俄人同裔，一時間他們相依為命，結成一派。一九一二年十月，巴爾幹各國在沙俄支持下，宣佈對土耳其開戰，於是第一次巴爾幹半島局部戰爭爆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本世紀的第十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五日，奧匈帝國集結重兵，對俄國的「盟弟」塞爾維亞準備動手。為示軍威，奧國王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偕后前往奧塞邊境檢閱部隊，斐迪南本係軍國主義份子，一向炫耀武力，其傲慢態度遂激起塞爾維亞人憤恨。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當斐迪南偕妻乘著敞篷汽車抵達波斯尼亞市政廳前的肯麥橋時，突被兩名青年以手榴彈狙擊，但炸彈在車後爆炸，未中帝后，刺客當場被捕。斐迪南以為天佑，遂又驅車繼續參觀訪問，豈知到了拉丁橋頭又遭暗伏，一位槍手上前射擊，打了兩槍就使這對帝與后當場斃命。

這兩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信號槍！

奧匈帝國陸軍總參謀長康拉得即刻下令三軍向塞爾維亞境內挺進，沙皇俄國至此沒有選擇餘地，遂發兵參戰。德國與奧匈本有軍事密約，此時也只好挺身而出，並於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向塞爾維亞提出最後通牒。七月二十八日，開始炮轟塞國。沙俄遂在七月三十日宣佈全國總動員，並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德國傲然迎戰，八月一日也宣佈全國總動員。隔日，德國又向英國的小盟友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八月四日，英國不得已也參戰了。隨即，英屬地各國如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聯邦，也追隨英國參戰。自創世以來，這是一場規模廣泛的全球性戰爭。

八月六日起，雙方混戰開始。為了什麼呢？為了「金杯」。要拿到「金杯」，則必須打通巴爾幹半島。人類開始發生洲際的「民攻打民、國攻打國」之戰，其源概出於此！

戰爭爆發之後，戰場迅速擴大。歐洲大陸上是大戰的主要戰場，共有三條重要戰線：

西綫 - 從北海直到瑞士邊境，全長七百公里，主要由英、法對德作戰；

東綫 - 從波羅的海沿岸直到羅馬尼亞邊境，全長九百公里，由俄國對德、奧作戰；

南綫 - 主戰場是巴爾幹半島，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作戰。

此外，中東也是重要戰場，主要是英、法對土耳其開戰。

亞洲的日本和中國也於此時加入協約國一邊，與英、法、俄並肩作戰。英國為討好日本，竟然允許日本掠奪德國在中國山東省所佔領的部份領土(包括著名青島市在內)。這真是對我國的奇恥大辱，好端端的加入你英國一邊作戰，你卻把我土地給了倭寇作人情，豈有此理！

在帝國主義混戰過程中，各國都以各種動人的政治口號粉飾自己，說自己才是正義的一邊。其實，爭戰發生的原因，初始時都很簡單：為了爭奪巴比倫這隻「金杯」。繼而，將人間各種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私慾交織在一起，聚集搏鬥，那有正義可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共四年零三個月(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全球五大洲共有三十多個國家、十五億人口(佔全世界四分之三)捲入這場戰禍。交戰國總共動員兵力七千三百萬，其中戰死者達一千萬，受傷二千萬。全球被這場戰火奪去的財產，計約二千七百億美元。這是一場人類前所未有的大廝殺。這一次戰爭，在性質上開始符合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中「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的豫言。

## 二、神利用這場爭奪戰為以色列復國鋪路

人間隨私慾聚集爭戰，以色列復國的運動就此受阻了嗎？

至高的神高深莫測，巧妙地利用這場戰爭，使豫言中的應許，加速應驗。故事的發展聽起來叫人難以置信，但那是千真萬確的史實 --

話說錫安主義運動的第一任領袖赫爾茲爾死於一九零四年。

同一年，一位名叫查姆·魏茲曼(Chaim Weizmann)的猶太人化學教授，突然辭掉德國鳩乃浦大學教職，移民英國，被聘作曼徹斯特大學生物化學教授。這件事，本係人間易職之常舉，沒有甚麼稀罕。但是，當你研究此人的歷史線索，卻會十分震驚。魏茲曼生於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父母曾親歷一八八零年沙俄大屠殺，是從血泊中走過來的猶太難民，對返回巴勒斯坦祖居地復國有著強烈的意念。魏茲曼的整個青年時代，朝夕被此志向所薰陶，他

心中那部「電腦」，遂儲存了大量的「回歸巴勒斯坦復國」的信息。及長，即被來自俄國的猶太人舉為代表，列席「第二屆全世界錫安主義會議」，成為運動中的激進份子，時年僅二十四歲。由於在路線上與赫爾茲爾分歧嚴重，兩人間遂不斷地進行爭論。一九一零年，他與馬汀·布貝爾一起組成錫安主義內部的「民主派」，即反對派，代表以俄國、波蘭的猶太人為主體的心聲，反對赫爾茲爾的妥協主義路線，抵制到東非烏干達立足的主張。據傳記敘述，一九零四年他離德赴英的內心秘密是：「無論如何也要在巴勒斯坦重建國家」。

這時，他像舊約中哈迦利亞的兒子尼希米一樣，不住地為苦難的同胞哀泣祈禱，立下「來罷！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尼二 17）的志願，他親眼看到赫爾茲爾的失敗，堅決主張返回老家去！經上記著說，當尼希米為本族哀傷欲絕的時候，神就開始憐憫，並為他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波斯王下令允許被擄猶太人回國，並派軍長和馬兵護送。二十世紀以色列人的復興運動，其過程當然不是舊約史實的翻版，但此中情節，卻有許多類似之處。

當魏茲曼在曼徹斯特大學立足之後，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機會接踵而至.....

一九零六年，同校的物理教授恩涅思特·盧得福(Ernest Rutherford)，一日，携一張研究項目清單，前來徵求魏茲曼的意見，魏當即指出清單中的第七項：「放射性射線」應作為主攻研究項目，因此題的結果，直接涉及原子內部的奧秘。盧氏從其言。一九一一年，盧得福果然發現，物質中的放射性現象，來源於原子內部的 $\alpha$ 、 $\beta$ 、 $\gamma$ 三種射線。一年之後，他提出了全球為之轟動的「原子圖象」，解開了數千年來對人類一直是謎的原子內部奧秘。他的發現，使他獲得了諾貝爾獎，被授予英皇室勳爵之榮。盧府門前，一時車水馬龍，高官巨賈，社會名流紛至沓來。在這個社交圈中，人有人的用心，神有神的旨意。盧得福是魏茲曼知友，形若金蘭結義，藉盧的關係，魏又結交盧的至友貝爾福(Arthur Balfour)。此人曾於一九零二至一九零五年任英國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恰好上任海軍大臣。至此，魏茲曼生命歷程中的奇跡就開始了。

一九一五年三月，英、法兩國集中五十多艘戰艦，駛往達達尼爾海峽，旨在切斷由德國承建的巴格達鐵路，並摧毀當時與德國結盟的土耳其海軍基地。當這個龐大的艦隊駛抵戰區之日，迅即以猛烈炮火向岸上轟擊。土耳其海岸重炮在德國軍官桑得斯的指揮下，以德製炮彈向英法聯合艦隊反擊。德國潛艇也加入戰鬥。因海面狹窄，炮彈不但密集，而且威力甚高。一時間，英法聯合艦隊備受重創，沉的沉，傷的傷，損失異常慘重！「英國海軍甲天下」的神話，頓時面臨破產！英、法不服，又以海軍陸戰隊從加利波利半島登陸，經幾番激戰，只勉強攻佔半島南端一個小小的狹長陣地，毫無進攻餘地。三個月之後，英、法再增派五師兵力登陸，也無法衝破土軍防線。最後，只得撤出達達尼爾戰區，損失五萬之眾。

為甚麼英、法大敗？

第一，因土耳其大炮在德國新製炮彈源源供應之下，射程既遠，威力極強；第二，英國妄自尊大，在發展海軍和大炮的問題上，重量不重質，沿用過時炸藥。所以，英、法大敗是敗在炮彈的化學性質上。

海軍大臣貝爾福遂召來他的朋友猶太人化學教授魏茲曼共商大計，並立即聘他為英海軍特別研究所的首席專家，研究新型炸藥。同年，奇跡果然出現，魏茲曼利用溶煤丙酮合成無烟炸藥成功，英國火炮廠立即採用魏氏配方生產，新出廠的火炮終於勝過了德國。

一九一六年，英、法聯軍利用新型火炮，進攻德國本土，在凡爾登戰役中，一舉擊潰德軍的百萬雄師。接著，又在日德蘭半島的斯卡格拉克海峽，痛殲德艦一百艘以上，頓時使德、奧、土各軍的士氣，大受打擊。

戰爭至此，英、法反敗為勝，其重要關鍵所在，乃是火炮大大改進了，終使敵方敗陣。是誰在那千鈞一髮的歷史關頭上挽救英軍一命？猶太人化學教授魏茲曼是也。

### 三、奇蹟出現

英皇室及內閣遂要授他殊榮爵祿，由貝爾福（一九一五年任海軍部長，一九一七年任外交部長）出面，徵詢魏茲曼意見。魏向這位老朋友說：「我個人毫無所求，唯願大英帝國助我同胞返回巴勒斯坦。」外交大臣感其有功於大英帝國，而他自己又是基督徒，明白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乃係聖經上的應許，遂毅然答之曰：「你們偉大的目標，今後將獲有力的支持。」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英國以外交大臣貝爾福的名義，為以色列返回巴勒斯坦鋪路，發表了劃時代的宣言：「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設立民族鄉土，為達成這一目的，將盡最妥善的努力。」至此，以色列人回歸故土就得著了初步的國際法律保障。同年十二月一日，英軍在阿倫比將軍（General Edward Allenby）的率領下，攻取耶路撒冷城，繼而佔領巴勒斯坦全地，奧托曼土耳其帝國長達四百年的統治，至此幕落。英國政府立即派出總督，但此人竟是猶太人赫爾伯特·撒莫爾（Herbert Samuel）。

情勢發展之快，出人意外。魏茲曼立刻率領「錫安主義代表團」返回故鄉，抵步之日，他情不自己，驚歎道：「此時好像長空忽然射來一道陽光，我似乎聽到了救世主的呼喚！」

是的，神是永活的，祂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也無所不能。只要你按祂的話語，就會無往而不勝。魏茲曼是一個書生，手無寸鐵，只有化學試管和玻璃杯，但成了大事，非他的前任赫爾茲爾所能及。他們的差別何在？乃心中有無上帝的話語而已。

行文至此，請讀者回頭看看，昨日那位向錫安主義運動敲竹槓（要猶太人共同抵制基督徒在巴勒斯坦立足；要猶太人給他八千五百萬英鎊作贖金；只許猶太人五戶同住.....）的土耳其蘇丹及其佔領聖城的軍兵而今安在哉？異邦異教的首領們儘管一時工於心計，但，人算不如天算，時候一到，盡都歸于無有。歷史確是如此，可不是麼？

事實證明，那位掌管天地萬物之主於二千多年前所作的應許，人間的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推遲或阻礙。祂的謀略和智慧，滲透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之中，祂有言在先，歷史應驗於後。這個絕對無誤的真理，你信否？

朋友，你如此時隨筆者再登錫安山上，當時間再為我們倒流到一九一七年時，我們會看到甚麼呢？

第一，會看到以色列人已開始在祖居地上立足。這一年，全巴勒斯坦總人口為七十三萬九千人，以色列人已增至八萬五千人；

第二，錫安主義組織已得到英國政府的政治保障，在本土成為合法團體；

第三，基督徒已能安然居住；

第四，耶路撒冷已成立了以魏茲曼為首的希伯來大學，為民族的未來開始培養人才。

總而言之,至高者所導演的「以色列復國」,已經正式開鑼了!

### 第三章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隱因

上章提到，錫安主義運動第二任領導人查姆·魏茲曼博士，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明無烟炸藥，挽救英軍敗局，奇蹟般地促使英國政府發表「貝爾福宣言」，為以色列人回歸祖居地巴勒斯坦，初步奠定了國際法律基礎。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一九年一月，魏茲曼率領「錫安主義者代表團」列席「巴黎和會」，申明以色列人返回故土復國的政治要求。

在一九二零年於倫敦召開的「全世界錫安主義會議」上，魏茲曼被選為主席，名正言順的指導以色列人的復國運動。自本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末了，由於魏氏的威信，他一直是運動的中心人物，首屈一指的領袖，人們稱這十年是「魏茲曼時代」(The Weizmann Era)。

本來，領導得人，應是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條件。然而歷史卻完全相反。這個運動在動盪不安的歐洲中，竟被分裂成左、中、右三派，魏茲曼遂置身於三派的裂縫之間，進展受到嚴重阻礙。這三派的主張，都是人的主張，人的作為，和聖經上的應許，風馬牛不相及。

「為甚麼正當形勢大好之際，以色列復國運動反而受到干涉、阻礙？」我不斷地向冥冥中的「教師」發問。在靈交受教的寂靜之中，心中的「電腦」，出現一幕一幕的電影——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了第七日，耶和華造了男女，並吩咐他遵神訓不得喫禁果。蛇進園引誘被造男女犯罪，觸犯天規而敗壞。人類自作聰明，信邪而逆道。.....基甸以三百精兵破強敵，掌權執政之後，以金子製造偶像以弗得，以色列一拜就行邪淫，成了網羅。.....所羅門統管諸國，從大河到非利土地，直到埃及的邊界，榮建聖殿，最後心隨嬪妃，被外邦邪神所誘，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國破家亡。.....

上述信息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儘管形勢很好，但人心一經入邪，人就走到逆神的軌道上去。

#### 一、錫安主義運動分裂成左中右三派

歐洲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是所謂「第二波文明」的激進時期，在政治思想上，人們稱之為「多元發展時期」。那位被當代無神論者捧為「先知」的美國人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暢銷書《第三波》中敘述：「第二波文明在歐洲出現後，上千個聲音突然唱出同一首哈利路亞的頌歌。萊布尼茲、堵哥、康道塞、萊興、約翰史都華米爾、黑格爾、馬克斯、達爾文以及無數的思想家都找出理由來支持宇宙樂觀論。.....無神論和神職人員、學生和教師、政治家和科學家都一致傳播這種新的信仰。」

看！歐洲新出現的這種「新文明」，竟使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共同攜手，而一致地傳播那個「新福音」— 宇宙樂觀論。此論到底是何貨色？讀者必須綜研《第三波》全書，而後才能明白：它是針對聖經「末世論」而提出的一個非常隱晦、似是而非的專有政治哲學名詞。這個「新思想」，全盤否定宇宙間有神，強調人定勝天。托夫勒還認為，人世間列強互相掠奪殖民地的戰爭，乃是第二波文明在發展過程中的必不可免的手段。社會的動亂，國與國之間的爭鬥，不是人心中的罪性所引起，而是「革命」的現象。托夫勒在他書中，以冷嘲熱諷的口吻敘述，歐洲當時的思想「革命」，幾乎使聖經的全部真理為之動搖！一時間，人與魔好像佔了上風。

確實地，歐洲此時的思想變了！天主教變了！馬丁·路德的後繼者變了！猶太人也變了！

猶太人就是在這場思想大變革中，被分裂成三派：

左派：此派的形成，主要來自馬克斯主義，馬克斯是道道地地的猶太人，生長於德國。他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辯證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形成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把人間的階級鬥爭看成社會發展的動力，否定上帝的存在，將聖經嗤之以鼻。這種學說，於一九一七年且在俄國革命中取得了勝利，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公開敵視上帝的極權主義國家。當時，德國是一個出產馬克斯主義理論的溫床，俄國則是馬克斯主義革命成功的搖籃，在這兩國成長起來的猶太人青年一代，遂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在錫安主義運動內部，這些年輕人跟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樣板，雖然贊同返回巴勒斯坦立國，但卻企圖把馬克斯的學說，搬到他們的祖居地上。這就明目張膽地對抗以色列的神了！因為，他們先祖的神曾藉先知以西結豫先於二千六百年宣告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我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結三十七 21, 26）按上帝的旨意是要回歸的子民重新設立聖所，敬拜祂，並與祂親近，但社會主義者卻把那個否定上帝存在的無神論大師馬克斯當作偶像，企圖把他們列祖所信的神，一腳踢開。左派人士在錫安主義內部野心勃勃，遂和魏茲曼鬧分歧，搞對立，並於一九三二年的「錫安主義者會議」上，把魏氏趕下台去。

右派：此派的形成，主要來自猶太教的拉比。和早日的法利賽人一樣，這批人以絕對死硬的態度，企圖把那個帶罪的宗教傳統塞給錫安主義運動，其代表人物麥斯拉希(Mizrachi)當時也曾蠢蠢欲動，企圖奪取運動的領導權。這一派的主張是：「The basic aim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o capture the Zionist institutions and create a religious majority among the Jews of Palestine。」（本派的基本目標是奪得錫安主義法制，從而在巴勒斯坦猶太人中間，形成一個宗教性的多數黨）。經上分明指出：「看哪！猶太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祂已得勝，能以展開書卷，揭開那七印。……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祂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他們唱新歌說，祢是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祢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國各民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啟五 5~10）在這段啟示中，天國早已欽定主耶穌基督，是世界末了的審判之王，祂要再來，在地上執掌王權。但是，這些猶太教的右派分子，卻抵制耶穌基督是彌賽亞。那麼，他們之所以要在巴勒斯坦猶太人中培植的那個「Religious majority」（宗教多數黨），則顯然仍是一羣不認識救主的瞎子，是與上帝的旨意完全違背的。

中派：此派主要由西歐富有猶太人和白領階級所形成，人數眾多，財力雄厚，在錫安主義運動中頗有影響力。這一派，代表那些在各國中擁有固定財產和事業的猶太人，在政治上他們認同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願回巴勒斯坦祖居地上復國。他們雖同情猶太人，但卻主張去東非或巴勒斯坦立足都可以，只要不得罪歐洲的反閃族主義者，免得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損害。他們的主張極其溫和，抑求西歐政治強人的保護。在錫安主義運動中，他們既不贊成左派的主張，也不認同猶太拉比們那種陳舊的宗教理念。他們雖會捐贈一筆錢給那些回歸的人買土地，但自己卻絲毫沒有興趣離開西歐的安樂窩，而回到那個「荒涼的不毛之地」的祖居地去。這一派的撐腰人物，就是羅斯查爾德(Rothschild)家族。此族是傳說中的「富神」，早在拿破崙時期，因暗中經營「離譜」生意而發了橫財。一八七五年這個家族的第三

代傳人，因貸給英國政府一筆四百萬英鎊的巨款，作為購買蘇伊士運河權益而被封為英皇室的勳爵，從而成為歐洲最富的家族，控制了大批銀行、石油、化學、鋼鐵、航空、廣播、礦山等事業。在政治上，羅斯查爾德是中派的典型代表，他贊同猶太人應到東非去立足，但卻對魏茲曼返回巴勒斯坦立國的堅決主張，反應極其冷淡，認為那是危險的過激思想。英國政府為要授予羅斯查爾德以「下議院議員」的殊榮，按規定理應依基督教儀式宣誓，但卻遭到這位傲慢的金融巨子所反對。以基督的名義為甚麼不好呢？這是近二千年來猶太人遭禍而又不懂為甚麼的悲劇所在！

面對歐洲猶太人左、中、右三派的嚴重干擾，本來可以蓬勃發展的以色列復國運動，反而停滯不前。

## 二、猶太人不給耶和華面子

據人口統計，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九年，十年中，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人口，只增加到九萬九千八百零六人，僅佔全巴勒斯坦總人口（七十五萬二千）的百分之八左右。這區區之數，怎能立國，怎能滿足至高神「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結三十七 22）的心意？本世紀三十年代期間，全世界的猶太人總人口中已達一千萬人以上，絕大多數集中居住在西歐各國。可是回歸故土的人，這時卻還不到全族的百分之一。他們為何裹足不前呢？一方面，他們在西歐的「第二波文明」之中名利全收；另一方面他們向來對先知豫言不感興趣。

至高的神曾清楚地向他們說：「以色列山哪！你必發枝條，為我的民以色列結果子，因為他們快要來到。看哪！我是幫助你的，也必向你轉意，使你得以耕種。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數，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場再被建造。」（結三十六 8-10）

以西結傳達至高神這個慈悲的應許，時值主前六百年左右。你看！直至主後一九三零年，已有二千五百餘年之久，可是猶太人這時，仍然聽不進去。原因是，那個「第二波文明」使他們「心蒙了油」。

面對一個返回故土復國的大好時機，他們再一次的拒遵神訓，鬼迷心竅，終於被魔鬼引到邪路上去，左派要抬著馬克斯的巨像回國建設社會主義，右派要繼續法利賽人那個反對耶穌作為人類救贖主的頑固傳統，中派則沉迷在「埃及」的肉鍋之旁，守著財產，不願離去。

神曾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賽四十九 3）

然而，此時的以色列人卻不給耶和華面子，在歐洲所謂「第二波文明」的衝擊下，朝著與聖經相違背的方向走去.....。

## 三、刀劍之災臨到神的選民們

至本世紀三十年代，歷史終於發生了巨變！刀劍一時之間就臨到左、中、右三派的猶太人頭上，同時，也使生活在「第二波文明」的歐洲人倒在血泊之中。

猶太人自己的史書 - 《A History of Zionism》（錫安主義史實）稱這一「巨變」為：「European Catastrophe」（歐洲巨禍）。這本書上記著說：

①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Nazi power, Jews had merely lost their livelihood and reduced to second-class citizenship」（納粹上台的頭五年，猶太人全然失去他們的生存保障，並降為二等公民）。

② 「Fascist and antisemitic movements mushroomed over the continent..... Jews were no longer to had any position in the state or the municipalities, in the trade union or on public bodies, and all trade licenses were to be withdrawn ] (法西斯主義與反閃族運動籠罩全歐.....猶太人再也不能在國家機構、市鎮當局、工會和公共團體中就業,貿易執照也被吊銷了。)

③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European Jewry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throughout the 1930. The Nuremberg Laws codified and extended anti-Jewish legislation in Germany」(歐洲猶太人的悲劇處境連續惡化,貫穿於整個三十年代。德國紐倫堡法律變本加厲地延續反猶條例。)

一夜之間,猶太人走投無路,四面楚歌,歷史好像又重演了三千五百年前的一場舊戲 - 「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王對他的百姓說,.....我們不如用巧計待他們,恐怕他們多起來,日後若遇甚麼爭戰的事,就連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離開這地去了。於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轄制他們,加重擔苦害他們。.....埃及王對他們(收生婆)說,你們為希伯來婦人收生,看他們臨盆的時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殺了.....)(出一 8~16)

本世紀三十年代,他們又面臨類似早日在埃及時的處境。歐洲又出現一位殘暴的新「法老王」,在短短的年代裏,就將他們的數百萬人置諸血泊。這個「新法老王」,就是希特勒。

#### 四、戰神 - 希特勒在刀光劍影中興起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隔年一月,分贓的「巴黎會議」開場。經過長達五個多月的爭吵,討價還價,終於簽訂了「凡爾賽和約」。這和約,使德國喪失了八分之一的國土,賠款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英、法、俄等戰勝國瓜分了德國全部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但是,和約卻一點也沒有觸及德國人的帝國主義本性。

戰後的德國經濟,一片混亂。工業生產總值下降,穀物減產,工人大批失業,貨幣貶值,國內發生惡性的通貨膨脹。猶太人的鐵算盤和工於心計的經營技巧,使他們大發橫財,進而左右物價,控制金融活動。這時的猶太人不管錫安主義運動,是處於低潮抑或是高潮,有錢可賺才是他們用武之地,回到那個荒涼的祖居地上幹甚麼!

戰後的歐洲各國,百廢俱興,猶太人大做生意,放高利貸,如魚得水,發國難財者眾。他們財力雄厚,在金融上,竟然君臨多邦,他們此時,確實賺得了全世界,那知一場大浩劫正在等待他們。

一九三二年,德國經濟危機終於爆發了。

以希特勒為頭子的法西斯組織 - 國社黨,在亂世中抬起頭來。國社黨的全稱本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由於「國家社會主義」一詞的德文縮寫是「納粹」(NASI),故又名「納粹黨」。希特勒生於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早年曾當過德軍密探,出身於兵痞流氓之列。他的處世哲學是:「為了實現大日耳曼帝國的種族統治,不惜採用一切暴力,滅絕所有敵人。」



在危機重重的日子裏，他到處搜羅黨羽，拚湊力量，建立了令人為之喪膽的法西斯組織——「衝鋒隊」和「黨衛軍」。

德國壟斷寡頭容克集團和鋼鐵大王蒂森看在眼裏，為了轉嫁國家危機，終於出手三百萬馬克資助希特勒，利用他出來收拾局面。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且將這個法西斯魔王，捧上德國總理的寶座。他一上台，就大力鼓吹：「民主政治是無聊的玩意兒」、「元首獨裁才是統治的原則」、「日耳曼民族是獨一無二的優等民族」、「羣眾要對強人服從到底」、「必須對劣等民族實行精神上和肉體上恐怖手段」、「阿里安民族使人類的樹上開放了美麗的花朵，猶太人則是必須剷除的毒草」。

## 五、希特勒把矛頭直指猶太人

一柄無情的利劍，終於橫架在猶太人的脖子上。希特勒遂力竭聲嘶地對全國下令說：「手要辣！心要狠！要心如鐵石，不要有絲毫憐憫。誰若是仔細想過這個世界的道理，誰要懂得它的意義就在於優勝劣敗，弱肉強食！」

一九三三年二月，希特勒縱火國會，立即發布「緊急命令」，廢掉一切民主制度。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原總統興登堡突然死去，希特勒兼任德國總統，獨攬大權。至此，在德國的所有猶太人，不久就進入白色恐怖；集體槍殺，服苦役，被囚集中營。不管是貧富老少，一律濫施酷刑。原來他們精心經營起來的一切事業，收藏起來的金銀財寶，儲蓄在銀行的巨額資金，轉眼成空。舒適的住所、名貴的別墅，盡都歸於無有。股票、地契、商業合約、銀行存摺此時竟成了通往鬼門關的入場券。那些昨日還是金融巨子、社會名流的猶太人，一剎那間就被行刑槍決了，陳屍遍野。他們的家眷，有的同歸於盡，有的棄身荒野。

此時他們像過街老鼠，處處挨打，毫無保障。

當作者讀史至此，於心甚為惻隱！

摩西不是在曠野早就告訴你們嗎？他說：「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你們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孫，就雕刻偶像彷彿甚麼形象，敗壞自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惹祂發怒。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你們必在過約但河得為業的地上，速速滅盡，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久，必盡行除滅。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祂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裏，你們剩下的人數稀少。」（申四 24~27）

歷史千真萬確，以色列人屢歷災禍，原因就是雕刻偶像，觸犯神怒。幾千年來，悲劇一再重覆，終不悔改。

古時尼布甲尼撒圍城、羅馬提多將軍的血腥屠殺，也皆因：「主吞滅雅各一切的住處，並不顧惜，祂發怒傾覆猶大民的保障，使這保障坍倒在地……」。（哀二 2）

在德國，在東歐的德佔區裏，猶太人此時毫無保障，一切的住處剎那間就被吞滅，走投無路。《第二波》文明，為他們帶來了死路一條！

當大批猶太難民從德國、波蘭、捷克、奧地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境內逃難出來時，英、法等國並不歡迎他們，相反地抵制、刁難他們，限制他們入境的人數。你看！當猶太人意氣風發地大賺鈔票時，他們從「不思量自己的結局」以致遭此人間巨禍。到底他們是聰明？還是愚拙？生意經重要？還是聖經重要？許多人慘罹災禍，其實只是一念之差而已。

一九三六年九月，納粹黨代表大會通過擴軍備戰的「四年計劃」，希特勒着其心腹戈林將軍負責總體規劃。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德意兩個法西斯國家結成「柏林 - 羅馬軸心」；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兩國又締結軍事協定。德、意、日開始在全世界野心勃勃，組成一個令人為之震驚的法西斯軍事集團。這個集團的軍事理論，是所謂「總體戰」和「閃電戰」。

一言以蔽之，就是集體實行先發制人的戰略，使當時的人，聞之色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全世界的災難日子終於到來。希特勒召見了海陸空三軍總司令，要求迅速佔領東歐各國，另一次的歐洲戰爭一觸即發。希魔的軍威和殘暴政策，頓時使歐陸上最强的英國也為之膽喪，英首相張伯倫遂登門拜訪希特勒，進行骯髒的慕尼黑秘密交易，默許德國對其鄰國進行侵略。至此，歐洲遂又投入了另一次規模更大的浴血之中。

在納粹威脅下的九百萬猶太人，於希特勒的屠刀之下，僅僅在數年之內，就被殺害了六百萬人之眾。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死亡時為止，猶太人在現代歷史中，經歷了另一次的大屠殺，作者閱讀史冊，目不忍睹，其迫害之強烈，刑罰之殘酷，思之令人心悸。

本文若重現那些可怖的場面，確實沒有必要，因那些悲慘的畫面，並非人間可歌可泣的壯舉，而是神的子民們因罪致禍的下場。這種下場，先知們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過他們，但都被此族的宗教領袖們所隔絕，以致人們瞎了靈眼，拒絕神的應許。一九一七年「貝爾福宣言」發表之後，本來是此族可以大規模回歸故土的良機，可是，他們卻錯過了。猶太教的拉比們一貫對先知書抱有偏見，自己不讀，又禁止信徒們讀，以致釀成又一次的血流成渠、屍積如山的人間慘劇。對此，他們應負歷史責任！

摩西曾說：「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候，你必歸回耶和華你的神，聽從祂的話。耶和華你神原是憐憫的神，祂總不撇下你，不滅絕你，也不忘記祂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申四 30~31）

可惜，時至本世紀的三十年代，歐洲的猶太人在遭遇大難之後，仍然不聽從耶和華的話。他們分裂成左、中、右三派，每一派的主張，都與聖經的教訓，背道而馳。在大災禍尚未臨到之前，當時每個猶太人本來尚有選擇餘地，遵神回歸故土。但他們最後卻留歐守住錢財，以致災禍臨門。實際上，這是人心的共性：金錢萬能，得過且過，幾千年前的豫言，渺茫得很。

恰恰是這一念之差：遂身沒血泊，慘遭滅頂之災。當希特勒的蓋世太保以機關槍集體掃射猶太人的婦孺老幼的時候，當左、中、右三派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活埋的時候，已經悔之晚矣！再也無法返回巴勒斯坦祖居地上了！

面對眼前一大堆白紙黑字的悲慘史料，作為一個中國人，筆者此時心痛神傷，惋惜之極：為甚麼先聖們連續不斷的警告，數千年來始終未使你們動心？為何你們的心竟然變成了如此堅硬的石頭，以致上帝最後付上血的代價，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殉道，你們也還是聽不進「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這句話？最後，終於屍橫遍野，慘死在一個兵痞流氓的手下！.....

## 第四章 希特勒的靈界背景

上一章提到，希特勒上台之後，六百萬猶太人死於他的屠刀之下。同時，他也把整個地球，推入火和血的災禍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進入本世紀之後的另一次規模更大、損失更慘的「國攻打國，民攻打民」的自殺戰爭。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全球共有六十多個國家、約二十億人口，先後捲入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禍裏面。

希特勒當然是這場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

究竟，是甚麼力量使這廝登上歷史舞台，成為窮兇極惡的劊子手？

探討這個問題，必須由他內心深處的世界觀入手。他信的是誰？追求的是甚麼？是剖釋他靈界何屬的重要關鍵所在。

### 一、奇怪的《東方天壇星》

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日，阿道夫·希特勒生於萊茵河畔的伯蘭諾(Braunau)鎮。此地版圖原屬奧地利，但住的卻是日爾曼人。由於民族和國家兩個觀念在歷史上矛盾交織，此地向來就是「是非之地」。希特勒的父親阿洛伊斯是私生子，年幼喪父。母親是乃父的第三任妻子，家庭中由於同父異母所造成的不正常骨肉關係，爭戰頻繁，所以，家也成為「是非之地」。家庭雖具有天主教背景，但是，人間的是非、紛爭、仇恨，卻使信仰有名無實，只是空殼。一九零三年，希父突然中風死去，年僅十六歲的希特勒離鄉背井，外出尋找出路。

一九零七年，希特勒結交歷史學家波茲教授，自此開始接受「大日爾曼種族主義」的播種。接著，一顆奇怪的《東方天壇星》就在他的生命歷程中，突然閃現出來。

《東方天壇星》是何物？

它是一份在奧地利突然流行起來的雜誌，其創辦人是羅馬天主教一位名叫阿道夫·蘭茲的修道士。這位「聖職人員」自稱姓 VON，因這個姓源於「雅利安人貴族階級」。為了恢復這個「高貴血統」的族裔，他在奧地利買下一大塊土地，自稱是「貴族領地」，並豎起一面卐字旗為幟。卐是甚麼意思？遠古時，拜日頭的族類也曾以此為幟，像徵日輪。蘭茲修道士在這份雜誌中，以異端神學、天象、色情和種族主義勾引無數讀者，特別是年青人。在倫理上，它向整個德意志民族鼓吹「雅利安人種血液純淨、猶太人是雜交的劣等民族」。

希特勒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對這本新奇的雜誌如獲至寶，如癡如醉的閱讀它，最後終於找到了自己：原來，他希特勒本是優秀的族裔，天之驕子哩！

西德漢堡大學著名歷史教授彼德·波羅夫斯基在他所著《阿道夫·希特勒》一書中指出：「東方天壇星是形成他的世界觀的主要源泉」。

年青的希特勒為甚麼這樣湊巧，在衣物典當、入學無門之際，突然撞見了這顆希奇的「天壇星」？

歷史真是千奇百怪，作者為此十分納悶，心中問題很多……羅馬教廷的修道士為何不傳耶穌真道反而去把「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塞給歐洲戰爭策源地上的日爾曼人？這

位「聖職人員」於本世紀初期出來高舉卍字旗，重振「雅利安人種」，究竟是為了甚麼？其靈界的奧秘何在？

.....

筆者詢問冥冥中的「教師」。不久，經文就在心中的「電腦」中出現——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可七 7）

啊！原來修道士所傳的是「人的吩咐」，不是聖經真理。「他們」吩咐德國人去高抬自己的民族，去排斥和苦待分散在萬國中的以色列人。然而，「他們」到底是誰？靈界何屬？

這些問題，筆者一時百思不得其解，但當我把聖經翻到啟示錄十三章時，頓時驚訝起來，經上說到有二隻獸：

第一隻：十角七頭，十角上戴著十個褻瀆神的冠冕，是一位強暴君主，權力來自那龍，也即魔鬼撒但；

第二隻：「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解經的人說這是一個假基督傳魔鬼之道的宗教，總部設在羅馬七座山上。

這幅圖畫，指的是世界末了的時候，歐洲將要出現政教合一體系，此時尚未體驗。但是，在這裡卻幫助我們悟解：那個假裝的基督，常以撒但的道理去煽動屬於牠的族類，擁護獨裁者登上歷史舞台。希特勒當然不是未來那位鼎鼎有名的敵基督，但是，他的世界觀的形成，在世上所幹的勾當，以及他與某種異端邪教的關係，卻可從這「兩隻獸」的圖象中，找到一些豫表的踪跡。研究希氏的靈界背景，必須著眼於此，方能洞悉他在世後半生的所作所為。

一九一四年六月八日，暗殺奧匈帝國皇太子斐迪南的槍聲一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把戰爭視作千載難逢的機會，歡欣鼓舞。他在「八月的經歷」一文中寫道：

「那種時刻就我本人來說簡直像是一種奇蹟，年青時代的怨憤一掃而光。.....當時我完全被一種異乎尋常的衝動感情支配著，雙膝跪地，衷心地感謝上蒼有眼，感謝它使我有幸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你看：他在說甚麼？

第一，他把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爭奪殖民地而引發的世界大戰，視為他個人的生命「奇蹟」，以人與人之間互相殺戮歡欣鼓舞。

第二，此時他「完全被一種異乎尋常的衝動感情支配著。」聖經教導人們：「神不是叫人混亂，而是叫人安靜。」（林前十四 33）「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信實、溫柔、節制。」（加五 22）顯然，希特勒此時的生命與聖靈毫無關係，那麼，那種「異乎尋常的衝動感情」既然那樣強烈的「支配」著他，其來源就很成問題了。

第三，他既與聖靈無份，其所「雙膝跪地」和「衷心感謝」的「上蒼」究竟靈界何屬，就一目了然。他不屬於賜平安的神的族類，卻是那離道反教、高抬自己的不潔不義之靈的一種化身。

一九一四年八月，希特勒入伍參戰之後，英勇非凡，不久即被授予「鐵十字獎章」。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他在作戰中被炮彈炸傷大腿，兩個月後在柏林野戰醫院奇蹟般康復，重往前線。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他中英軍毒氣雙目失明，但數周後又出人意料地重見光明，

又往前線。一九一九年六月歐戰結束之後，軍方秘密的派他進入慕尼黑「特工訓練班」受訓，教官卡爾·米勒對他十分鍾愛，將他派到右翼「德國工人黨」(DAP)臥底偵察；誰知此舉即刻使希氏直接介入德國政壇。一九二零年二月，他奪取該黨領導權，把「德國工人黨」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NS，是National Socialism之意，此即臭名昭著的納粹黨的起源。希氏既聰明又狡猾，善於利用黨內政治政爭。一日，初成立的納粹黨正開大會，他以驚人的演說天才，提出黨的二十五條新黨綱，政見與該黨主席德雷克斯勒針鋒相對，頓時使大會陷入紛爭，形成兩派，並進行武鬥。那些退伍士兵就出來支持自己的領袖希特勒，他們畢竟行伍出身，百經戰陣，揮舞著橡皮棍和馬鞭，衝鋒陷陣，不一會就將該黨的反對派鎮壓下去。黨主席被一腳踢開了，反對派被清洗後，復員軍人佔領了納粹黨，擁護希氏正式上台。希特勒把這批「同志」編入黨衛軍－衝鋒隊(SA: Sturmabteilung)，成為他的御林軍，並把黨旗改為以黑、白、紅三色為底，卐字居中的旗幟。

讀者你看：天主教修道士蘭茲在《東方天壇星》上所提出的主張，至此夢想成真，一個高舉卐旗的惡黨，突然進入德意志的歷史中來。

自一九二二年起，納粹黨在德國本土如野火燎原，其發展之神速，叫人驚訝不已。當納粹黨徒一律穿著褐色軍服，臂上披掛卐袖章，以整齊的步伐和雄壯的歌聲通過市井時，贏得了雅利安人的後代萬心傾伏，讚美不絕。這時，納粹黨衛軍已有十萬之眾，手中有槍，盛氣凌人，當黨徒們舉右手向領袖抬臂敬禮並歡呼「萬歲」的時候，觀禮的羣眾也隨聲附合，場面上那種膜拜新獨裁者的儀式，氣勢壯觀若排山倒海。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起，德國魏瑪共和國政壇上的領袖們，也即希氏的政治對手，遂相繼地被暗殺。當時的財政部長埃茨貝格、和具有猶太血統的外交部長特拉瑙，就是首批倒在黨衛軍槍下的人物。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上，希特勒開始發變政變！當巴代利亞邦政府文武百官正在集會時，衝鋒隊在會場四周架起機槍，希特勒和戈林率隊員衝入，開槍威脅集會的人說：「革命開始了！你們如不立即肅靜聽我演講，機槍就不客氣了。」全場終於屈服。衝鋒隊長羅姆此時開始佔領政府大廈、軍隊總部、電報局。隔日，希特勒率眾遊行，慶祝政變勝利，但行經馬林廣場時，一支親政府的警察部隊突然開槍射擊，希特勒應聲倒地，左膀受傷，被捕之後被投入施弗爾湖的監牢之中受審判。

他完了嗎？沒有。通過坐牢受審，他奇蹟般地成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和威名大振的領袖人物。歷史真是不可思議：他曾多次受傷，但卻多次被醫好；他在政壇上險阻重重，但卻奇蹟般地一關一關的被他闖過。究竟甚麼力量暗中扶持他？讓我們從他生命歷程中，繼續尋找答案。

## 二、奧秘哉！不速之客

在監獄中，這位政變頭子不但被格外開恩保護，獨處大房間一間，而且還可自由接客。他把卐字旗懸掛在牢房的牆壁上，並開始計劃寫作《我的奮鬥》一書。希氏本無正規教育背景，肚裏墨汁不多，怎樣才能動筆呢？

一日，一位羅馬天主教希羅尼摩斯派的神父－伯恩哈德·施丹佛爾登門，自願為他負責構思、定稿和出版。工作開始的時候，由希氏口述，神父加以組織、深化。但是，仍然缺少一個人來做記錄。據威廉·席勒《第三帝國之興亡》一書記載，天主教徒魯道夫·赫斯，也即後來的蓋世太保頭目之一，自願前來為他錄寫。至此，出書的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了。

一九二五年秋，《我的奮鬥》一書初版轟動，售價十二馬克，成為歐洲大陸上一本罕見的暢銷書。至一九三三年，此書一版再版，發行無數。這本書是希特勒人生觀的集中反映，同時也是施丹佛爾神父日以繼夜協助成書的勞作，究竟，書中有甚麼貨色，竟使雅利安人的後代如此著魔？

書中，關於神和希特勒本人的關係是這樣描述的|

「我驟然間成為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所以，我發自內心，謹遵奉造物者的旨意：和猶太人的鬥爭，就是我在為上帝行事。」（第二章）在這裏，希特勒以混淆視聽的雙關語，把至高至聖的上帝拉到他自己一邊，標榜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希氏本是有名無實的天主教徒，根本不信神，但此處卻提到神，其用心極為卑鄙險惡。在這裏，你可同時看到那個幫他寫作的天主教神父的真面目：他表面好像基督教的聖職人員（兩角如同羔羊），內裏卻以險毒的企圖，假希特勒之名，「傳撒但之理」（說話好像龍）。從修道士蘭茲至施丹佛爾神父，他們的目的都如出一轍，為的就是實現「雅利安優秀人種的征服和統治」。這種「人的吩咐」，來源極其幽暗。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們的目的終於達到了！希特勒在大選中得到了廣大的「優秀族裔」所支持，而登上德國總理的寶座，那一日，他在演說中聲明：「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國民族靈魂的要素，我們當謀求改善我們和羅馬教廷的關係。」

語音剛落，同年七月二十日，梵諦岡教皇庇烏斯十一世(Pius XI)果然向希特勒伸出手來，並差遣教廷國務大臣巴西利主教（此人後來成為羅馬教皇(Pius XII)）前來與納粹政府簽訂密約，暗中進行交易。此事，頓時使希特勒贏得了德國本土天主教徒的大力支持，一下子就賺得了巨額的政治利益。在當時的德國國會中，有五百三十八席國會議員，「德國天主教中央黨」的票數，舉足輕重。教廷既與納粹之間有了密約，該黨遂迅即成為希特勒甕中之鱉，扮演了卑鄙的政治附庸角色。

在歐洲，天主教俗稱「舊教」，抗羅宗俗稱「新教」。舊教在希特勒手上，已經基本就範。那麼，新教的處境又如何呢？

威廉·席勒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有著至今仍令基督徒傷心的敘述——

「德國的新教徒，像在美國一樣，分成了許多派別。只有極少數——四千五百萬新教徒中的約五萬人——屬於浸禮教會和監理教會之類的各種獨立教會。其餘的人，都屬於二十八個路德派教會系統，其中最大的是老普魯士聯盟教會，共有一千八百萬教徒。隨著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新教徒又發生了分裂。其中較為狂熱的份子，早在一九三三年就組織了『德國基督徒信仰運動』，它的最狂熱的領袖，是一個叫做路德維希·繆勒的東普魯士軍區的隨軍牧師。他是希特勒的虔誠信徒，當初就是他從中拉線，促成元首在馮·勃洛姆堡將軍擔任該軍區司令的時候和後者相會的。『德國基督徒信仰運動』熱烈擁護納粹的種族學說和領袖原則，同時把它們運用在全國性的教會系統之中，並且將全德的基督徒吸收進來，成為一個全面的組織。在一九三二年，『德國基督徒信仰運動』在總數一萬七千名牧師中，就擁有三千名。」（中譯本第334頁）

你看！絕大多數的新教徒，也在他們的領袖帶領下，投入獨裁者的懷抱之中。重溫這段歷史，真使人傷心之極！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後，天主教及路德宗的教會系統，卒為這個野心家所利用，為甚麼政治強人那麼喜歡利用宗教呢？難道他們希望全國人民成聖麼？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宗教界去支持他們完成屬地的偉業。宗教和政治的關係，《我的奮鬥》一書中，說得非常地露骨：「世人常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來代替宗教。一個政治家，必須衡量宗教的價值。可是，一面在衡量，一面也不必過問宗教上固有的缺點，而應該顧到代替宗教的東西，有些甚麼特別的利益。」（第十章）

在這裡，宗教只是希特勒和施丹佛爾神父眼中的政治利益，是商品，也是強人手中的玩物。

德國是改教巨人馬丁·路德的故鄉，曾是新教的溫床。希特勒深知路德宗教會系統在他的政治天秤上有何等的份量。一九三三年七月，也即納粹和羅馬教廷簽訂密約的那個月份，希特勒也同時介入路德宗的教會組織路線，出來堅持要他的朋友、也即早年的隨軍牧師繆勒擔任「全德教會」的總主教。誰料此君本係教內政客，名聲不好，遂引起內部分裂。一批開始覺悟的牧師出而反對，終於導致衝鋒隊前來鎮壓，把反對者加以逮捕，投之人獄。至此，路德宗教會系統中開始形成內部的少數反對派集團，希特勒對他們恨之入骨。反對派中有兩位著名的牧師，其一為荻特雷茨·邦諾法爾，其二為馬丁·涅穆勒。兩人被捕後均被囚于慘無人道的集中營之中，前者被嚴刑酷打之後被槍決，為主殉道；後者則長期被監禁，直至一九四五年被盟軍解放出來為止。在一部分堅貞的新教徒遭受逼害的過程中，天主教中也有一些忠于主道的神職人員和普通信徒遭到相同的命運。可見，神忠心的兒女們，在獨裁者面前只有一種共同的態度：抵制。這些殉道的弟兄姊妹，數以萬計，他們現在的靈魂被收藏在啟六9所說的「祭壇底下」，等待恩主為他們「揭開第五印」，報流血的冤仇。

一九三七年二月，希特勒御用的新教牧師漢斯·凱爾，被任命為納粹政府的宗教事務部長，他窮兇極惡地站出來斥責那些站在真道上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說，「黨站在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上，而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是上帝意志的實施..... 上帝的意志表現在德國人的血液裏..... 有些人力圖向我闡明，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兒子基督。這使我發笑..... 不，基督教信仰並不依靠使徒信條.....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應由黨來代表，德國人民現在由黨，特別是由于元首的號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元首是新啟示的先驅。」（見《第三帝國之興亡》第八章）

在這裡，讀者可看到，獨裁者在宗教界中的爪牙，其面目何等可恥、猙獰。這位穿著道袍的牧師，不是明明白白地在傳「撒但之理」麼？

第一，他否定神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在信仰上的重要性，高抬那個殺人如麻的希特勒為「先驅」；

第二，他以納粹的獨裁政策代替基督教的真理，把「元首」抬出來讓信徒膜拜。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所宣洩的宗教觀，至此暴露無遺。他是以納粹理論來代替聖經真理，以自己代替神。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開始陰謀摧毀基督真道信仰，他聘用異教徒羅森堡擔任「國家社會主義黨全部文化哲學教導事務元首私人代表」。首先，這個異教徒計劃以古代日爾曼部落神祇拿出來代表基督教，希特勒的顧問鮑曼竟然公開出來宣佈：「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

仰是不能調和的」。其次，由羅森堡設計一個名叫「國家總教會」的全民性宗教組織，並負責起草三十條綱領。在這部綱領中，希特勒的靈界何屬就完完全全地大白于天下了。由于篇幅關係，本章只引用關鍵性的數條，供各界參考。

第一條：德國國家總教會斷然宣稱擁有控制國境以內全部教會的獨攬權利和權力：它宣稱這些教會是德國的民族性教會。

第五條：國家總教會決心無可改變的根絕.....在不吉的 800 年輸入德國的各種異已的外來基督教信仰。

第七條：國家總教會設有書記、牧師或教士，但是國家總教會的講演者將在他們中間講演。

第十三條：國家總教會要求停止在德國出版和傳播聖經.....

第十四條：國家總教會宣稱，對它來說，因此也是對德國民族來說，業經決定，元首的《我的奮鬥》是一切文庫中最偉大的著作。它.....不僅包含了最偉大的倫理，而且也體現了對我國民族目前和將來生活來說是最純粹和最正確的倫理。

第十八條：國家總教會將從它的供壇上清除一切耶穌受難像、聖經和聖徒像。

第十九條：在供壇上，除了《我的奮鬥》一書，不得有別的東西，在供壇的左邊則放一把劍。

第三十條：在它設立的那一天，各大小教堂，必須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須代之以唯一不能征服的象徵 - 卐字。

這個綱領，直至今，讀之也還令人毛骨悚然：在德國國家總教會的供壇上，耶和華上帝被逐出，人類的救贖主耶穌基督被清除，十字架和聖經都沒有了，而代之以法西斯主義的卐字旗，原來教會中象徵和平和愛心的飾物被除去，只有祭壇左邊一把殺人的利劍。這多可怕！一個兵痞流氓出身的獨夫，在天主教神父幫助下寫成的一本小冊子《我的奮鬥》，竟然被抬出來當作這個新宗教的「聖經」，這真是豈有此理！這段歷史本來荒唐到極點，但信的人卻多如海沙。這是為甚麼呢？因為當時的德國人把希特勒看成他們的拯救者，以「雅利安人優秀血統」的理論作引餌，使那些驕傲的族類在心靈上得到滿足，並把生命作賭注，寄望這位「神人」為他們開闢美好的前途。

但是，結局和他們的期望完全相反。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在美國華盛頓由二十六個同盟國共同簽署的「對法西斯軸心國宣戰的聯合宣言」生效，希特勒德國開始承受巨大的軍事壓力；六月九日，歐美盟軍開闢第二戰線；十一月十九日起，蘇德戰場上德軍二十二個師約三十萬人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圍。

面對軍事上的被動形勢，希特勒自顧不暇，來不及進入「德國總教會」為他安排的供壇自稱為神。

一九四三年春天，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結束，三十萬德軍全部被殲滅，前線指揮官鮑留斯元帥被擒。

一九四四年起法西斯軍隊兵敗如山倒，損失慘重。一九四五年四月，希特勒的巢穴柏林城被盟軍四面包圍，走投無路，四面楚歌。四月三十日，這個行將被抬上供壇被擁為神的惡魔就在猛烈的炮火中消失了！

有人說他自殺身亡，有人說他神秘的隱藏起來，說來說去，任何一種說法都沒有可靠的證據，徒增這廝在歷史上的神秘感。筆者認為：肉體的希特勒是死是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研究此人在靈界上來自何方？不澈底認識這個深奧的問題，有朝一日，另一個比他能力更大、面目更加險惡的大獨裁者出現的時候，宗教界和多如海沙的人們，照樣會重蹈歷史覆轍，投到他的懷抱中去，助紂為虐，歸附陰間的權柄。歷史的教訓，值得省思。

### 三、一幅怪異的浮雕

究竟，希魔的靈界何屬？

筆者建議採用一幅從未被世人注意的浮雕，作為認識的起點。

一九八八年這一年，是以色列復國的第四十年，不知為甚麼，從洛杉磯三十多個電視台的節目中，每天都可看到希特勒上台時那種瘋狂的歷史影片。有一日，一個畫面使筆者十分驚訝——

那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至九月十日，納粹黨在和梵諦岡簽訂密約之後，不到一年，希特勒出現在紐倫堡召開的黨代會上。在他所站的主席台上，卐字旗迎風招展，一幅怪異的浮雕映入每個人的眼簾。這一次大會，是希特勒親手槍斃他的政敵羅姆，並在軍人支持下走上德國政治舞台的起跑站。不知道這是為甚麼，希特勒任命一個藉藉無名的建築師阿爾貝特·施佩爾為黨代會的組織者。這個人，在紐倫堡前面的蔡波林廣場上，建立一座長四百五十公尺，高二十七公尺的巨大主席台，主席台用長條石建成，上面仿照出土的古代帕加馬王國(Pergamon)的浮雕進行了雕刻，頂上安有一隻展翅的雄鷹。德意志歷史上有的是藝術名作，此人不選，偏偏選中這幅奇怪的希臘古畫，何也？

研究這個問題，必須回溯到這畫的源頭。

帕加馬王國建於主前二百八十三年，位于小亞細亞西北部，地瀕愛琴海。首都帕加馬城自皇帝至平民，當時敬拜的是「戰神」，就像日本軍國主義者朝拜「靖國神道」一樣。該城最大的廟宇，叫作「斯大神廟」，廟前的神壇，就以這幅巨畫為飾，其源出自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之戰」。此畫一貫來被視為歷史代表作，象徵希臘眾神的姣姣者。

這才是希特勒選中這畫的實質，他為何喜愛希臘戰神啊？希臘戰神究是何方妖怪？

但以理書第十章中隱藏著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奧秘——古列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但以理在希底結大河邊，看見一位尊榮的使者，祂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祂告訴但以理說：「但以理啊！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但波斯的魔君攔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裏。……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作戰，我去後，希臘的魔君必來。……」（但十 12~20）

這位使者親自點破：希臘眾神的頭子就是「希臘魔君」，希特勒在浮雕中所供奉的「戰神」，實係這位魔君的麾下。他曇花一現的出現在人類歷史中，起碼有如下幾點重要的屬靈教訓：

第一，他所親手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再一次地讓人類親自看到：「國攻打國，民攻打民」的歷史現象，起因于人的野心和私慾，也即罪性。罪性越是惡劣透頂，戰禍越是慘烈。

第二，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其內心世界有一股異于常人的超自然靈意，它與耶穌基督的聖道處處為敵。希特勒自天主教的異端神學引領之後，入魔日深，最後，由利用基督教到扼殺基督教，高舉自己為神。他的屬靈歷史，表現了敵基督的一些重要特徵，具有未來那位大獨裁者某些獨特的豫表。

第三，他像一柄無情的利劍，橫架在留戀歐洲安樂窩，而遲遲不回巴勒斯坦復國的以色列人頭上。走不動的，被殺了；回到祖居地上的，保存了生命，從而投入復國的鬥爭的行列中去。

希特勒在世年月，像一把無情的大掃帚，把猶太人情願賴在歐洲不走的安樂窩，一掃而光，客觀上把神的選民們，趕回到應許之地上去。

## 第五章 從血泊中回歸復國

前章提到，惡魔希特勒在歷史上的出現，客觀上，好像一柄陰光閃閃的利劍，頓時，使那些賴在歐洲不走的猶太人，血流成渠，屍積如山。

然而，人間為何會出現如此巨大的悲劇？奧秘何在？

在大屠殺尚未發生之前，數年的歷史千真萬確地顯示，巴勒斯坦破天荒地為猶太人開了一扇大門：英國人為報答猶太化學教授魏茲曼為他們發明烈性炸藥，從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挽救了英國在戰爭中的危局，遂發表了劃時代的官方外交聲明——「貝爾福宣言」，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宣佈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區為猶太人建立民族鄉土」的政策。不僅如此，英政府還命令阿倫比將軍，率旅攻佔耶路撒冷，從奧托曼土耳其手上，奪回巴勒斯坦全地，並且任命一位猶裔勳爵撒莫爾先生首任駐巴勒斯坦總督。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本可以完全自由移入，回歸祖居地上重建家園。人們稱這九年，是猶太移民的「黃金時代」。

可是，九年之中移入的猶太人卻只有十五萬人左右，相當于那時全世界猶太總人口，還不到百分之一！其餘那百分之九十九那裏去了？據統計，絕大部分人集中居住在歐洲。這一部分人，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了橫財，在經濟上、金融上君臨于歐洲各國，生活優裕，生養眾多。這一批人，為數最多，財力最旺，歐化最深，在政治上，他們構成了錫安主義運動中的所謂「溫和派」，即「中間派」，主張和居留國「融合」，不同意返回巴勒斯坦祖居地那個「不毛之地」復國。

像先知以賽亞筆下所述，這些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以致，對經上的應許，「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為什麼？因為猶太教的拉比和信徒，拒絕舊約先知的警世信息，把神高瞻遠矚的豫言，當作耳邊風。在至高者那裏，祂當然完全知道人類進入本世紀之後，將有世界大戰要發生。所以，祂藉神的作為，豫先在巴勒斯坦地區，為子民們敞開了一扇大門，像早日的「逃城」一樣。

可是，絕大部分猶太人卻依然留戀歐洲的安樂窩，拒絕進入「逃城」中去。最後，終於成為惡魔的刀下鬼，在曠野般的人世間，留下累累白骨。像早日過紅海之後的四十年曠野生活一樣，人性中那種貪圖「埃及肉鍋」的傾向，使他們终于在沙漠中倒下去，得不着應許——流奶與蜜之地。數千年來，猶太人一再重複這種歷史錯誤，悲劇連綿不斷，其源概出于此！

關於世界末後的歷史安排，其權威性和不變性，早在救贖主第一次降世時，祂就鄭重強調：「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二十四 35）這句話，指的就是以色列復國——「無花果樹發嫩長葉」的時間表，絕對是不可改變的。神豫先宣告祂的計劃，為的是要祂子民們提早明白，要他們遵守祂那永不改變的旨意。可是，一千九百多年來，猶太人「聽是聽見了，卻不明白。」耶穌基督作為人類的救贖主，第一次恩臨大地帶來了「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的救世福音首先傳給自己的同胞，但祂自己的同胞不但不聽，反而將被處死。

由于神慈悲為懷，當希魔還未上台之前，就事先為他們安排了「逃城」，絕大部分人卻不進去，在歐洲的火山口下，他們討求暫時的苟安。

### 一、史無前例的大屠殺

歷史終究不依人的意願為轉移，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起，歐洲再也沒有苟安的局面了！希特勒軍隊於此日揮戈佔領奧地利，並立即從三面包圍捷克，企圖將英法勢力從多瑙河流域趕出去，並取得了征服東南歐、直搗巴爾幹的戰略走廊。奧地利在戰略上和經濟上是希特勒發動全面戰爭首戰必奪之地，軍威所及，一日之間勢如破竹。一九三八年三月，德軍全部佔領奧國之後，成千上萬猶太人被拘入集中營。數十億馬克的猶太人財產，成批的高級住宅，數以千計的會堂，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奧國首屈一指的財政巨子羅斯查爾德家族，從大到小，即刻被囚于鐵絲網圍繞的人間地獄之中，平時養尊處優的家族成員，大部分一去無踪。這時代的悲劇再一次告誡世人，財產終究無法止住災禍，悖逆神旨是絕對危險的。

上章提到，惡魔希特勒來自陰間，整個歐洲必然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人治的社會，經不住魔界的攻擊。說來很巧，一九三七年這一年，英國突然換了首相，此人名叫尼微爾·張伯倫，一上台就派內閣大臣去拜訪希特勒，繼而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親自去柏林和希氏簽訂了臭名遠揚的「慕尼黑協定」，出賣捷克人民，姑息法西斯侵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軍攻陷捷克首都布拉格。和奧地利猶太人的遭遇一樣，三十五萬人不久死于非命。同年九月一日，德軍進攻波蘭之後，東歐共有二百五十萬猶太人口，從此置于法西斯的刺刀之下。希特勒的秘密警察頭子、異教徒（鐵血教）、黑衫黨首長希姆萊開始利用集中營、絞索、槍決、活埋、電刑、毒氣，全面地對付這一羣人間的賺錢能手及其家眷。光是波蘭首都華沙一地，被集體屠殺者，竟達三十五萬之眾。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四日，希特勒集中了一百三十六個師的兵力，進攻法國，僅僅數日，巴黎就淪入德國的鐵蹄之下。連同荷蘭、比利時等西歐猶太人在內，數年間共有一百七十五萬條生命，悲慘消失。一九四一年之內，希特勒已佔領歐洲十四個國家，近一千萬的猶太人，至此欲逃無路，望生不能。在希特勒的總政策中，他公然宣佈要全部消滅全歐洲的猶太人，一個不留。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一百九十個師共五百餘萬人，在三千五百輛坦克和五千架飛機的配合下，突然襲擊蘇聯。十月二日，蘇聯紅色首都莫斯科城被圍。德佔區之內，又有一百五十萬猶太人置于極刑，死於魔手之下。

## 二、故土可貴

歷史顯示，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希特勒的武力，像一把鐵掃帚，在秋風中掃落葉，猶太人的生命、財產、才智、傲情，連同他們平時的苟安幻想，一掃而空。歐洲本非他們久居之地啊！為何戀戀斯土、樂而忘返？以致遺屍遍野，最後，導致六百萬條生命慘極歸陰。

歷史的沉痛教訓無他，只緣他們心重物質財產、輕視屬靈生命，因罪致禍。這種教訓，

今日的我們怎能置之罔聞呢？在那個陰風橫掃的年代中，由於幻想破滅，鮮血淋漓，有一小部分猶太人才開始想到他們的祖居地巴勒斯坦來，於是以生命一博運氣，或以輕舟遠涉地中海，或偷越叢山峻嶺，九死一生地經由各種艱難渠道，回到那個曾被他們厭棄的「不毛之地」，避災免禍。這「逃城」本已為他們提早設立，他們何故蹉跎年月，貽誤良機啊！這個答案作者深信，讀者早已心知肚明了。

據巴勒斯坦歷史記載：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六年，共有十五萬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一九三六年之後的五年間，大約每年平均有一萬五千人左右經由暗設的種種渠道，偷渡進入「逃城」中來。筆者讀史至此，內心十分感動。人雖有罪，但至高者仍網開一面，凡按經上應許返回故土者，皆能生還。約書亞記第二十章通篇的「逃城」之論，其實就是罪人在等待審判之前一個可貴的過渡時刻和過渡地帶，可為自己一線生機再找出路。悔則保生，拒則受刑。

歷史證明：那些九死一生回歸故土的猶太人，大部分成為日後復國的種子，重建希伯來社會的中堅，他們因受血的洗禮，此時才深感祖居地的可貴！

當英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對德宣戰之後，十三萬猶太青年從血泊中站立起來，加入同盟軍，為報同胞之仇，他們英勇作戰，視死如歸。這批人，就是後來以色列國防軍的骨幹。至高者不但為即將成立的以色列存留餘種，也為這國事先準備了保衛者。

自一九四一年冬天德軍敗于莫斯科城下攻略戰之日起，希特勒手上的精銳部隊遭到毀滅性打擊，開始潰敗。一九四二年一月，美、蘇、英、中四強和其他二十二個反法西斯國家建立統一戰線，紛紛向德、意、日三個軸心國進攻。畢竟時限已到，希魔兵敗如山倒，終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這一天，人與國盡毀，歸于無有。

這一天，也同時使全世界剩下的猶太人意識到，這是他們應該回家的時候了。

一九四六年，從集中營倖存下來的人，這才爭先恐後的由海陸空三路潛入故土。自己的祖居地，為何要「潛入」呢？因為，戰後的英內閣，由中左派的工黨所控制，原來那位「多少有點親猶」的邱吉爾首相，卻出人意料地下台了。工黨領導人為討好阿拉伯人，着意限制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一九四六這一年，工黨政府拒絕十萬猶太人移入，但偷偷潛入卻達十一萬三千之眾，說明工黨的作為擋不住聖經預言之應驗。

一九四七年九月，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案」，允許猶太人有立足之地。此案為猶太人所接受，但為阿拉伯各國所堅決拒絕。佔領巴勒斯坦的英國當局，為了討好阿拉伯人，維持殖民統治，將成批返回的猶太人，拒之門外。於是，一場反英護民的游擊戰就發生了。領導這場游擊戰的，就是著名的本·古里安將軍(David Ben-Gurion)。神的時間表是要為回歸之民敞開大門，英國中左派的工黨政府卻要將門掩住。人神相鬥，究竟誰勝誰負，歷都得按至高者的本意辦事，分秒不差。

### 三、以色列終於復國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當地下午四時，猶太領袖齊集在特拉維夫博物館，正式宣佈成立以色列國，時值猶太歷史五千七百零八年。猶太人自公元七十年正式亡國，在世界萬國中流史自有分曉。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猶太難民果然像潮水一般湧入巴勒斯坦，形成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英國為控制以蘇伊士運河為中心的中東各國，此時必須討好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為繼續保住巴勒斯坦土地，也必須堅拒猶太人復國。至此，那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公開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區為猶太人建立民族鄉土」的英國政府，像烏龜頭一樣，縮了回去。中左的工黨政府，在外交上是唯物的，以一國之利為重，那管聖經說甚麼。為保護回歸之民應時而起的以色列地下武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些備受實戰鍛鍊的猶籍軍人領導下，如雨後春筍，到處游擊，把矛頭直指英國駐軍，使戰後異常孱弱的英國軍隊，如坐針氈。一九四六年，英軍位于耶路撒冷市「大衛王旅館」(King



●以色列人故都耶路撒冷城及大衛星國旗

David Hotel)的總部被游擊隊炸毀,自此,耶京炸彈經常點火,英軍在明,猶游在暗,防不勝防。

在猶人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軍事反抗面前,聯合國終於以多數票通過,結束英國在巴勒斯坦地區的托管權,並命英軍必須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之前全部撤離。戰後在實力下降為「第二等強國」的大不列顛王國,也像一九一七年的奧托曼土耳其帝國一樣,悄然離開。

畢竟天時已到,歷史必須應驗經上豫言。不管阿拉伯人和英國人願不願意,時候一到,離失所至今,大約共歷人間一千八百五十七年的漫長歲月。他們「分散在萬民之中,在所到的萬國裏,剩下的人數稀少.....」(申四 27) 應驗了先聖摩西的豫言。

立國之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總人口,一共只有六十五萬人左右,而阿拉伯人在同地卻有一百二十萬人之眾,加上鄰近阿拉伯國家的三千萬人口,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就好像被置於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新國家的領袖們,憂心忡忡地面對阿方的「人海戰術」,生怕新立之國夭折。

但是,此國沒有夭折,竟然存在四十多年了。這中間,她經歷了險情叢生的許多戰鬥,至今仍然屹立無恙,世人稱之為奇蹟。

何也? 請你回到聖經中來。因為這種奇蹟般的存活,寓於經上豫言。

以賽亞說:「到時日,萬軍之耶和華必作祂餘剩之民的榮冠華冕。」(賽二十八 5)

耶利米說:「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三十 3)

以西結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結十一 17)「以色列山哪!你必發枝條,為我的以色列民結果子,因為他們快要來到。.....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結三十六 8、24)「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他們不再為二國,決不分為二國。」(結三十七 21~22)

何西阿說:「後來以色列必歸回,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祂的恩惠。」(何三 5)

約珥說:「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珥二 32)

彌迦說:「雅各家阿!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處.....」(彌二 12)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復國時由耶路撒冷城牆升起的一面大衛之星國旗

撒迦利亞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從東方，從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中，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都憑誠實和公義。」（亞八 7）

上述先知豫言，是至高無上的上帝親口所應許。

關於耶和華親口說話的份量及其權威性，請看看祂自己在二千六百多年前作的聲明：

「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賽四十六 9~10）

這段經文，深寓一個重要的真理：只有獨一無二的真神，才能在古時言明未來必成的事。猶太人不相信這個真理，以致千年罹禍。當今，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也同樣不相信它，正在重蹈猶太人的歷史道路，以致走向未來那個曠久未有的「七年大災難」而不自覺。

哀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于希特勒手中的六百萬猶太人，其歷史悲劇乃源于此。上述七位先知所作的「回歸復國」豫言，大約發表於二千六百年之前，全部匯集在舊聖經之中，名之曰「先知書」。但是，先知的同胞們，不但抵制其中的信息，而且，親手屠殺和苦害這些傳達耶和華上帝警世言語的先知們。

耶穌在臨刑之前，對此異常悲憤，他說：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人的墓，說，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到那城，叫世人所流盡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太二十三 29~38）

這是對猶太人數千年來連綿不斷的歷史災禍，一針見血的解剖。這國這族的宗教界領袖，口是心非，不傳先知豫言，封鎖上帝的警世信息，自己生活在罪裏，也把信徒一起推入罪惡陷阱之中。他們帶頭拒絕承認主耶穌是救贖人類的彌賽亞，以致歷史刑罰到來的時候，小雞沒有母鵝的保護，任由宰殺，毫無還手之力。六百萬猶太人慘遭殺害，其歷史奧秘在此。因他們承繼昨日那些祭司文士的遺毒，自以為是，在希特勒一步一步走向排猶的頂峰時，仍然賴在歐洲不走，終於失掉返回故土的歷史良機。

要是這六百萬人事先承認這個真理，何致屍橫異土，血流成渠呢？

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重新成立以色列國，是至高者在古時就已籌定的計劃。歷史證明：凡是雙腳順着神的應許的這條路徑而返回者，均能生還而且親眼看到他們的祖國「鐵樹開花」的奇跡。

上面提到，以色列國成立之日，僅有六十五萬人口。這區區之數，怎能頂住那汪洋大海般的阿拉伯人的「人海戰術」。

這裏，你又必須重新回到聖經中去找答案。

「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結三十七 26）

## 四、復國之後的以色列

你看!神早在二千六百年前,就藉祂的先知以西結提早宣告:回歸之民,人數是必定要增加的;增加之後,就要重建聖殿。

據人口統計資料:

至一九四八年年底,全國人口增至七十一萬六千人;至一九六一年,總人口達到二百一十九萬四千二百四十九人;至一九六七年,為二百三十四萬五千人;至一九七四年,為三百三十萬九千人,至一九八四年,為三百五十萬人。人口的增加,使以色列的國防軍維持在二十五萬人左右,恰恰是這支軍隊,頂住了阿拉伯人的多次圍攻,捍衛了既得的土地。

你看!聖經何等準確無誤。

既然人口增加,國也成立了,原來這土地一直荒涼,每年降雨量竟然低至七英吋之下,回歸之民怎樣生活下去?

耶和華對此,也早有應許 --

「看哪!我是幫助你的,也必向你轉意,使你得以耕種。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數,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場再被建造。」(結三十六 9~10)

據官方統計 -

①剛剛立國那一年,全國林區面積只有一萬三千英畝;至一九六七年止,林區面積竟擴到十二萬四千英畝。造林改變了氣候,從而使降雨量大增,在北加利利地區,年降雨量竟達四十英吋以上,從而使該區變為漁米之鄉。

②雨量潤濕原來的荒地,農產品遂大幅度增加起來。例如:立國之年的大麥產量,只有二萬七千公噸,至一九六七年止,卻增加至二十萬公噸;立國時只產一千公噸的蘋果,至一九六七年卻增至五萬公噸。

③產業工人人數,立國時只有九萬人,至一九六七年卻增至二十七萬八千人。工農業的發展表明:神千真萬確地使這批回歸之民「得以耕種」、「城邑有人居住」、「荒場再被建造」。

二十世紀,光就巴勒斯坦一地的巨大變化,足夠使我們驚奇不已!從這些變化中你可以清楚看到,不是猶太人自己的聰明智慧,也不是由於他們手中的鈔票,更不是超級大國的恩賜。恰恰相反,而是因為經上祂那永不改變的應許。神豫言在先,歷史應驗在後。耶和華不是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麼?看哪!祂的話語,何等準確!歷史上的奧托曼帝國、希特勒、英國工黨政府、阿拉伯人均無法阻擋祂的計劃。祂的旨意,世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與之相拒。倒是相反,拒者必須付出慘重的歷史代價,而後歸于無有。

以色列人雖然立國了,相信只是歷史上重要的一步棋,高潮還在後面,按經上披露,未來尚有一系列重要的豫言,要付諸應驗。豫言的中心,是耶穌的第二次再臨,祂要前來審判世界,救贖悔改了的子民,而後以大火和多種的天災人禍,對不悔改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加以刑罰。刑罰將廣及全球各地,但主戰場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

經上清清楚楚告訴世人,哪個曠古未有的大災難到來之前,將有一大批人將要被神救贖,可以避免災禍。被救贖的條件是:被十字架上流下的寶血所潔淨,罪被赦免。

親愛的讀者啊!我們多麼幸福,藉着聖靈的引導,我們事先知道這件事,尚有時日有幸求祂賜下其貴無比的寶血,洗滌我們身上的罪惡,從而能坦然無懼地面對未來的災禍。筆者數年來研習經上豫言,在神前戰戰兢兢,深知祂的聖言,定能百分之百的應驗。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如此。

六百萬死去的猶太人給我們的功課是甚麼呢?不可疑惑神的計劃。偏行己路,是死路一條。願你我攜手走聖經上應許之路,莫回頭.....。

#### • 後記

筆者寫至此章,心中突然懷念一對多年來親密交往的猶太人阿伯拉姆夫婦。他們居住在洛城長灘,年近古稀,親歷各種歷史災難而倖存至今。不久前,我拜訪這對夫婦,為的是要將胸中感觸的信息,與老人們分享。一進門,我們就談個不停。歷史緬懷,真令人嗟嘆之極,談至激動起,老人們淒淚盈眶,我也陪着哭。老人時而拿出他們珍藏的錄影片,再看一看希特勒蓋世太保的集中營裏那個恐怖的世界 - 一隊隊少女光著胴體,讓那些法西斯匪徒們蹂躪、摧殘之後,命令她們自挖土坑,而後,劊子手們用機槍掃射,一排一排的倒下去,最後用推土機將她們掩埋.....納粹匪徒為更便於屠殺,將無數的家庭,包括老幼在內,騙入一個大倉庫,而後施放毒氣,幾十分鐘之內中,幾千條性命就這樣結束了。

我不禁問老人說:「希特勒為何那麼恨那些人?」,阿伯拉姆答說:「因他妒忌他們!」

他的回答頓時使我震驚,「他究竟妒忌他們甚麼?」我又問。

他答:「他妒忌猶太人的智慧、財產和金錢。」

讀者可想像,對於如此這般的回答,筆者此時幾近心碎:老人們和當今絕大多數的猶太人一樣,至今沒有從血泊中吸收到歷史教訓,繼續忽略以色列歷史上眾先知所大聲疾呼的警世信息。出于關切的坦白,我禁不住又問:「誰是將要到來的彌賽亞?」他答:「我還不知道。」我又問:「耶穌是將來的彌賽亞嗎?」他答:「不是,他只是一個好人,一個教師。」

我沉重地和他們告別,並表示今後還要經常拜訪他們。老人們當然很歡迎,因我的確對他們有一份感情。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為這對老人和所有的猶太人祈禱罷!!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復國後一枚以靈意為背景的郵票

## 第六章 巴勒斯坦這塊地

上章提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人終於從血泊中回歸復國，實現歷史上「無花果樹發嫩長葉」的奇蹟。自一八九八年在瑞士巴塞爾(Basel)召開的「第一屆全世界錫安主義會議」至復國之日，共歷五十年之久，大約相當於一代人工夫。由世界各地紛紛湧回祖居地之民，開始渴望自此之後，有安全日子好過。

但是，他們遇到的卻是來自周圍阿拉伯列國的可怕圍攻，戰火不斷，時至今日。

這是為什麼？

因巴勒斯坦這塊地的所有權問題。

以阿雙方，各持己見。世上各國心懷鬼胎，唯恐天下不亂，在一旁加油添醋，從中取利。

今日之巴勒斯坦，火藥庫之引爆線正在點燃。一九八九年此時的巴勒斯坦，情勢之發展看來已距撒迦利亞所說的「四圍列國的民」「圍攻耶路撒冷」之日，為期不遠。經上說：「那日，祂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亞十四 4)

這段經文，將要應驗在巴勒斯坦這塊地未來的某一日，因此日人類集體出來否定上帝的應許，並舉兵為此爭戰。最後，至高者忍無可忍，「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亞十四 12)

要了解有關未來這個歷史奧秘，首先我們必須以聖經為根基，切莫被戈巴契夫，阿拉法特，西方政界人物，以色列領袖種種人言所藏。

本文擬分下列幾個專題研述：

### 一、上帝會為巴勒斯坦的所有權說什麼？

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切古籍史冊上，謂之迦南(Cannan)。其地域，古時西界肥月灣(Fertile Crescent)，東界叙阿(Syrian Arabian)大沙漠，南至比爾西巴(Beersheba)，北至約但河(Jordan River)上源附近的但(Dan)。南北長約二百五十二公里，最寬處約一百四十四公里，總面積約為三萬六千三百十六平方公里。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局部界線略有變動，經「國際聯合會」勘定，巴勒斯坦公認的範圍是：地中海東岸與約但河以西、北鄰敘利亞與黎巴嫩南與埃及西奈沙漠及沙特阿拉伯王國西南境為界。南北長約四百三十二公里，東西最寬處為五十公里，其總面積比古時略小，為二萬一千六百平方公里左右。

古今地界雖因沙漠界線遷移而有變更，但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綠洲地帶」，卻始終是巴勒斯坦的重心，自古皆然。究竟創造天地萬物之主，對這塊地的所有權曾經說甚麼？這是研究巴勒斯坦的磐石，不可動搖。

大約四千多年前，一位名叫亞伯蘭(Abram)的迦勒底人(Chaldean)，因厭惡本土上的多神宗教制度，為要堅持一神論的信仰，遂携妻眷「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創十一 31)

聖經在這裏提及的「迦南地」，就是當今的巴勒斯坦地區。

神察人心，遂對這位專心敬拜祂的亞伯蘭動了慈心，親自向他顯現，指示他當走的路說道：「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十二 1~2）

亞伯蘭按上帝的路線，在他七十五歲的時候，「將他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連同他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都帶往迦南地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創十二 5）

抵達之日，「耶和華就在那裏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裏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創十二 7）

至此，上帝在巴勒斯坦所有權上，為祂忠心的信徒立下第一次的「地契」。

不久，「那地遭遇飢荒，因飢荒甚大，亞伯蘭就下埃及去，要在那裏暫居。」（創十二 10）

像我們的父親在加利福尼亞為我們定妥房產，後因加州遭災而暫時移居紐約，人雖走了，契約仍在，在則有權。災過人回，亞伯蘭仍在迦南地居住。耶和華再次向他提到這塊地所有權問題：「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的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創十三 14~15）

讀者要留意經文中兩個原則：

第一，當時神對亞伯蘭顯現的地方是迦南地。神要賜這塊地給他的後裔，「直到永遠」；

第二，神沒有對羅得說及巴勒斯坦的所有權問題。

羅得是亞伯蘭之侄，並非嫡嗣，後來他走了逆神的道路 - 據經上記著說：「羅得的兩個女兒，都從他父親懷了孕。大女兒生了兒子，給他取名摩押，就是現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兒也生了兒子，給他起名叫便亞米，就是現今亞捫人的始祖。」（創十九 36）

摩押、亞捫人原來是羅得與親生女兒亂倫而出的孽種。那麼這兩族是當今何國？任何一本歷史辭典也會告訴你，當代之約但人，源于這兩族之後，也即是羅得的後裔。聖經記載羅得自亂倫之後，其族類從未得到上帝任何應許，有的只是咒詛，于巴勒斯坦的應許無份。

當尼希米自巴比倫返國，聖殿建成之時，「當日人念摩西的律法書給百姓聽，遇見書上寫著說，亞捫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會。」（尼十三 1）及至先知時代，神對這兩族的警告，聞之也令人震驚。以賽亞說：「一夜之間，摩押的亞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一夜之間摩押的基珥，變為荒廢，歸於無有。……哀聲遍聞摩押四境。……底們的水充滿了血。……。」（賽十五 1）

耶利米說：「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使人聽見打仗的喊聲，是攻擊亞捫人拉巴的喊聲，拉巴要成為亂堆，屬他的鄉村，要被火焚燒。」（耶四十九 2）

以西結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破開摩押邊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為本國之榮耀的伯耶西末、巴力免、基列亭，好使東方人來攻擊亞捫人，我必將亞捫人之地交給他們為業，使亞捫人在列國中不再被記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審判，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結二十五 8~11）

以上先知豫言，皆是約但人不可避免的歷史災禍，本來聞者足誠！但是羅得的子孫們卻把上帝的警語，當做耳邊風，以致歷史災禍，層出不窮。

話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復國之後的數小時，約但國王阿布杜拉(Abdullah Hussein)即伙同阿拉伯聯軍，親自率領精銳的「外約但軍團」，從東部攻入以色列境內，並強佔聖城耶路撒冷之橄欖山和錫安山。佔區之內，有耶和華聖殿的舊址。進而攻取約但河西(West Bank)的大片土地，計劃併入他的「約但哈希麥王國」(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將四千年前耶和華親自賜給亞伯蘭的土地，據為己有。

這種人間霸業，當然不能萬古長存。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佔領聖地的阿布杜拉國王，趾高氣昂，以君王的傲態前來耶京的清真寺做禮拜，前腳剛跨入寺門，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當場斃命。一九七六年，「六天戰爭」時，以軍突擊約但機場，將其空中力量全部加以毀滅，而後以閃擊戰奪回阿布杜拉生前所霸佔的土地。摩押、亞捫二族的後裔，領土野心剎那間便歸于無有。

迦南地 - 巴勒斯坦，本係遠古時上帝賜給亞伯蘭的產業，有「地契」為據，白紙黑字昭然。羅得的子孫雖然佔據它幾年，但結果仍是人亡地失。

亞伯蘭九十九歲時，耶和華替他改名為亞伯拉罕。為使日後不因此在所有權問題上有所誤解、紛爭，上帝再一次刷新「地契」的記錄，並將新資料輸入「電腦」之中！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並要與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創十七 1~8)

亞伯拉罕育有二子：

以實瑪利 - 夏甲所生，係庶出。

以撒 - 撒拉所出，即原配嫡嗣。

既如此，神對這對同父異母、身份各殊的兄弟，在產業繼承權上也有明確規定。

「在亞伯拉罕的日子，..... 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我必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創二十六 1~5)

「以撒斷奶的日子，亞伯拉罕設擺豐盛的筵席。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的兒子趕出去，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神對亞伯拉罕說，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凡撒拉對你說的話，你都應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纔要稱為你的後裔。」(創二十一 8~12)

創造天地萬物之主，此時對亞伯拉罕的第二代繼承人的應許，清清楚楚。但是，夏甲和以實瑪利的後代 - 埃及人和沙特阿拉伯人卻至今對此仍不罷休。遠在一九四五年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的「巴勒斯坦會議」上，沙特阿拉伯王國全權特命大使謝克·哈非茲·瓦巴(Cheik Hafiz Wabba)即公開聲明：「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也是以實瑪利的血傳後代，他是亞伯拉罕的長子，當然是繼承權的持有者，應該擁有這塊土地。」

回教徒在此表達了他們對所有權的觀點。不錯，以實瑪利是長子，但卻是庶出，在聖經上並未得到上帝的直接應許，巴勒斯坦從未在他們名下。可是以實瑪利的子孫們卻為此強爭了數千年，直至今。中東四次戰爭，其源概出於此。

亞伯拉罕之子以撒也育有二子，是雙胞胎：

以掃 - 先生片刻，善打獵，不重視屬天祝福，因一碗紅豆湯失去長子的名份。

雅各 - 後生片刻，人詭詐，但重視屬天祝福，用那碗紅豆湯騙取了長子的名份。

人都有罪，但耶和華卻看中了次子雅各的天份，揀選了他做為亞伯拉罕第三代的繼承人，並且在伯特利向他顯現，說：「我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創二十八 13)

當時雅各躺臥之地為伯特利(Bethel)，此地 在辭典上敘述如下：

「Bethel. Modern Bevtin, just E. of the Great North Road of Palestine about 12 miles from Jerusalem, a village of some 600 inhabitants.」(伯特利，即當今之貝丁鎮，位於巴勒斯坦「大北路」之東，距耶路撒冷約十二英哩，為一僅六百人口之小鎮)。

很清楚，神應許給雅各之地，與祂應許給其祖父之地完全相同。

及至雅各從舅家率眷返回巴勒斯坦，神又命令他，「上伯特利去住在那裏，要在那裏築一座壇給神。」(創三十五 1) 雅各遵神旨，神遂動了慈心，經上記著說：「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神又向他顯現賜福給他，且對他說，你的原名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裔。」(創三十五 9~12)

至此，歷史真相大白，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才是巴勒斯坦土地的唯一法定的繼承者。雅各的哥哥以掃自出生至死亡，耶和華神從未親自向他顯現過，也未作過任何應許。創世記三十六章把以掃及其後裔居住之地，記述得非常具體、詳細。這一族後來由于與外邦人「婚姻自由」，繁殖快速，終於把亞伯拉罕 - 以撒的種族面貌，搞成四不像的樣子。他們的主要族裔，混雜了以東人、迦南人、赫人、提幔人、亞瑪力人、可拉人、波斯拉人、哈達人的血液，可謂「雜種」。當今之敘利亞和土耳其人主要係以掃的後代。這個族裔，本與巴勒斯坦的繼承權毫不相關。但是，在為斯土誰屬的問題上，他們也介入了數千年之爭，直至今。

公元前七三三年，亞述(Assyrian, 即敘利亞)即把其勢力擴及巴勒斯坦，進行佔領。主後一五一七年，奧托曼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 從埃及手中奪取巴勒斯坦的統治權，直至一九一四年，前後共統治三百年之久。

讀者，你從數千年的歷史中可以看到：第一，創造天地萬物之神，本該是宇宙萬物的擁有者，祂對全球的每一寸土地，本來應有絕對的權柄。為了巴勒斯坦這一塊小小的地方，祂多次的顯現並闡述其所有權誰屬。但是，第二，以實瑪利、以掃和羅得的子孫們卻不許上帝有這種權柄，否定祂在歷史中一再的應許，並為此紛爭長達數千年之久。

你按良心講，究竟是神錯了？還是人錯了？

問題很明顯，是人錯了，因為人不按聖經辦事，把神的話語放在一邊，不加理睬。阿拉伯人為領土拼死爭鬥，只因他們手中沒有聖經。

當今回教諸國屢屢用兵的口號是什麼呢？「幫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奪回國土」。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即古時的土著迦南人(Canaanites)或非利士人(Philistines)是也。這一族，歷史久遠，經上著墨頗濃。然而，在至高者的計劃裏面，這一族如何安排處置？

請你參考下面經文：

「所以約書亞死的時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從他們面前趕出，……耶和華留下這幾族，為要試驗那不曾知道與迦南戰爭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後代，又知道又學習未曾曉得的戰事。所留下來的，就是非利士的五個首領，和一切迦南人、西頓人，並住在利巴嫩山的希未人，從巴力黑們山，直到哈馬口。」(士三 1~3)

非利士人和迦南人，也即當代巴解(PLO)屬下的族類，在巴勒斯坦繼續存在，原來不是為要繼承土地的所有權，而是要扮演以色列人的武裝對手，從反面試驗那些不曾知道與迦南戰爭之事的以色列後代，是練兵的對象。

在歷史上，非利士人和迦南人是拜日、拜蛇、拜各種偶像的族類，從未歸耶和華為聖，一貫與以色列為敵。

那麼，PLO的種族本質是什麼呢？

先知以賽亞說：「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擊打你的杖折斷就喜樂。因為從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飛龍。……門哪！應當哀號·城啊！應當呼喊·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因為有烟從北方出來……。」(賽十四 29~31)

非利士人在先知筆下，原是龍蛇之族。龍與蛇說明甚麼？答案在啟示錄十二 7~9 的經文上。

至此，問題就清楚了，以實瑪利、以掃和羅得今日之後代子孫，也即埃及人、沙特阿拉伯、敘利亞人和約旦人。為此族爭的是甚麼？其實，爭的只是經中的應許。上帝從未把那塊地應許給他們，但他們卻要奪過來為自己所有。

## 二、聯合國會為巴勒斯坦做甚麼？

世界萬國的聯合國組織 - 聯合國，在以色列尚未復國之前，早就插手巴勒斯坦問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九日，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案」，將巴勒斯坦這塊地，劃界分設「猶太國」(Jewish State)，和「阿拉伯國」(Arab State)，並且把聖城耶路撒冷國際化。也即，人為地把上帝的應許地，切割瓜分，動了手術。

阿拉伯人拒絕聯合國這個決議，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復國之後數小時，阿拉伯聯軍即從四面八方進攻以色列。埃及軍自南方分兩路進攻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敘軍奪取加利利湖南端戰略要地，伊拉克和約旦聯軍渡約旦河攻入耶路撒冷。至此戰爭遂把聯合國所劃的界線切成碎段。半月之後，以軍反敗為勝，失地逐漸奪回。五月廿九日，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停火案。但是雙方並不因停火罷手，反而加緊調兵遣將，準備再撲。自七月九日至十八日，以軍全面反攻，並奪得大片土地，但是未能奪回耶路撒冷之錫安山及橄欖山，因該地和約旦河西(West Bank)仍在精銳的「外約旦軍團」佔領之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又通過議案，呼籲交戰各方進行談判，以便劃定永久休戰界線。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終於通過另一個決議，重新強調耶路撒冷「應置于永久國際政權(A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Regime)」的管理之下。

一九六七年著名的「六日戰爭」之後，以軍以閃擊戰奪回耶路撒冷全城，並將約但河西，迦薩走廊及哥蘭高地置其軍事管轄之下。聯合國安理會遂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過「第二四二號決議案」，其主要內容有：

①以色列武裝部隊必須撤出在「六天戰爭」中所攻佔之地，包括耶路撒冷城在內。

②巴勒斯坦阿拉伯國原來領土必須有完整的政治獨立。

這說明甚麼問題呢？首先，聖城的所有權必須由聯合國管理；其次，巴勒斯坦這塊地必須按聯合國的意見，割一半給非利士人和迦南人。

表面上，聯合國是為了「和平」與「公正」，但實質上卻不把上帝的應許當回事，唱的仍是對台戲。

自「第二四二號決議案」通過之後的四十年來，巴勒斯坦戰火不斷，人間沒有和平，而且，危機愈演愈烈，時至今日，因人企圖把自己的做法，強加在聖經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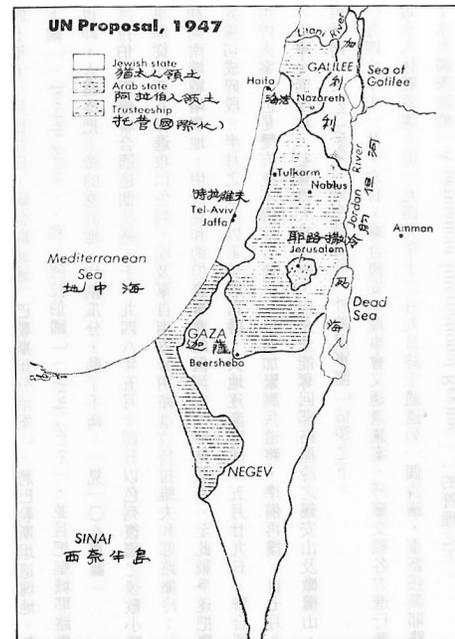
### 三、危險朕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巴解領袖阿拉法特(Arafat)突然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召開的「巴勒斯坦民族會議」上宣佈：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並以耶路撒冷為首都！其領土範圍將包括約但河西及迦薩地帶在內！一句話，他們同意聯合國二四二號決議。

這是非常危險的朕兆，全世界幾乎為之震動。接著，回教眾國爭先承認；繼而，紅色無神論列邦，也舉手稱慶。

十二月八日，聯合國以八十三票贊成、二十一票反對、四十五票棄權通過決議案，宣佈以色列並非熱愛和平的國家，並要求所有國家與以色列斷交。十二月一日，聯合國為巴解領袖阿拉法特發表演說，將會議地點特別從紐約移至日內瓦，因雷根拒絕阿拉法特入境。十五日，聯合國在日內瓦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案，再迫以色列從佔領區撤退。美國最後迫于形勢，十六日不得不在突尼斯和巴解代表面對面談判。至此，以色列最後一個盟友，也開始動搖軟化了！基督徒雷根當政時，一貫支持以色列政策，終使巴勒斯坦這塊應許之地，沒有失去。但是，本文截稿時（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報載美國與巴解又在突尼斯恢復會議。布希總統下一步是否繼續堅持其前任的政策，抑或在聯合國的多數票壓力下尋求妥協，

轉而承認人類對神所應許之地的「開刀手術」，將聖經真理暫置一旁？目前還不明朗，必須拭目以待。



● 聯合國一九四七年劃分巴勒斯坦所有權的界線

如果美國這道最後的防線垮掉，以色列就徹底的毫無保障，巴勒斯坦就最終淪為人間的賭場，弱肉強食。此時，回歸復國的以色列人，就再度置于驚濤駭浪之中。

當前的國際形勢，是一個孤立以色列的形勢、是迫使以色列人走向另一個軍事政治懸崖的形勢。這種趨勢。有可能將把巴勒斯坦帶到先知撒迦利亞書十四章4節在二千七百多年前所見的異象之中。

## 第七章 聖地五十年來戰火

上章提到，迦南地即巴勒斯坦地區，上帝曾經以明確的言語，在聖經上多次應許給祂所指定的一個族系——

亞伯拉罕 - 以撒 - 雅各(即以色列的始祖)

和這個族系有關的親屬，如以實瑪利(埃及人)、以掃(敘利亞人)、羅得(約旦人)，在聖經中，則從未得到那位創造天地萬物之主有關這塊地所有權的任何許諾。研究巴勒斯坦問題必須毫不含糊地以此為出發點。捨此就會偏離聖道，滑到錯誤的方向上去。

以色列人後來因罪被分散到世界萬國，這是至高者自己教育子民的計劃，祂的權柄，世人無權對此說三道四，更不能就此把地據為己有。因為，萬軍之耶和華在祂的子民被分散之前，已經藉歷史上眾先知，有言在先：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分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來，向他們在列邦人眼前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他們不再為二國，決不再分二國。」(結二十八 26, 三十七 22)

原來，神早預告有朝一日，祂要使以色列人從萬國中回歸復國，此事關係祂的榮耀，祂必定要在列邦人的眼前，彰顯為聖。

由以上各章讀者已經看到，以色列人開始醞釀回歸復國，始自本世紀初，中間經歷種種驚濤駭浪，走過各種死蔭的幽谷。最後，那些「剩下之民」，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在自己的祖居地上復國。

在神學上，這本是一件合乎邏輯的歷史大事，人間本應歸榮耀於神，守本份地在恩典中和平生活。

可是！人並不如此！

正當希特勒開始迫害以色列人時，少數移民開始逃進巴勒斯坦寄居、謀生。一九三八年這一年，以色列人總人口增加至四十萬以上，佔巴勒斯坦總人口一百四十一萬人中大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也就在這一年中，原來迦南地各族人的後代，也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開始以暴力手段反抗以色列移民進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巴勒斯坦本是很平靜的。但是，歷史一經出現以色列回歸之朕兆，戰火即刻發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次武裝衝突中，以色列人死亡三百二十九人，受傷八百二十七人，英軍死亡一百三十五人，負傷三百六十八人；阿拉伯人死亡三千二百人，負傷一千八百人。

火和血終使巴勒斯坦土地的兩大族類，開始大規模衝突，為了這塊地所有權問題拼死廝殺。以色列復國之後，廝殺的規模更大，次數更多。

這種衝突，究竟趨向如何？我們不妨引用日本防衛研究所著名軍事評論員田上四郎在其所著《中東戰爭全史》一書的主題觀點，作為參考。在該書序言中，作者直截了當地指出：「中東迎來了動盪的八十年代。它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阿以衝突是那麼根深蒂固，中東和平是多麼難以實現。」

為什麼那種衝突無法解決？而那裏的和平又為甚麼難以實現？

他解釋說：「伊斯蘭勢力正不動聲色地在大衛營體制周圍形成一個厚厚的紅色包圍圈。隨著這種趨勢的發展，中東正在被深深地納入超級大國的世界戰略之中。」

原來，衝突無法解決，和平難于實現的原因，是由于：

第一，伊斯蘭勢力，也即回教世界，反對大衛營體制(Camp David System)。大衛營位于華府近郊，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至十五日，美國總統卡特在此策劃一次由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和以色列總理貝京(Menachem Begin，面對面的中東和平會議。會議最後簽定了「大衛營和平協定」，並自此奠定了埃以兩國初步的和平共處關係至今。可是，回教世界各國卻集體反對這個和平體制，並把埃及開除出阿拉伯陣營。

第二、伊斯蘭勢力至此之後就更進一步的依靠蘇俄，藉著蘇製武器的援助，在以色列周圍，「形成一個厚厚的紅色包圍圈」，所以導致「中東正在被深深地納入超級大國的世界戰略之中。」

這就是現今巴勒斯坦的現狀，千真萬確。田上四郎是一位出色的屬地軍事學家，比較深刻地看到了物質世界的現狀，但他終究不是上帝的信徒，無法洞察到衝突的屬靈本質。所以，他僅僅有「中東和平是多麼難於實現」的嗟歎，卻不能悟解巴勒斯坦的未來。

實際上，聖經早對巴勒斯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特別是阿以衝突的根源，未來歷史的趨向，論述得全面而系統。上帝的信徒們要研究當今之巴勒斯坦形勢，必須首先從經文着手，切不可被各種屬地的偏見所蔽。本文為與您分享聖經的亮光，擬按下列層次敘述。

## 一、以色列復國後阿以衝突的根源何在？

二千六百多年前，上帝要祂的先知向後代的子民們預告，以色列日後必定要回歸復國（結二十八 25~26，三十六 8~10，三十七 15~23），但周圍列國對此有相反的反應 --

「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山發豫言，說..... 因仇敵說，阿哈！這永久的山崗都歸我們為業了。所以要發豫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敵人使你荒涼，四圍吞噬，好叫你歸與其餘的外邦人為業，並且多嘴多舌的人題起你來，百姓也說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聽耶和華的話，大山小崗、水溝山谷、荒廢之地、被廢之城，為四圍其餘的外邦人所佔據，所譏刺的，主耶和華如此對你們說，我真發憤恨如火，責備那其餘的外邦人，和以東的眾人，他們快樂滿懷，心存恨惡，將我的地歸自己為業，又看為被棄的掠物。所以你要指著以色列地說豫言，對大山小崗，水溝山谷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發憤和忿怒說，因為你們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起誓說，你們四圍的外邦人總要擔當自己的羞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結三十六 1~7）

短短的七節聖經，上帝特別申明這話是祂「耶和華說的」，一共有五次之多。那麼，信息的中心是甚麼呢？

第一，祂豫言以色列周圍的外邦人將要佔地為業；

第二，祂自己表明，對外邦人這種霸道行為「發憤恨如火」，祂必算賬；

第三，為此，祂發出警告：「四圍的外邦人總要擔當自己的羞辱」。意即：你外邦人為這要付出代價，不可亂來。

讀者要詳細解經，首先必須搞清楚那四圍的外邦人到底指的是誰？建議你此刻不必去大量查考歷史，只要讀一讀詩篇八十三篇即能明白。該篇的作者是 大衛王的詩班班長亞薩，古時叫伶長。誰能想像，這篇比以西結說豫言時還早二百年左右的詩歌，竟能把以色列復國時那些外邦人的動態，用音樂的形式，將未來的歷史奧秘宣洩出來。歌曰：

「神啊！求祢不要靜默，神啊！求祢不要閉口，也不要不作聲。因為祢的仇敵喧嚷，恨祢的抬起頭來。他們同謀奸詐，要害祢的百姓，彼此商讓，要害祢所隱藏的人。他們說，來罷！我們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記念。」(1~4) 這一段詩，作者以祈禱的心聲向神傾訴，說有一批仇敵要置以色列人於死地，不許他們成國。為此，這批人集合起來「同謀奸詐」並「彼此商議」，也即開會協商。他們是誰呢？

「他們同心商議，彼此結盟，要抵擋祢，就是住帳棚的以東人，和以實瑪利人，摩押和夏甲人，迦巴勒、亞捫和亞瑪力、非利士並推羅的居民。亞述也與他們連合，他們作羅得子孫的幫手。」(5~8) 這是一張「彼此結盟」的名單。你如已讀過前章 - 巴勒斯坦這塊地，其中一些人，對你已不再陌生了。其實，任何一本聖經辭典，都會明白告訴你，這個外邦人國家系列的今譯是 --

- ① 以東人和以實瑪利人、夏甲人：指現今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人；
- ② 摩押人、亞捫人和羅得的子孫：指現今約旦人和也門人；
- ③ 迦巴勒、亞瑪力、非利士並推羅的子孫：指現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PLO)和黎巴嫩人；
- ④ 亞述人：即現今之敘利亞人。

這就一目了然：亞薩指的是當今參加「阿拉伯聯盟」的那些主要國家。為甚麼呢？

其一，類似這樣一個包含如此廣泛的國家羣聚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政治目標 - 「使以色列不再成國」而結盟的政治事件，在一九四八年之前全部阿拉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其二，即使是七世紀初期回教鼻祖穆罕默德盛極一時的洲際征伐，不論是他手裏擁有的政治軍事實力，抑或是征伐所持的戰略目標和口號，也沒有任何跡象誠如詩人亞薩用詩歌所描繪的這張圖畫。因為，公元七十年之後，以色列人早已被分散在世界萬國之中，巴勒斯坦土地一直荒涼，神的百姓在此地上，甚為稀少。他們仍被隱藏著，從未有回歸復國的半點徵兆。亞薩在信息中分明說的是以色列人回歸復國之時，周圍列邦的動態。這動態，和以西結所說的豫言(三十六 1~7)前後呼應，邏輯上彼此匹配，嚴謹之極。

為甚麼這兩個人會說距離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大約二千多年後的人類歷史，而且異常準確？因為，這不是人說話，而是神藉人說話。神曾命以賽亞就祂所說豫言的權威性作過申明如下：

「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喜悅的，我必成就。」(賽四十六 9~10)

那麼獨一無二的真神，既然在遠古時即差祂的發言人來世宣告：「我要將分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來.....引導他們歸回故土.....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那麼，祂的籌算，就必定要百分之百準確地立定，因此事是祂所喜悅的，焉有不成就之理？

讀者在本世紀已經親眼看到，上帝的籌算已經立定，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在以色列山上，果然出現一個南北不再分裂的新生共和國。

這個重大歷史應驗之日，相伴隨的歷史也必定要同時應驗。以西結警告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因為敵人使你荒涼，四圍吞噬，好叫你歸與其餘的外邦人為業，並且多嘴多舌的人題起你來，百姓也說你有臭名。」(三十六3)

以色列復國之後數小時，阿拉伯聯軍從四方八面進攻這個小國，說要一舉將「猶太復國主義者消滅在襁褓之中」，並說他們的「復國」是臭名。

當你回顧五十年來巴勒斯坦的歷次戰火時，再重溫詩人亞薩的警告，你會奇妙的覺察到，今世阿拉伯人各種來勢洶洶的軍事進攻，實則只是隨著昨日大衛宮廷中的琴瑟在歪歪扭扭的起舞而已。

詩人歌之曰：「求祢待他們如待米甸，如在基順河待西西拉和耶賓一樣。他們在隱多珥滅亡，成了地上的糞土。求祢叫他們的首領，像俄立和西伊伯，叫他們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慕拿。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我的神啊！求祢叫他們像旋風中的塵土，像風前的碎穢。火怎樣焚燒樹林，火焰怎樣燒著山嶺，求祢也照樣用狂風追趕他們，用暴雨恐嚇他們。願祢使他們滿面蒙羞，好叫他們尋求祢耶和華的名。願他們永遠羞愧驚惶，願他們慚愧滅亡。使他們知道惟獨祢名為耶和華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詩八十三9~18)

詩篇八十三篇後半篇，十分奇特，亞薩在指明以色列復國之日周圍外邦羣起而攻之後，曾祈求上帝藉祂的大能，阻止那種旨在置以色列於死地的戰爭。他呼求至高者以火追趕和恐嚇那些入侵者，並使他們永遠蒙羞。這歌演唱大約二百多年之後，上帝又藉以西結的信息回應了詩人亞薩的祈求，「我(耶和華)起誓說，你們四圍的外邦人總要擔當自己的羞辱。」(三十六7)

二千六百多年之後，歷史果真如此！

阿拉伯聯軍果真在歷次所發動的戰爭中兵敗如山倒，像昨日的米甸、西西拉和耶賓一樣，在所攻佔的土地上遺屍遍野，「成了地上的糞土」！在亞薩的年代，當時打仗用的是刀槍劍戟，對陣肉搏。但在詩篇中，他卻向耶和華另求武器，以火殲敵。阿以四次大衝突，讀者可從電視上看到，炮火炸彈，硝煙瀰漫，而後，屍骨在大火中焚燒，入侵者一次又一次的慘敗，完全應驗了這一首二千多年前的古詩歌。每一次阿拉伯人的潰敗，都使戰爭的發動者在全世界面前招來奇恥大辱。但是，他們並不懂得這羞辱何來？因回教徒手裏的「可蘭經」，並未警告其信仰者不得在聖地上胡作非為，置耶和華警告於不顧，因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 二、阿以衝突付出的價值

上文指出，上帝提早警告周圍外邦人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從中東四次大戰中，可以看到至高者言出必應 --

**第一次戰爭**(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的總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 Dovid)宣告立國之後十六分鐘，美國率先承認以色列。接著，阿拉伯聯軍就蜂湧由計劃好的幾條戰線，進攻新生的以色列共和國。埃及、黎

巴嫩及敘利亞分別從南北方向壓迫和牽制以軍，伊拉克和約但兩軍則從東線渡約但河而直逼耶路撒冷並夾攻海法(Haifa)。當時，阿以雙方軍力十分懸殊。

兵書曾說：「哀兵必勝」，回歸故土的以色列人，此時深深體會到唯有祖居地才是他們可以立腳之地，於是，英勇戰鬥，寸土必爭。阿拉伯聯軍雖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但內部矛盾重重，各懷鬼胎。外約但的阿布杜拉國王要掛帥當阿聯軍總司令，敘利亞及埃及則進行杯葛，不服指揮。他們事前雖有龐大的「馬斯塔聯合戰計劃」，但進入聖地之後，卻出人意料地各自為政，一盤散沙。一個月之後，阿聯軍進展受挫，停滯不前。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至十八日，是以軍轉守為攻的「十天進攻」階段，戰鬥最激烈之處為加利利湖西南的 Nahr el-Mugatta 河流域一帶，因為這裏曾集結有考克吉將軍指揮的「阿拉伯解放軍」優勢兵力，以軍司令部為奪取位於區內的歷史重鎮拿撒勒，製定了「迪凱爾作戰計劃」，利用夜間奇襲，一舉攻下拿撒勒，並擊潰阿軍機械化部隊，趁勢攻入北加利利地區。自十月十五日，以軍取得了軍事優勢，遂在 Nahr el-Mugatta 河谷在戰略上立住了腳。這河谷在聖經上出處何地？詩人亞薩在詩篇八十三篇第九節所指的「基順河」(Kishon River)是也。二千八百年前，這位伶長曾以哀音祈求上帝：「求祢待他們如待米甸，如在基順河待西西拉和耶賓一樣。」至此，完全應驗。士師記第四章曾記，迦南王耶賓手中的一名大將，名叫西西拉，當他奉王命率九百輛戰車進攻基順河時，耶和華親自啟示女先知底波拉，命她着亞比挪養的兒子巴拉率軍一萬，埋伏於他泊山之旁，準備截擊西西拉的戰車部隊。西西拉果然中伏，最後全軍覆滅。西西拉遂狼狽地隻身逃走，逃至基尼人希百之妻雅億的帳棚裏，被這婦人親手用帳棚的橛子釘死。一九四八年十月的考克吉將軍，是回教徒，原籍黎巴嫩，也即早日迦南人的後代，西西拉是他的前輩，他雖然沒有重覆這位前輩的歷史悲劇：被一個女人用橛子釘死。但是，他所率的兵團，卻在早日的基順河兩岸，遺屍遍野，一敗塗地。後來，這位敗將如何了局，作者此時來不及去查考。但從這一戰役中可以看到，人間爭戰，定局早在至高者的手裏，勝敗非人的意志所能轉移。

以軍在「基順河」(現今軍事書上稱之為南加利利戰區)一役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分兵兩路：北佔加利利山區，向南則直逼埃及在特拉維夫 - 內格夫沙漠的防線。一九四九年春天，以軍左右開弓，奪回了大片土地。此次戰爭之前，聯合國只劃給以色列一萬四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一戰之後，以色列的領土頓時擴大為二萬八百五十平方公里。中東第一次戰爭於二月底結束，以軍由一支原來只有輕武器的三萬人隊伍，擴展為具有機械化裝備和空軍力量的十萬人國防軍。在整個戰爭期間，以方死亡六千人，傷一萬五千人；阿方則死一萬五千人，傷二萬五千人。阿拉伯要一舉殲滅這初生的共和國的企圖，其結果適得其反，遂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擔當了自己的羞辱。

### **第二次戰爭(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

此次戰爭的起因，比較複雜，其歷史過程是：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自由軍官團的領袖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成功地發動政變，上台成為該國總理。他第一個治國措施是從共產黨捷克獲得海陸空軍援，第二個措施是和蘇俄簽訂在尼羅河上游修建阿斯旺大水壩的條約。一時間，埃及軍事和經濟就被染成了紅色，腰板也硬了起來。在東方集團的唆使下，這個行伍出身的領袖人物斷然採取措施：第一，他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第二，成立埃及和敘利亞之間的聯合司令部，他誓雪中東在第一次戰爭中阿拉伯人失敗之恥；第三，他下令封鎖蒂朗海峽 (Strait of Tiran)。這三大措施，前一條涉及英法兩國在運河的權益，後兩條則涉及以色列人的安危。歷史客觀上造就英法二國與以色列共同採取軍事行動

的條件。但是，英法的戰爭目的，與以色列完全不同。他們的結盟，是本次戰爭中的複雜性所在。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以軍在西奈半島空降，埃以戰火遂起。十一月三十日，英法空軍開始轟炸埃及空軍基地，共毀埃機二百六十架，使西奈半島上的埃及軍失去空中支援，最後導致西奈埃軍撤退。這樣，原屬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加薩地帶(Gaza Strip)，就暴露在以軍的威力之下。此地原係聯合國劃給阿拉伯人的領土，後來在第三次中東戰爭時，便被以軍攻佔，一直至今。

此次戰爭，為期不長，其結果也不一致：

- 英法兩軍雖在運河區獲勝，但因師出無名，最後被蘇美兩個超級大國阻止，灰然撤退；
- 以軍佔領了西奈半島一些戰略要地，從而鞏固其南部疆土的安全；
- 埃及在戰場上均遭敗績，失地又喪軍，損失十分慘重；計死亡二千六百人，傷五千人，被俘及失蹤六千二百人。納賽爾上台後雄心勃勃的軍事計劃，再一次地使埃及人在全世界面前擔當人自己的羞辱。

**第三次戰爭**(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至十日)，俗稱「六日戰爭」)：

納賽爾在中東第二次戰爭失敗後，並不甘心。為了再雪前恥，他又積極準備，以圖再戰。他在一系列重要的軍政措施上，在更廣更深的層面上，走得更遠：

- 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埃敘合併的「阿拉伯聯邦共和國」，又在南北兩方對以色列構成統一的軍事威脅；
- 同年，又煽動伊拉克退出美國控制的「巴格達條約」；
- 一九六四年支持「巴解」(PLO)正式成立，從正面與以色列為敵；
- 一九六七年開始，在軍事上與蘇俄結盟。

納賽爾當時認為，消滅以色列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遂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宣布再次封鎖蒂朗海峽，截斷以色列通往紅海和蘇伊士運河的通路。以色列至此，再也沒有選擇餘地。五月二十日，形勢惡化，西奈半島上以蘇制新式武器武裝起來的埃及軍，首先向以軍開火。二十三日，以色列國防會議作出應戰決定。三十日，敘利亞和埃及又與約旦王國結成軍事聯盟，以色列三面受圍；六月三日，伊拉克軍隊開抵約旦，準備渡河，直逼耶路撒冷；六月四日，以色列內閣面對嚴峻形勢，批准軍事上實施先發制人的突然襲擊，決定以空軍孤注一擲的炸毀埃敘約三國的空軍基地。

六月六日當地時間七時，以色列戰機共一百九十六架，分三批攻擊埃及九個機場。三個小時後，埃及三百架戰機被毀，三分之一的飛行員喪生。當日午後，敘利亞和約旦兩國共二十六個機場，也被炸毀。三國的制空權在一天以內，化為烏有。同時，也使他們的地面部隊失去空防。

就在這同一日，以色列陸軍開始進攻西奈半島，並以機械化部隊圍攻加薩地帶。通過五天激烈戰鬥，以軍於六日夜攻佔該地。六月九日，以軍攻抵蘇伊士運河東，佔領全部西奈半島。在四天戰鬥中，埃軍一萬一千五百人傷亡，五千五百人被俘，六百輛坦克被毀，五百門大砲毀壞，一萬台車輛失去。而以軍只是三百人陣亡，一千人負傷，六十一輛坦克損失。

在北部戰線，攻入北加利利的敘利亞軍隊，在六月七日即被逐出。同日，以軍攻入敘境，佔領了歌蘭高地(Golan Heights)。敘軍在戰鬥中共傷亡一千三百人，約有六百人被俘。

在東部戰線，以軍奪回耶路撒冷舊城，約但軍隊聞風喪膽，兵敗如山倒。以軍趁勢追擊，終於在七日下午攻佔約但河西全部領土(West Bank)。阿布杜拉國王，也即羅得的子孫，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所奪得聖地上的全部領土，盡皆失去，直至今日。在這次戰爭中，約但軍共傷亡五千三百人，坦克損失二百四十餘輛，空軍戰機幾乎全部化為烏有。

中東第三次戰爭的結局，又再一次地使周圍的外邦人在全世界面前蒙羞。通過這次戰爭，巴勒斯坦全地，就全部落入以軍手中，直至今日。

#### 第四次戰爭(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至二十四日):

埃及總統納賽爾到底是一個武夫，為了在戰場上挽回面子，「六日戰爭」失敗之後，他在軍事、外交上走得更遠、更極端 -

一九七零年一月，他出訪莫斯科，以近乎出賣國土的代價和蘇俄簽訂進一步的軍事協定。三月，蘇軍第一批軍事人員一千五百人，連同四十部薩姆式(SAM)導彈發射器並一百架米格式戰鬥機開抵蘇伊士運河西岸；八月，運河西岸的導彈體系就完成部署；九月，蘇軍又幫助敘利亞完成了蘇姆導彈基地的建設。此時，由於蘇式武器惡性膨脹，阿以雙方軍力的對比開始逆轉。(見圖)

正當軍力足可發動另一次大戰之際，想像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九七零年九月二十八日，納賽爾猝然死於心臟病，連一個遺囑都來不及寫。隔年五月十三日，敘利亞又突然發生政變。埃敘兩國是阿聯軍的主力，兩國內部有事，戰爭計劃自然推遲。這次推遲，並不是由於蘇聯停止了軍援，而首先是由阿方首領的「方寸」莫名其妙的在關鍵性時刻出了毛病，猝不及防。次之是由於敘利亞高層發生政變，政變源自於人的野心，說穿了也是心的問題。筆者每讀史至此，不禁訝異，但此中奧秘，則無法以筆墨宣洩。

納賽爾死後，繼任為埃及總統的安瓦爾·薩達特。此人是回教遜尼派教徒，反猶，但不極端。在政治上，世人稱頌他「精明」。上台不久，他即看透了蘇俄軍援旨在製造集中東「不戰不和」的局面，從中混水摸魚，而不是真誠的在「支援阿拉伯的民族鬥爭」。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他向莫斯科提出了七項內容的質詢書，遭到勃列日涅夫冷落。薩達特懷恨在心，遂決定驅逐蘇軍人員出埃及。七月十七日蘇軍含恨退去，超級強國對以色列的軍事威脅頓時減輕了？何也？因冥冥中的奧秘耳！

薩達特畢竟是阿拉伯人的領袖，他必須進行另一次連他自己也心中無底的戰爭。筆者曾就此次戰爭，進行過詳細論述，文字分別刊登在《俄軍南下中東》、《時代的焦點 - 中東》和《末世大災難》三本書上，本章擬不重覆。這裏要強調的是，戰爭的全部進程中也充滿了奇蹟，以軍在南北被夾攻的困境下，後來又轉敗為勝。發動戰爭的薩達特總統因在「贖

## 阿以雙方參戰部隊

	空軍	陸軍	海軍
埃及	750架	315,000人	15,000人
敘利亞	327架	140,000人	2,500人
伊拉克	73架	20,000人	——
以色列	468架	310,000人	5,000人

罪日」(十月六日)舉兵侵犯耶和華的節期,觸犯神怒,八年之後,在他發動戰爭的同一日 -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當他在開羅檢閱部隊時,被他手下的子弟兵當場射殺,一命嗚呼!自此之後,埃及無力再戰,內部矛盾重重,經濟危機深重,日甚一日。

「四圍的外邦人總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就是聖地五十年來大大小小戰火的結局。可不是嗎?

## 第八章 巴解(PLO)問題

前兩章已經系統討論過，巴勒斯坦這塊地，上帝在遠古時就以十分清楚的言語，反覆聲明；它是至高者手裏的「自留地」，旨在賜給雅各的後代，作為日後回歸復國之用。

然而，去冬今春以來，這塊地上卻接二連三地出現許多與經上應許背道而馳的爆炸性新聞，讀起來叫人震驚！

【紐約時報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阿爾及爾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今晨宣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以聖城耶路撒冷為國都。

【中央社耶路撒冷十五日合眾國際電】：以色列今天強烈駁斥一個獨立巴勒斯坦國成立的宣言。以色列總理夏米爾指出：「這是阿拉伯恐怖組織針對以色列生存與獨立的又一步驟，我們將作出反應。」

【洛杉磯中國晨報十六日綜合報導】：巴勒斯坦人宣佈建國，回教國家紛紛宣佈承認。目前，世界上已宣佈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有：阿爾及利亞、伊拉克、馬來西亞、科威特、突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北也門、南也門、馬達加斯加、土耳其、巴林、約旦、孟加拉、利比亞、卡達、毛利塔尼亞、阿聯大公國、印度、印尼、贊比亞和土耳其。

【合眾國際社華府二十日電】：中共已於今日正式承認在以色列佔領區的巴勒斯坦國。到目前為止，包括蘇聯在內的三十多個國家，業已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

【路透社聯合國二十九日電】：阿拉伯國家建議邀請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前來紐約向聯大發表演說之提案，今天以一百二十一票對二票獲得通過。美國和以色列表示反對，英國則棄權。同時，一百五十九國的聯合國大會今天決定，將有關巴勒斯坦問題及中東情勢的討論延至十二月十三至十五日在聯合國歐洲總部日內瓦舉行，以便阿拉法特能夠與會。

【中央社紐約聯合國總部十二月六日路透電】：聯合國大會今天通過決議案，宣佈以色列屬並非熱愛和平的國家，並要求所有國家與以色列斷絕外交、貿易與文化關係。這提案以八十三票贊成，二十一票反對，四十五票棄權獲得通過。決議案宣佈：以色列為併吞巴勒斯坦人土地及一九六七年以阿衝突所佔領的其它土地而採取的一切政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而且違反國際法。

【美聯社日內瓦十三日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今日在聯大一項特別會議發表演說，他對西歐和日本支持「阿爾及爾宣言」，表示感謝。他說，截至今日為止，全世界已有七十六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

【中央社突尼斯十六日電】：美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官員今天進行九十分鐘的首次面對面會談，美國對該組織的長期抵制也就此告終。

【路透社華盛頓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電】：核准美援的美國參院小組委員會主席李海昨天說，如果以色列不改進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國會將對以國的支持加以削弱。今年美國援以之總額為三十億美元，未來年代可能削減，如果以國不改善其佔領區內的人權狀況。

【一九八九年十五日美聯社特稿】：西歐國家呼籲以色列妥協，與巴勒斯坦對話。歐洲共同市場將接受阿拉法特的訪問。以色列總理夏米爾指責，歐市已在「迷戀」巴解。

【路透社突尼斯三月二十九日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今日已提名阿拉法特為巴勒斯坦國的總統。

這些新聞說明什麼呢？

第一、擁有全世界一百五十九個會員國的聯合國，目前正在策劃巴勒斯坦這塊地上的「和平」與「公義」；

第二、為此，必須全盤地否定上帝的應許，祂的聖地則必須被切割成碎塊，一部份給以色列人，一部份給昨日的迦南人，也即今日之巴勒斯坦人；

第三、人類既然集體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其代價就首先要將聖城耶路撒冷交給巴勒斯坦人作首都，當然，也就允許異教徒在那裏建宇設廟，敬拜他們的神。

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如此同心協力之舉，但是，去冬今春以來卻令人駭然的出現了！這些新聞，出在以色列復國剛剛滿四十年（一九四八至一九八八年）之際，思之不禁令人心悸！

無神論和異教徒滿可為人間如此這般的壯舉，喝彩拍掌，但是，對上帝的信徒說來，目前不是可以隨聲附和的時候，相反卻有許多重大問題，必須站在聖道的原則上，和這個世界斷然決絕，分別為聖。

本章擬與讀者，一起研討下列幾個專題：

## 一、巴解之族裔源頭

任何一本歷史辭典都會告訴你，巴勒斯坦(Palestine)即古時的迦南地(Cannan)。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即早日之迦南土著(Cannanites)。公元前大約一千二百年，迦南人曾在濱海地區建國，國號稱「非利士國」(Philistines)。所以，非利士人實質上就是迦南土著。

上帝曾親自對摩西說及這族的來龍去脈 --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出三 7~8)。

這就非常清楚了，那地的眾族，有名有姓，舊約聖經之創世記，對他們的戶口來歷，記述詳盡之極。

「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洪水以後，他們都生了兒子。.....含的兒子是古實、麥西、弗、迦南.....。麥西生路低人..... 迦斐託人，從迦斐託出來的有非利士人。..... 迦南生長子西頓，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亞摩利人、革迦撒人、希未人、亞基人、西尼人、亞瓦底人、洗瑪利人、哈馬人，後來迦南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從西頓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迦薩，又向所多瑪..... 直到拉沙。這就是含的後裔，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國。」(創十 1~20)。

幾乎不必解釋，讀者已經完全明白，迦南土著就是含的後代。按聖經記載，洪水之後一日，含犯大逆不孝之罪，被乃父挪亞棄絕，斥之曰：「迦南當受咒詛」(創九 25)。

含的後代，在至高者的眼裏，向來十分厭惡。當摩西在西乃山親觀耶和華被授予天法 - 十誡時，神要祂的子民在信仰上不得隨隨便便。他說：「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們從埃

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三四代。」（出二十一~5）。

神要子民們尊祂為聖，同時，也要與另拜別神的族類斷然決絕，分別為聖，祂親口向摩西聲明：說：

「我的使者要在你的前面行，領你到亞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裏去，我必將他們剪除。你不可跪拜他們的神，不可事奉他，也不可效法他們的行為，卻要把神像盡行拆毀，打碎他們的柱像。」（出二十三 23~24）。

當摩西所率領的以色列民尚未進入迦南之前，上帝即提早通知他們：迦南土著在信仰上是淫亂和污穢的。任何史書也都會告訴你，迦南人早日信的是蛇、日頭及各種偶像，有史以來他們從未歸耶和華為聖。他們在膜拜他們的神時，狂歡亂舞，可在神像面前進行性交，就像今日有些「撒但教」的會所一樣：瘋狂、殺人、飲血、吸毒、性交，都是常見的儀式。

神在告誡摩西之後，發出警告，說，「我要定你的境界，從紅海直到非利士海，又從曠野直到大河，我要將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不可和他們並他們的神立約。他們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們使你得罪我，你若事奉他們的神，這必成為你的網羅。」（出二十三 31~33）

神在西乃山對以色列民立約，但他們攻佔迦南地之後，卻不遵守。當摩西的第二梯隊接班人約書亞年紀老邁，行將駕崩之際，耶和華告訴他：「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全境.....」（書十三 1~2）。

約書亞在世，是卓越的軍事戰略家，他揮兵橫渡約但河之後，曾所向披靡。下耶利哥、攻艾城、勁旅橫掃利巴嫩諸山，迦南人確實聞風喪膽。但是，最後卻消滅不了非利士人！

這是為什麼？奧秘何在？

舊約士師記，對此述之甚詳 --

「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正一百一十歲就死了。...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去叩拜別神，就是四圍列國的神，惹耶和華發怒。.....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 所以，約書亞死的時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從他們面前趕出。為要藉此試驗以色列人，看他們肯照他們列祖謹守遵行我的道不肯。這樣耶和華留下各族，不將他們速速趕出，也沒有交付約書亞的手。」（士二 8~23）。

迦南地上一部份土著未滅于約書亞之手，乃出神旨。以色列人日後面對的各種來自這幾族的爭戰，咎由自取。神叫他們不拜別神，他們卻去拜了。回顧過往數千年來歷史，以色列人災禍連綿至今，皆因這個信仰問題。

被神留下來「整理」以色列人的那幾族，到底是些甚麼人？

「所留下來的，就是非利士的五個首領，和一切迦南人、西頓人，並住在利巴嫩山的西未人，從巴力黑們山，直到哈馬口。」（士三 3）

看！以非利士人為主。

前面講過，早日非利士國之民，即日後的巴勒斯坦人是也。當今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譯簡稱之「巴解」，其洋名是「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請你看一看，三個字的頭一個字母加起來，就是PLO；PLO就是早日之迦南土著；這個土著，源於聖經上的含——一個被親生父親咒詛的族類。

人心不善不潔，常是污靈進住之所。迦南人早日拜蛇、拜日、拜各種偶像，至今並不歸耶和華為聖，其源概出於此。

以賽亞在論及非利士日後之重災時指出：「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擊打你的杖折斷就喜樂，因為從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飛龍。……我必以飢荒治死你的根，你所剩下的人，必被殺戮。」（賽十四 29~30）

先知在此警告，PLO 在靈界上與龍和蛇有關。而龍蛇是何種貨色，請你參考啟示錄十二章 7-9 節，答案在那裏面。

## 二、非利士人的歷史角色

耶和華留下以非利士人為主的幾個土著部落，其歷史作用是：

「耶和華留下這幾族，為要試驗那不曾知道與迦南爭戰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後代，又知道又學習未曾曉得的戰爭。……留下這幾族，為要試驗以色列人知道他們肯聽從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他們列祖的誠命不肯。」（書十三 1~4）

這段經文，規定了非利士人必須擔任兩個方面的歷史角色：

第一、要給以色列的後代子孫作練兵的對象，好讓他們懂得迦南的戰事；

第二、要作以色列人身上的一根刺，用戰爭和騷擾使以色列人銘記摩西所傳的神訓。

日後的事態，果然在神的預謀中發展——

「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間，娶他們的女兒為妻，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並事奉他們的神。」（士三 5~6）

在以色列人還未進入迦南以前，耶和華不是藉摩西告誡百姓，要獨尊耶和華為聖，不得混在外邦人中間而使自己的信仰受到污染嗎？可是，「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忘記了耶和華他們的神，去事奉諸巴力和亞舍拉。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們交在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事古珊利薩田八年。」（士三 7~8）

這是以色列人分地之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所爆發的第一場戰爭，原因很清楚：他們在信仰上出問題了。出問題，就有麻煩到來。

自士師時代起，至所羅門王以後的南北兩朝，每當歷史上發生「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的時候，戰爭就臨到他們身上。從以笏、底波拉、基甸、參孫、撒母耳、掃羅、約拿單、大衛等人的生命歷程中你可看到，以色列人主要的軍事對手是非利士人，驚心



●非利士人的後代：「巴解」戰士們

動魄的歷史表明，戰禍起因于以色列人自己心中的信仰，而非利士人在歷史上也果真就扮演了以色列人身上的一根刺和軍事上的反面教育的作用，直至今。

當一九四零年以色列人因希特勒開始逼害而移入巴勒斯坦時，早日非利士人的子孫們就開始用刀槍對付，那一年，有一千多移民傷亡於種族衝突之中。接著，戰火就連綿不斷地發生了。以色列現代的軍事家，如本·古里安(Ben Gurion David)摩西·達揚(Moshe Dayan)等，實際上，也像早日的掃羅和大衛一樣，戎馬終身，帶領以色列人的後代，在戰場上，和上帝所留下的這幾族，打來打去，學習迦南的戰事。有人說，當今的巴勒斯坦的戰爭太複雜，其實不然。戰爭之於以色列人，首先起因於自己的心上。以色列人雖然回歸復國了，但直至今，他們心中的信仰並未最後解決，猶太教的拉比們並不承認耶穌基督是他們的救主。據最新統計：以色列全國總人口共四百二十萬，百分之八十三是猶太人，信的是猶太教。百分之十七為少數民族，其中阿拉伯回教徒佔百分之十五，基督徒在全國總人口中，則只佔了百分之二左右，也就是說，一百個人中只有二人承認耶穌是神。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了！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約十四 6~7)

一九八九年的今天，以色列人仍不認識真正的救主，就是早日被他們殺害的耶穌基督。因而他們至今得不著真正的屬天道路，心中還無真理，也就沒有屬靈的生命。既如此，也就連天父也不認識。在信仰上，他們還是瞎子，是以西結所說的「骸骨」。

以色列人的屬靈境況，決定了早日的非利士人，也即今日之巴勒斯坦人，還必須繼續扮演他們原先的歷史角色：作為新以色列國中的一根刺，也作以色列國防軍的反面教育。這種狀況將繼續下去，直至世界的末了。

### 三、巴解未來的結局

難道，以色列人能夠這樣拒絕耶穌作為彌賽亞到永遠？而非利士人又一直扮演巴勒斯坦舞台上的反面角色無休無止？

這個問題，你不可求答於聯合國，而必須又到聖經上去。

關於以色列的未來，耶和華上帝說：

「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眾人必歸一個牧人，他們必順從我的典章，謹守遵行我的律例。他們必住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也要作我的子民。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的耶和華。」(結三十七 22~28)

這是至高者在二千六百多年前，藉著先知以西結為未來以色列人所描繪的一張藍圖，在此圖裏面，蘊藏許多重要的異象 --

第一個異象：在以色列山上，也即在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應許之地上，祂要成立一個統一的以色列國。祂沒有說，祂要把耶路撒冷交由聯合國托管，而後再把這京城切成兩半，一半給以色列，另一半給 PLO。

第二個異象：祂所要成立的這個國家，將有一位王，也即一位領袖，必須出自耶西大衛的家譜，同時，他又必須是善牧者（參考以賽亞書二、七、九、十一、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五十三各章）。這位王，是萬民的救主，祂的權柄一直要到永遠。上帝沒有說，在耶路撒冷祂又要另立一國，使二國在以色列的山上唱對台戲，雙方各有一王，彼此分屬兩種宗教，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不！上帝說的是：那位王「必須順從我的典章，謹守遵行我的律例」，而不是手拿可蘭經的回教徒。

第三個異象：在以色列的山上，神要設立祂自己的聖所，直到永遠。祂沒有允許，在山上又要同時建造回教的清真寺。在那裏，祂只許自己的子民居住，因祂要叫以色列人成聖。

這就清楚了！歷史上以色列山上的一切演變，都必須順服在祂這張藍圖之下。這張藍圖最後的應驗，是神的計劃，祂的心意，祂的榮耀。

因此，以色列人賴著不動，不在信仰上成聖，絕對不行。而非利士人賴著不走，並要割祂的聖地另立一國，也絕對辦不到！

因為，先知們已經有警告在先 --

耶利米說：「因為日子將到，要毀滅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幫助推羅西頓所剩下的人。原來耶和華必毀滅非利士，就是迦斐托海島剩餘的人。迦薩成了光禿，平原中所剩的亞實基倫歸於無有。」（耶四十七 4~5）

以西結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因非利士人向猶大人報仇，就是以恨惡的心報仇雪恨，永懷仇恨，要毀滅他們。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伸手攻擊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滅絕沿海剩下的居民。」（結二十五 15~16）

阿摩司說：「耶和華如此說，迦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因為他擄掠眾民交給以東。我卻要降火在迦薩的城內，燒滅其中的宮殿。我必剪除亞實突的居民、和亞實基倫掌權者，也必反手攻擊以革倫，非利士人所剩餘的都必滅亡，這是主耶和華說的。」（摩一 6~8）

西番雅說：「不知羞恥的國民哪！你們應當聚集，趁命令沒有發出，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耶和華的烈怒未臨到你們，他發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們應當聚集前來。..... 迦薩必致見棄，亞實基倫必然荒涼，人在正午必趕出亞實突的民，以革倫也被拔出根來。住在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禍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阿！耶和華的話與你反對，說，我必毀滅你，以致無人居住。」（番二 1~5）

先知們所豫告的，就是耶和華發烈怒之日，也即世界末日，非利士人和外邦人的一場大毀滅。這場大毀滅，阿摩司特別在經文中強調耶和華所說的一句話：「我要降火」（英譯 will send fire）。先知們都說，非利士人所剩餘的，其結果必然全部毀滅，以致原來的住處，無人居住。

這些話，聽起來真令人毛骨悚然。如果，PLO 的領袖們以及他們所率領的恐怖組織和暗殺隊此時聽得進去，幡然悔悟，中止自己的作為，歸耶和華為聖，未來的結局當是另一種樣子。但是，他們做不到。

當前，由一百五十九國組成的聯合國出來集體支持 PLO，而中蘇為首的共產主義集團，回教世界，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羣，也站在他們一邊。日本和西歐國家原來和美國在一起，

堅持反對 PLO 恐怖主義和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但是，去冬今春以來，他們的陣線，也已經分崩離析了。

巴勒斯坦今日之軍事政治均勢，正在急轉直下，朝著愈來愈不利於以色列人的方向發展。此刻，阿拉伯人正氣焰萬丈，到處闖禍，挑動糾紛。你每日在電視上都可看到，巴勒斯坦人有槍的開火，無槍的成羣結隊向以色列巡邏兵扔石頭，誓要把對方趕出去。

把以色列人從他們的祖居地上的聖城耶路撒冷趕出去！這個代價，首先必須把聖經扔進字紙簍，而後視耶和華上帝所作的應許為空話。

這辦得到嗎？

如果，聯合國，阿拉伯人比上帝更大、更強，當然可以。

但是，人算什麼？

所以他們必須面對歷史上眾先知為他們描繪的許多圖畫。

第一幅：「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我為他火熱，向他的仇敵發怒。耶和華如此說，我現在回錫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稱為誠實的城，萬軍之耶和華的山必稱為聖山。……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到那日，這事在剩餘的民眼中看為希奇，……我要從東方，從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中，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都憑誠實和公義。……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擊他的萬民，當作一塊重石頭，凡舉起的，必受重傷。……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亞八 1~8, 十二 3, 9）

第二幅圖畫：「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有一隊蝗蟲、又大又強，……他們前面如火燒滅，後面如火燄燒盡。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園，過去以後，成了荒涼的曠野，沒有一樣能躲避他們的。……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珥二 1~3, 11）

第三幅圖畫：「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臨近而且甚快，……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荒廢淒涼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我必使災禍臨到人身上，……他們的血，必倒出如灰塵，他們的肉，必拋棄如糞土。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祂的忿怒如火，必燒滅全地，毀滅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毀滅。」（番一 14~18）

神藉先知們描繪的圖畫，當然不只這三幅。筆者認為，這三幅所構成的同一景象，已經清晰異常了。幾乎不須詳細解釋，讀者就已心領意會。概括之，這異象有下列幾個重點：

第一、關於時間問題。耶和華的大日子，意即那日子不再是人的日子。聯合國也罷，東西方超級強國也罷，阿拉伯國家羣也罷，非利士人的後代也罷，都必須統統退出歷史舞台。舊約所指的「那日」，與新約所指的「主的日子」同義，也即是世界末了時耶穌再來的日子。

第二、那個日子的到來，是由於萬民太過放肆，集體攻擊祂的聖城耶路撒冷，觸發神怒。

第三、上帝的憤怒使地上發出一場大火。這大火可怕之極，「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園；過去之後，成了荒涼的曠野」。與大火發生的同時，天空「黑暗、幽冥、密雲、烏黑」－作者豫告：這是核子冬天的景象。

第四、在這場大火中，人血如灰塵，人肉像糞土，連個屍體都沒有。這，當然不是常規戰。

聖經對於忠心的讀者，推心置腹，言及肺腑。筆者此時，內心對那位冥冥中的教師，感激不盡，因祂的憐憫，使我在這些未來的圖畫面前，戰戰兢兢，不敢大意。本文落筆之際，筆者不敢幸災樂禍，只是求祂以寶血不斷地潔淨我心，洗滌罪過。筆者並非親猶反阿的人，因人間的政治立場，隨時過境遷而逝，沒有永恆價值。只有上帝的話語和祂的真理，直到永遠。

## 第九章 中東國家的核武器

前章引用先知撒迦利亞、約珥、西番雅的豫言，說明：「耶和華的大日子」，也即世界末了耶穌再來之時，神要發烈怒，以一陣熊熊烈火，毀滅那些聚集前來攻擊他的聖城－耶路撒冷的萬民。那場大火，很不尋常：「未到之前，地如伊甸園，過去以後，成了荒涼的曠野」；人在這場火災中，「他們的血，必倒出如灰塵，他們的肉，必拋棄如糞土」，其火焰之熾烈，竟使人體化為灰燼，連個屍體都沒有！先知的信息還指出，這場大火，「必燒滅全地」，足見，其威力是史無前例的。

究竟，那些中東國家會葬身火海？

### 一、阿摩司在遠古時開出的名單

先知阿摩司在猶大王烏西雅、以色列王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在位的時候，即得到耶和華上帝的默示——

「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牧人的草場要悲哀，迦密的山頂要枯乾。耶和華如此說，大馬色(Damascus)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我卻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燒滅便哈達的宮殿。……耶和華如此說，迦薩(Gaza)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我卻要降火在迦薩的城內，燒滅其中的宮殿。……耶和華如此說，推羅(Tyre)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我卻要降火在推羅的城內，燒滅其中的宮殿。……耶和華如此說，以東(Edom)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我卻要降火在提幔，燒滅波斯拉的宮殿。……耶和華如此說，亞捫人(Ammon)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我卻要在爭戰吶喊的日子，旋風狂暴的時候，點火在拉巴的城內，燒滅其中的宮殿。……耶和華如此說，摩押(Moab)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我卻要降火在摩押，燒滅加略的宮殿。……耶和華如此說，猶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我卻要降火在猶大，燒滅耶路撒冷的宮殿。」(摩一、二章)

作者在此引用經文中的重覆句子，是為了要讀者注意：「耶和華如此說」這一句——共出現七次之多。祂說「要降火」，在英譯本中是：I will send fire upon……火由天降，同時燒滅七個地方。甚麼地方？先知指名道姓，讀者如已讀過前面幾章必早不陌生了。

大馬色：即現今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迦薩：即目前PLO盤踞的迦薩地帶，位於巴勒斯坦西南角；推羅：即現今黎巴嫩的蘇爾港(Sur)，位於地中海之濱，是PLO在黎南之重要軍事基地；以東：即現今沙特阿拉伯西南角與西乃半島北部接壤之處；亞捫、摩押兩地：即現今的約旦王國，位於以色列國之東；猶大耶路撒冷：不必解釋你就知道在那裏。

阿摩司開列的這張名單，其實一目了然：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周圍列國，都免不掉這場大火的刑罰，因他們在長達數千年的人類歷史中，「三番四次的犯罪」，至今並不悔改。對於心腸頑硬的人，阿摩司書最後一章指出：「我看見主站在祭壇旁邊，祂說，你要擊打柱頂，使門檻震動，打碎柱頂落在眾人頭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殺戮，無人能逃避。他們雖然挖透陰間，我的手必取出他們來；雖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們來；雖然藏在迦密山頂，我必搜尋捉出他們來；雖然從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們；雖然被仇敵擄去，我必命刀劍殺戮

他們。我必向他們定住眼目，降禍不降福。主萬軍之耶和華摸地，地就消化.....」(摩九 1~5)

最後一句經文其英譯是：he who touches the earth and it melts.

Melt 是動詞。使徒彼得在他的著作中豫言耶穌再來時世界的一場大火，也用相同的動詞 melt, 他說：「That day will bring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eavens by fire, and the elements will melt in the heat. 」(彼後三 12, 經文中譯是：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

這就十分清楚了，melt (鎔化)是這場大火的物理性質，其作用竟然使地上的 Elements (中譯：有形質的；但科學辭典則是元素，也即原子 Atom)支解，或稱裂變。足見，這場大火並非普通能源的燃燒所引起。筆者曾在「未來世界的一場大火」和「核彈問世」兩篇信息中進行分析，指出：末後世界的那場大火，是由核子戰爭引起的。

正如阿摩司的警告，凡是神所要懲罰的人，在這場核戰爭中，不論是坐飛機逃走、乘潛艇沉身海底、花大筆錢去挖防空洞、抑或逃在迦密山上的洞岩裡，都無法避免災禍。因為，「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番一 18)。阿拉伯的大財主，PLO 恐怖份子，以及以色列不悔改的聰明人，一概無法逃脫。

根據目前中東各國軍事現勢，究竟他們是否已在為未來那場大火，準備燃料？

## 二、看哪！阿以雙方手中準備的是甚麼？

阿以雙方加緊製造核子武器的秘密，連年來已在全世界面前，一再曝光。

當今核子武器的涵義是甚麼呢？它必須由下列幾件東西湊成，方能使用。

第一，核彈頭。即原子彈、氫彈，或中子彈頭。

第二，運載工具。即各種射程的火箭或轟炸機。

第三，發射裝置。即火箭發射架，或轟炸機上的投擲系統。

第四，發射基地。當前，核火箭可從陸地、空間或艦艇向目標發射，一般簡稱為：陸基、艦基或空基。

第五，偵察系統。主要為間諜衛星或特種雷達。

這幾樣東西配在一起，統稱為核武能力，一個國家光有核彈頭不行，還必須有其餘的配套。當前，蘇美兩國這些核武配套應有盡有，而且威力奇大，光他們手上現有的核武器，即可把五十個地球的總和，全然毀滅。但是，對以色列和周圍列國，則不必有上述的全部配套，只要有其中的一部份，即可把對方置于死地。例如說，由伊拉克核基地起飛的轟炸機，全程只需二十八分鐘，即可飛臨耶路撒冷，將核彈頭擲下去。在敘利亞境內由蘇製中短程導彈襲擊以色列境內的核子工廠，大約只需三分鐘左右。

為甚麼中東那些小國，他們那麼喜歡核武器？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4/4/1988)分析阿拉伯戰略家們對以色列軍事弱點的共同看法是：「拿任何標準來衡量，以色列都是慕爾小國，面積僅相當于小小的新澤西州(New Jersey)。而人口，則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在一個和印第安納波利斯市(Indianapolis)同樣大小的地區之內。.....附近阿拉伯國家部署的地對地導彈，瞬息即可毀滅以色列的人口

中心、軍事基地和工業設施。這種威脅，似乎與日俱增：例如：五個阿拉伯國家瞄準以色列的蘇製「飛雲式B型」(Scud B)導彈，其數量已從一九八二年的二百枚，增到一九八六年的三百四十枚。

看！阿拉伯五國已有火箭和發射架在瞄準耶路撒冷了，目前，只缺核彈頭。阿人有的是錢和野心，他們就此罷休嗎？

【美聯社耶路撒冷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電】：前以色列陸軍參謀長週一說，假如伊拉克重建被以色列戰機炸毀的德西拉克核子反應裝置，以色列可能再次轟炸該處。伊丹中將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以色列噴射戰機炸毀巴格達附近的核子反應爐時，任以國陸軍參謀長，他說，「我不會容忍它。我們會發動攻擊。」獨立的「馬利夫報」周一報導，「伊拉克獲得沙特阿拉伯的資助，正在重建核子反應爐。該報說，歐洲及阿拉伯技術人員，尤其是法國及埃及的專家，正在為這個計劃提供技術上的援助。該報說，反應爐的修復工作，早於二年前就開始了，預計伊拉克可能於近幾年之內，製造出第一顆核子彈來。」

由上述電訊可知，伊拉克準備核彈最早，因該國也係石油富佬之一，手中有的是美金。七十年代以來，伊拉克經濟隨著石油工業起飛。一九七四年，伊拉克和法國簽訂了核技術合作合同，由法國幫助在伊拉克南部距首都巴格達東南三十二公里處的塔穆茲研究中心建立一個核子反應堆，取名曰「德西拉克」。據說這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擔任法國總理的希拉克命名的。這個核反應堆值二千七百五十萬美元，功能為七十兆瓦。法國不但提供設備、技術知識，並有一百五十名技術人員「陪嫁」，同時，還供應七十五公斤的濃縮鈾（製造原子彈的基本原料）作「嫁妝」。西歐資本家為了要賺錢，其實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這個核子反應堆終於在一九八零年建成，並以五千萬美元成功地從義大利購人製造核彈的重要設備 - 熱室 (hot cell)，因而奠定了生產放射性物質，特別是鈾(Pu)元素的提取技術。鈾和鈾一樣重要，都可製造原子彈頭。

當消息傳到以色列的情報機關時，當時的總理貝京(Begin)和軍方的領導人認為沒有抉擇的餘地，必須先發制人，遂製定了摧毀這個核子反應堆的「巴比倫行動計劃。」

一九八零年六月七日黃昏，六架 F-15 戰鬥機和八架 F-16 的轟炸機于太陽行將落山之際，神秘地闖入伊拉克領空。當伊拉克雷達部隊發現這批不速之客並用無線電查詢時，機上的以色列飛行員以流利英語和阿拉伯語答之曰：「我們是約但飛機，正在編隊飛行訓練」。約但和伊拉克統治者同屬回教之遜尼派，向來關係不錯，空中飛機也常有往來，互相方便。以色列飛機的冒名頂替，遂僥倖過關，避開伊拉克南線空防部隊之攔阻，長驅直入。說時遲，那時快，以色列飛機于六點三十分飛臨那個能製造原子彈的「德西拉克」研究中心，從二千英尺的高空擲下十六噸烈性炸藥，二分鐘內即把原子反應堆炸得粉碎。轟炸時，伊軍高射炮儘管滿天開花，但因手忙腳亂，沒有命中。奇怪的是，保衛核工廠的伊軍截擊機竟然令人不解地停在原地不動，而蘇製「薩姆-6 式」地對空導彈，也靜悄悄地沒有發射。事後，許多屬地的軍事評論家，說這是兩軍在技術上的差距使然，但筆者認為這只是人的因素罷了，其實，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出于冥冥中的安排，妙不可言！外電報導：「整個行動都極其隱秘，以軍機連一根毫毛都沒有失掉，就取道約但河回到特拉維夫和比爾謝巴之間的空軍基地。」

阿拉伯國家對此當然飲恨難消，于六月十一日羣情激昂，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召開「阿拉伯聯盟」的外長會議，發誓報復。至此，兩個敵對的集團因「核」而恨，彼此加快步伐。

人性間離開聖道的那種刻骨仇恨，導致彼此磨刀霍霍，決心先發制人，置對方於萬劫不復的絕境，是當今阿以雙方拚命備「核」的心裏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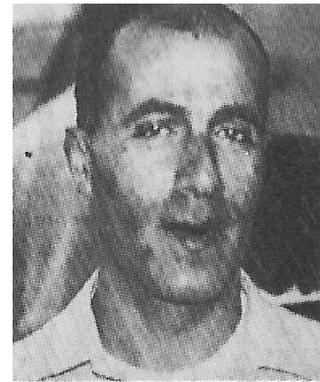
心中永懷仇恨，不能彼此饒恕，是誘發中東未來一場大火的禍根。禍出己心，咎由自取。

那麼，以色列手中的核武準備，已經發展到何種地步了？

【美聯社聯合國總部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電】：約但國王侯賽因·胡仙今天在在聯合國裁軍會議上說，以色列在中東引進核子武器已造成對世界和平的可怕威脅。他說，以色列自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在加強其核子能力。

這位約但國王究竟是在聳人聽聞？還是事出有因？

【美聯社耶路撒冷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電】：前以色列核子工廠技師穆迪齊·范諾諾，因洩露以國核子秘密給英國倫敦泰晤士報(Time)，今日被以色列法院判定犯了叛國和間諜罪。范諾諾原任迪蒙娜核子工廠重要技術人員，他斷定以色列國目前大約已儲備一百枚原子彈。根據核武水平，以色列目前已居世界第六位，僅次於美、蘇、中、英、法五大核強國。檢察官契遜指出，范諾諾罪名成立，可能被判重刑。



●以色列核子工廠技師范諾諾

以色列人，本是世界上發明原子彈的第一代宗師，著名的愛因斯坦奠定了製造原子彈的理論基礎，費米成了第一個分裂鈾元素的專利者，歐本海默則是美國製造原子彈的第一任總設計師，愛德華泰勒則是全世界的「氫彈之父」。在理論上、技術上，他們早就沒有問題了，然而，他們到底從什麼時候才開始著手製造核彈呢？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蘇伊士運河戰爭後不久，法國為與以色列軍事上結盟，遂有「核默契」存在于兩國之間。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和法國國防辦公廳主任希蒙·佩雷斯簽訂了秘密協定，由法國提供第一個核子反應堆。一九五八年四月，這個反應堆運到迪蒙娜沙漠，以一個「紡織廠」的假造型，破土興建。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以色列人大概到了一九六七年中東第三次戰爭期間，手中即有原子彈數枚。當軍事上十分危急時，女總理梅爾夫人曾經考慮動用這幾顆傢伙，如果，阿拉伯人的進攻涉及到他們最後的生死存亡的話。前面第七章「聖地五十年來的戰火」提到，後因達揚將軍以空中奇襲，頓挫阿拉伯聯軍的攻勢，先發制人，把埃及、敘利亞和約但三國的空軍毀于一旦，所以，以色列轉危為安。真是謝天謝地！梅爾夫人沒有投擲原子彈，核武器庫存至今。那位去年被判重罪的核子技師范諾諾的估計，大概出入不大，以色列現今擁有近百顆的核彈，應是言之不虛。

### 三、空間技術競賽

原子彈工廠或核武庫在目標上的暴露，往往會使對方喜出望外。因為，另一方以常規炸彈作密集的轟擊，就會使核武庫的所在國，自食惡果。讀者，您此時意識到阿拉伯五國為什麼要布署蘇製三百四十枚「飛雲式B型」導彈的中心理由了嗎？此批導彈如不幸發射，整個以色列傾刻之間就化為烏有。如若，阿拉伯人導彈發射架的動態被以色列人早一點發現，則中東各國也在幾分鐘之內，就發生阿摩司所述的那場大火。以色列要搶先一步，必須拚命發展除核彈頭以外的其他核武配套，先掌握有制敵的技術優勢，例如火箭和間諜衛星的製造。

間諜衛星上天，須借火箭巨大的推力將它送入軌道，而在軌道上準確的運行，把焦點對準阿拉伯人的軍事要地，才能知道敵方的一切動態。

那麼，目前阿以雙方在空間技術上已走到何種地步？

【美聯社耶路撒冷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電】：以色列周一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進入軌道。當地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一枚以色列火箭衝破地中海多雲的天空，帶著橘紅色火焰及白色尾煙的「地平線一號」火箭消失於天際之後，以色列官員興緻勃勃的宣告他們的第一次成功的實驗。衛星的專家們指出。這枚衛星可能是電子情報衛星，能夠在在軌道上監聽無線電與飛彈資料。華盛頓專家卡路斯指出，這枚衛星的用途，顯然是在監視阿拉伯國家的動向。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雷得曼表示，飛彈技術在中東地區的擴散，可能會嚴重到用來投擲核武器。

事態當然十分嚴重，以色列人開始有尖端的核武器，阿拉伯人手裏有的是錢，有錢能使鬼推磨，更何況區區的空間技術哩！

【合眾社特拉維夫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電】：蘇聯已同意將一座核電廠供敘利亞，其反應爐可生產鈹元素供軍事用途。

【洛杉磯華文中國晨報綜合報導】：在中東阿拉伯世界中，敘利亞是急進回教國家，由於它與蘇聯的密切關係，雙方訂有軍事互助條約。蘇聯一直以大量武器供應，維持住敘利亞和以色列雙方的戰略均勢。莫斯科最近計劃提供一批新式的 SS-23 長程地對地飛彈給敘利亞。此類導彈的射程，是目前敘陸軍所使用的 SS-1 的兩倍，約可達五百公里，可從敘境之內擊中以色列境內任何目標。這種導彈，精度高，並能攜帶核子或化學彈頭。

【中央社巴黎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電】：此間今天報導，中共出售戰略性彈道飛彈給沙特阿拉伯。飛彈的型號是 CSS-2 級飛彈，射程達二千二百英哩(三千六百九十公里)，可擊中以色列、埃及和伊朗。

【美聯社特拉維夫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訊】：以色列總理夏米爾二十二日宣稱，以色列和美國正在合作，以防止沙特阿拉伯部署新近自中共購得的 CSS-2 東風式飛彈。以色列外交部指出，敘利亞及約旦已經向沙特阿拉伯保證，他們將協助沙國防止以色列人的先發制人攻擊。

【紐約時報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專欄作家威廉·薩法爾今日指出：中共自北京沿鐵路線至鴨綠江畔的丹東市，然後再經由北韓的新義州和南浦港，將飛彈和輔助的電子設備，由海路運到伊朗、利比亞和敘利亞。中共製造的蠶式飛彈和「東風二號」飛彈，就是由北韓裝船而轉運到中東恐怖主義國家手裏。

【美聯社華府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電】：布希總統周四證實沙特阿拉伯已經從中國購進中程洲際導彈，但沙國至今還沒有核子和毒氣彈頭。

#### 四、悲矣！阿以

親愛的讀者：讀新聞如讀豫言是嗎？二千六百多年前，先知們指名道姓，豫告他們所住的地方，將要發生一場大火。今天，你可從上列外電或專欄中看到，他們在不約而同地準備縱火材料，並試圖把這些材料，送到空中，而後落在對方的家鄉，屠盡殺絕，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的惡意！你炸別人，別人怎能束手待斃？這就是目前阿以雙方拼命發展核武器的本質原因。

這種自殺的愚蠢政策會否有朝一日終止，雙方握手言和，避災免禍？

可能。但有個重要的先決條件 - 雙方消除仇恨，停止爭執。

一人，一國，一族，如果心存憐憫、恩慈、謙卑、溫柔和忍耐，當可化干戈為玉帛，免除核災難。然而，心中要擁有這些全德，其唯一源頭必須來自于獨一無二的真神，捨此，沒有他途。上帝早已藉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彰顯了這個平安的奧秘，凡接受基督道理的人，這些全德就來到他的心中。

可是，中東阿以雙方的千千萬萬顆心，直至而今還在拒絕耶穌，抵制祂的救贖大能，否定祂的生命之道。他們都很驕傲，自認有的是智慧和金錢。他們偏走己路，為期已達數千年之久，而終於不能承認自己的救贖之主，拒絕上帝的救恩。

怎麼辦呢？筆者完全相信聖經下列的教訓：「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獨耶和華被尊崇。必有萬軍之耶和華降罰的一個日子，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為卑。」（賽一 11-12）

「禍哉！那些以虛假之細繩牽罪孽的人，他們又像以套繩拉罪惡。……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禍哉！……火苗怎樣吞滅碎秸，乾草怎樣落在火燄之中，照樣，他們的根必像朽物，他們的花，必像灰塵飛騰。因為他們厭棄萬軍耶和華的訓誨，藐視以色列聖者的言語。所以，耶和華的怒氣向祂的百姓發作，祂的手伸出攻擊他們，山嶺就震動，他們的屍體在街市上好像糞土。」（賽五 18-25）

「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瑪四 1）

這就清楚了！火是將來懲罰惡人的手段。

數千年來，上帝的聖道滔滔不絕，耐心地、反覆地告訴全世界的人：信主的得永生。在瑪拉基的信息中，耶和華上帝以異常明確的言語規勸人們要避開這場大火，他說：「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肥犢。你們必踐踏惡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如灰塵在你們腳掌之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瑪四 2）

公義的日頭，就是耶穌基督，已勝了死亡；祂的血，有醫治的大能。在那大火發生的日子，祂會保護你全身不燒火，像圈裏的肥犢出來跳躍。不僅如此，還要參與審判，踐踏惡人，先知瑪拉基特別強調，他所說的豫言，「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聞者足誠！

可惜！直至而今的猶太拉比們不信先知書，也不把這些警世的信息，傳給信徒們。

可惜！回教徒手中的可蘭經沒有這段話。如果誰要把這段話去傳給他們，重則被殺，輕者被驅逐。

他們心中這種頑固的邪念，是決定未來這場大火必定發生的原因。他們手中正在拚命準備的核武器，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累積縱火的材料。

悲矣！阿以。

## 第十章 耶路撒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上章提到，歷史上眾先知曾經豫言，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中東地區，未來還要發生一場熊熊烈火。經上明告，大火係因以色列和周圍外邦人的罪孽而起。

現今列國在巴勒斯坦紛爭的焦點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雖然回歸復國了，但是，京城至今仍在浴血。

究竟，這個目前成為世界頭條新聞的地中海小城，何去何從？信徒們欲知此城未來的歷史奧秘，必須依據經上真道，來系統的研習她的過去和現在，才能領悟未來必成之事。

### 一、奧秘的源頭

耶路撒冷第一次作為一個城市，出現於創世記第十四章一幅非常獨特的圖畫之中，當亞伯蘭在希伯崙之幔利再為耶和華上帝築了一座壇之後，以攔王基大老瑪野心勃勃，率領和他結盟的眾王，揮戈南下迦南，插手這地的所有權問題。亞伯蘭遂率領「精練壯丁三百一十八人」，奮起迎擊，並在大馬色（即現今敘利亞境內）殺敗強敵，大獲全勝凱旋回師。這時.....

「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為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是應當稱頌的。亞伯蘭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創十四 18~20）

這裏，深寓許多神學奧秘 --

第一，耶路撒冷的原址撒冷，曾經住過一位至高神的祭司，他有權柄對人類的信心之父祝福。使徒保羅在希伯來書中，進一步將這位大祭司的身份披露如下：「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祭司的。.....他頭一個名繙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來七 1~3）你看，這位王的來頭，很不簡單啊！

第二，神得勝的子民 - 亞伯蘭，首次向全人類作出榜樣，被祝福的人要堅定十分之一的奉獻。

第三，亞伯蘭在強敵面前，針鋒相對地捍衛了上帝的應許之地，沒有妥協，也決不後退。他不像今世那些所謂基督教國家的領袖們，在聯合國和阿拉伯人面前，腳踏兩隻船。

以上，就是耶京上古時的歷史奧秘，這幅圖畫，一開始就在我們的視野裏，安排一位主管「仁義」與「平安」的王居在此城中。他的生命，不出自人類，其存在，也無始無終。使徒保羅一語點破，他的來歷，「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 二、此城是人類信心的試金石

神賜亞伯蘭之名為亞伯拉罕之後，施奇蹟使他年已九十的妻子撒拉懷孕，得子以撒，並告訴他：「你要作多國的父」（創十七 4）。人要承受如此巨大的福份，上帝必須對他進行考試。創世記第二十二章的題目，直接的寫道：「神試驗亞伯拉罕」。經文說：「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創二十二 1~2）

要遵神旨將獨生愛子獻為燔祭，首先，必須血濺摩利亞山。這山究竟何地？請你參看附圖，此山即當今耶路撒冷城所在地是也。所羅門建聖殿於此，日後耶穌基督殉道被釘十字架，其寶血也賤於此山之上。

當亞伯拉罕遵神旨，正要舉刀殺兒獻祭的時候，「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的獨生兒子，留下不給我。」（創二十二 11~12）

在信心的功課上，亞伯拉罕在這次考試中，得了一百分。他滿懷感恩，遂「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至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豫備。」（創二十二 14）

自此，這山耶路撒冷，就成為人類信心的試金石。

亞伯拉罕一百七十五歲時，壽終正寢，歸到他列祖那裏。以撒接信心之棒，其妻利百加正四十歲時，有孕，一日耶和華對她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創二十五 23）

聖經故事告訴我們，那大的名叫以掃；小的名叫雅各。兩人性格和信仰各有不同，老大是一把打獵的好手，不重視屬天的福份，最後，他以一碗紅豆湯失去長子的名份，祝福遂被老二獲得。老二，就是當今以色列的始祖。他有一打兒子，當迦南地遭受特大饑荒時南下埃及，一住就是四百三十年。後來，新法老王上台時六親不認，逼迫以色列人。在危境中，神伸手拯救了他們，藉摩西的率領，回到迦南故土去。摩西一百二十幾歲，卒於約但河東，他的接班人約書亞率民強渡約但河、下耶利哥、攻艾城，終於佔領他們原來祖居地的大片領土。約書亞臨終之前，遂把所得之地劃分給十二支派。猶大支派按宗族佔領，得了鹽海以西至地中海濱的大片沃土。大部份邑城，也位於此族的版圖之內。耶路撒冷，即在其中。可是，猶大的後代子孫，卻因此城犯了歷史錯誤。

經上記著說：「至于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猶大人不能把他們趕出去，耶布斯人與猶大人同住，直到今日。」（書十五 63）

諸位讀者今日在電視上所看到的 PLO，即屬此族。為什麼猶大人不能將他們趕走？而此族又被留下來呢？因為，「以色列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他們要耶布斯人的女兒為妻，進而「忘記耶和華他們的神，去事奉諸巴力和亞舍拉」。所以約書亞死的時候所剩下的各族，耶和華不再從他們面前趕出，為要藉此試驗以色列人，看他們肯照他們列祖謹守遵行神的道不肯。

上述驚心動魄之事，記述在舊約士師記第二、三章裏面，以色列人是十二支派的總稱，猶大人只是其中的一支。當他們以勝利者的身份前來接收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們不是把上帝的真道在祖居地上堅持下去，相反，卻是搞女人，拜邪教。這就違背了神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約了。

聖城不是曾有一位聖潔、仁義和平安的王居住其中嗎？可是，那時候以色列後代，卻忘記了此城歷史上這種屬靈的奧秘，並不遵那位大祭司的訓誨，而將聖地污染。

所羅門在耶京建聖殿之後，這位劃時代的聰明人，卻先盛後衰，晚年時，他犯了嚴重的錯誤。當示巴女王（今日埃塞俄比亞人的祖母），騎著駱駝穿越一千二百多英哩的曠野，而抵達耶路撒冷進行國事訪問時，她對所羅門王竭盡阿諛奉迎之能事，並答應納貢：「每年六百六十六他連得金子」（六六六，見王上十 14）自此，這位人間的智慧之君判若兩人，發生

了駭人的變化：「所羅門在法老王的女兒之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耶和華曾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不可與他們往來相通，因為他們必誘惑你們的心，去隨從他們的神。所羅門卻戀愛這些女子，所羅門有妃七百，都是公主，還有嬪三百。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地順服耶和華他的神。」（王上十一 1~4）

上帝當然十分生氣，經上記著說，「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因為他的心偏離向他兩次顯現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所以耶和華對他說，你既行了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賜給你的臣子。」（王上十一 9~11）

你看！所羅門坐鎮耶路撒冷新建的皇宮之後，先是有名有勢，繼而貪戀財色，最後放棄真道信仰，去事奉別神，並在耶路撒冷山上，建築邱壇，終於觸犯神怒。王上十一 14~40 記著說，神便興起以東人哈達，形成以色列國的外患；繼而又使那個臭名遠揚的壞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從國內作亂，成為內憂。所羅門不久便在失敗中死去，因他使城被罪所污。一個強大、統一的以色列國，至此被瓦解了！國土分裂南北，內憂外患，國無寧日。

南國稱猶大國，所羅門之子羅波安繼位，耶路撒冷是國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羅波安像阿斗一樣，納奸拒諫，倒行逆施。經上記著說，「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作猶大王。他登基的時候，年四十一，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華從以色列眾支派中所選擇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羅波安的母親名叫拿瑪，是亞捫人。猶大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犯罪觸動他的憤恨，比他們列祖更甚。因為他們在各高岡上，各青翠樹下築壇，立柱像和木偶。國中也有嬰童，猶大人效法耶和華以色列面前所趕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惜的事。羅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來攻耶路撒冷。奪了耶和華殿和王宮裏的寶物，盡都帶走，又奪去所羅門製造的金盾牌。」（王上十四 21~26）

經文說得非常清楚；盛極一時的耶路撒冷城，至此開始大幅度沒落。大衛曾在此城居王位共三十三年，興盛一時；所羅門作王四十年間，先盛後衰，是他親手開始污穢了聖地，為此城的沒落，隱伏了危機；羅波安作王的第十七年，終於澈底地將此城污穢敗壞，導致埃及王兵臨城下，奪去此城最早的一切榮耀。

歷史接著就進入先知時代，此時，以色列和猶大兩國，時戰時和，自相殘殺，哀鴻遍野，災難連綿。那些憂國憂民的先知們，遂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他們的同胞要回轉心意，重新與神和好。可是，多數的先知卻被他們苦待、殺害。

耶路撒冷因罪致禍的本質原因，以《耶利米哀歌》敘述最為深刻、全面。茲節錄如下：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啊！而今何竟獨坐？先前在列國中為大，而今卻像寡婦一樣。……她夜間痛苦，淚滿兩頰。

錫安的路徑，因無人來守聖潔就悲傷。……祭司歎息，城門淒涼。

耶路撒冷大大犯罪。……她的污穢是在衣襟上。

主何竟發怒，使黑雲遮蔽錫安。

耶和華將以色列的華美，從天扔在地上。

《哀歌》的詩意濃郁，哀婉動人，反復吟讀，如令人置身其間。其實，這篇章不僅為耶路撒冷人而寫，也為此警告了我們當代的人：我們心中那座「聖城」如若被己罪所污，生命也

會遭遇和耶路撒冷同樣的災殃。因為，那一位住在其中的撒冷王是忌邪的，他不會再駐耶城裏面，我們立刻也就會失去保護、祝福和平安、而一無所有。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數千年的試金石，他對全人類在屬靈的意義上，何嘗不是一樣。

### 三、耶穌曾為此城哀哭！

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段非常動人的故事 -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她哀哭！」(41)

祂是全能的神，究因何事使祂傷痛若此？

祂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來。」(42)

原來，是耶路撒冷的人並不知道甚麼是關係到自己平安的事。為甚麼呢？因為他們有眼卻看不出來。那些事，不是物質三度空間所能及的實體，而是涉及靈界空間的奧秘。所以，是隱藏的。

究竟是些甚麼事？關係到耶路撒冷未來的平安。耶穌說，「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裏頭的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43~44)

耶路撒冷人看不見的，原來是一場未來的圍城浩劫。這大禍的臨到，只因他們不知如何眷顧自己，多麼可悲啊！

因此之故，神自己哭了！

耶穌臨刑之前，他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聖殿，一共七次咒詛了當時宗教領袖 - 法利賽人「有禍了」。

「.....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人的墓，說，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啊！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二十三 29~39)

這十節經文，系統地概括主對耶路撒冷的判決：

第一，他們世世代代拒絕先知的警告，並把這些憂國憂民之士置諸死地；

第二，他們不認識真正的救主 - 母雞，以致災禍臨頭時，失去翅膀的大能庇護，沒有保障。

耶穌說此話之後大約三十年左右，耶路撒冷仍有人間的榮華富貴，商業發達，街道繁榮。有些人就出來諷刺說：「拿撒勒人豫言的是毀滅，但這裏有的卻是豐年！」就像現在有人挖

苦我們相信耶穌再來，朝夕以戰戰兢兢的態度等待救主一樣：「你們基督徒相信世界末日就要來了，到底在那裏呀！洛杉磯有的是好日子過。」

譏嘲歸譏嘲，豫言者應驗。

大約公元六十九年，歷史突然發生變化 --

維斯帕森繼承尼祿之後，作了羅馬皇帝。他的兒子提多將軍，率重兵前來圍攻耶路撒冷。城裏那些醉生夢死的人，那些自以為聰明的譏嘲者，以及他們的家庭，連同那些毒蛇、惡毒的族類，一剎那之間，就成為甕中之鱉，無處可逃。圍城攻略戰開始，羅馬軍拆毀城牆，築土壘爬城，投火把，轟石彈。耶路撒冷軍民終於苦戰不支，彈盡糧絕，血流成渠。在在慘狀，果如《耶利米哀歌》所述：

主吞滅雅各一切的住處，並不顧惜。

祂發怒如火，傾覆猶大民的保障。

耶和華定意拆毀錫安的城牆。

也將門門拆斷。

祂將猶大交在仇敵的手裏。

耶路撒冷城呀！肝膽塗地，孤立無援。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耶路撒冷突然大地震動，頓時天空昏黑。至公元七十年起，這個國家就徹底滅亡了，剩下的人被分散到世界萬國之中。

但以理曾在這段歷史，作過精確的豫言如下：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孽、引進永義、封住異象和豫言，並膏至聖者。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一七之內.....直到所定的結局。」（但九 24-27）

至高者藉祂的先知，把受膏君，耶穌基督降世前後的以色列歷史，定下一個精確絕倫的時間表：

第一，時間表的總體規定：「七十個七」，也即四百九十年。在這個期間內，上帝要對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以色列國，進行：除罪、引義、立聖的工作；

第二，工作計劃要分幾個階段來進行

（一）「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據尼希米記二章一節記載，波斯王下令允許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是：「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也即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由此日起算，至受膏君耶穌基督受難的公元三十二年四月六日，一共是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日。按猶太曆法，一共為四百八十三年，其算式如下：

$[(7 \times 7) + (62 \times 7)] \times 360 = 173,880$  天

七個七 六十二個七 猶太曆每年三百六十天

(二)「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君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耶穌被剪除之後,羅馬王令提多將軍率兵前來毀滅耶路撒冷。自此之後,國與城就開始漫長期的荒涼時代,剩下之民也被分散到世界萬國。

(三)「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地的結局。」(但九 27)

這段歷史,仍未應驗。那個行毀壞可憎的人,就是未來的敵基督。「一七之半」,即七年大災難的前三年半,他必冒出頭來,並在耶路撒冷自稱是神。而後,耶穌再來,殲滅了他,耶路撒冷的歷史就此到了「所定的結局」。

#### 四、主後之耶路撒冷

自公元七十年之後,耶路撒冷相繼淪於下列外邦強敵的手下;西羅馬帝國(61-476 A. D.),拜占庭帝國(476-632 A. D.),阿拉伯帝國(632-750 A. D.)、土耳其帝國(1072-1194 AD.),拉丁王國(1099-1189 A. D.),蒙古可汗王國(1240-1250 A. D.),埃及王國(1250-1517 A. D.),奧托曼土耳其帝國(1517-1914 A. D.)。耶路撒冷始終是外邦軍兵蹂躪的城市,從未在以色列人手中。這等亡國慘痛的原因,在以西結書十六章中宣洩得淋漓盡緻: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它那可憎的事,說,主耶和華對耶路撒冷如此說,.....你仗著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聲就行邪淫,你縱情淫亂,使過路的任意而行。.....你也和你鄰邦放縱情慾的埃及人行淫,.....你因貪色無厭,又與亞述人行淫,.....主耶和華說,你行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我又將你交在他們手中,他們必拆毀你的圓頂花樓,毀壞你的高臺,剝去你的衣服,奪取你的華美寶器,留下你赤身露體。他們也必帶人來攻擊你,用石頭打死你,用刀劍刺透你。用火焚燒你的房屋,.....耶和華如此說,你這輕看誓言,背棄盟約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

至高者對此在信仰上墮落為妓女的京城,其譴責之嚴厲,刑罰之慘烈,只因歷代的君王和宗教界領袖誘民入奸,在信仰上行了淫亂之故。

然而,在慈悲憐憫的上帝心裏,此城並非淪落到底,而是尚有一線生機可以盼望。請你細讀,以西結書十六章的末尾,神透過他的先知,為此城網開一面:

「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時與你所立的約,也要與你立定永約。」

這就是說,神顧念到祂在遠古時,就不斷地與以色列人的先祖們一再所立的約,這些約雖被後代子孫所毀,但祂仍可回心轉意,只要他們在神前悔改就可以了。

「我要堅定與你所立的約,好使你在我的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時候,心裏追念,自覺抱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開口,這是主耶和華說的。」(結十六 63)

「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總要作主,用大能的手,.....將你們從萬民中領出來,從分散的列國聚集你們。」(結二十 33)

「以色列山哪！你必發枝條，為我的民以色列結果子，因為他們快要到來。看哪！我是幫助你的，也必向你轉意，使你得以耕種，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數，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場再被建造。」（結三十六 8~9）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結三十六 24~27）

「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他們不再為二地，決不再為第二國。……我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聖的耶和華。」（結三十七 22~28）

至此，耶路撒冷的未來就非常明朗了：這城雖因罪被罰，但神會賜奇跡使他們從萬國回歸，成立統一的國家，為要重新與神和好立約；神要換他們的心，並將他的新靈放在新心上，而後成聖，進入永恆的國度。這個過程所要彰顯的是祂的榮耀。因祂是一位不永遠發怒，滿有慈悲的神。祂的赦免和拯救，本是祂獨一無二的神性，對選民如此，對外邦人也不例外！

「這太便宜了那些可惡的猶太人了！」

親愛的讀者，筆者勸你不要這樣想。因為，你我並不比猶太人好多少，在神眼裏，我們和他們一樣有罪，也曾經無數次地虧欠祂的榮耀。他們若不被赦免，我們又怎能被神赦免呢？

昨日的西羅馬帝國皇帝，上世紀末俄國的凱特琳娜女王，不久前的希特勒等，他們也曾高舉正義的旗幟，妄想替天行道，審判並屠殺千千萬萬的猶太人。可是，這些自以為是的強人，最後卻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審判罪人，是至高者自己的權柄，被造者千萬不可逾越。神責罰罪人，罪人在管教中回心轉意，悔改神前，而後重新蒙福，這是神整個救恩計劃前後銜接的步驟。今日的責罰，只是為了明天的悔改、和好。祂從來沒有離棄過肯于謙卑回轉的人。

## 五、耶路撒冷未來的榮耀

二千七百年前，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祂的路，因為訓誨必出于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于耶路撒冷。祂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把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賽二 1~4）

這是尚未應驗的先知豫言，是未來全球的和平遠景。在這個大同世界中，萬民與神親近，不再有戰爭。人們要在耶和華的山上，也即耶路撒冷歸向神，敬拜祂，聽祂的訓誨。也許，有人會說，這美好的遠景還渺茫得很！筆者數年來研究經上豫言和中東歷史演變的關係，深深地體會到：冥冥中有隻巨手，正在主宰著聖地的歷史演變，而使豫言加速應驗。茲舉下列數例，藉以說明耶路撒冷正在起步，回到至高者的計劃之中。

一九一四年七月至十月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兩個敵對的軍事陣營在巴勒斯坦戰線上激烈戰鬥。土耳其藉德國軍火，以強大的陣勢防衛南巴勒斯坦地區，其目的是，防止英軍登陸，為耶路撒冷築下一道攻不破的防線。回教首領們要繼續統治巴勒斯坦並在耶路撒冷繼續供奉他們的神，這道防線不可失？一失則耶城危矣！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十月十五日英國遠征軍阿倫比將軍出其不意，以奇兵襲擊別是巴，並迂迴包抄集中在沙崙平原上的土耳其軍隊，接著就攻佔了名城約帕。英軍趁勝追擊，攻至耶路撒冷只有十英哩的拿布勒斯地帶時，卻遇到了堅強的抵抗而寸步不前，損失慘重。就在這緊急的時刻，十月廿一日，戰區突然被一陣大霧所彌漫，德土砲火威力無從發揮。英軍第七十五旅在迷霧中偶然爬到昔日先知撒母耳故居的以挪山地就在那裏停住。霧停之後，軍士們向山下俯瞰時竟驚訝起來，原來，耶城就在這高點之下。阿倫比將軍命令部隊死守，並調兵遣將，集中優勢兵力，準備對耶城進行最後的爭奪戰。十二月七日，英軍居高臨下，發動總攻。時值隆冬，耶城又再一次的兩霧迷濛，此時道路泥濘不堪，土德聯軍的砲兵，一時間好像一羣發呆的野獸，躺在原地不動。悶炮打不中來攻的英軍步兵。當英軍攻抵耶城郊區時，另一奇跡又發生了，土耳其騎兵突然恐懼起來，戰馬亂馳，人仰馬翻，不知何故。土耳其蘇丹統治巴勒斯坦四百年歷史，至此落幕，曲終人散。同年，英皇室任命猶太人撒莫爾爵士擔任第一任駐巴勒斯坦總督，為以色列復國奠定了初步國際法律基礎。論軍事威力，德土聯軍完全可以守住此城。但是，他們無法避免一場濃霧和馬羣突然驚恐的意外事件。因為，這些事件不是他們所能操縱的。究竟是誰在操縱？冥冥中的一隻巨手。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指揮英軍攻佔耶路撒冷的阿倫比將軍，是基督徒，據文獻記載，「在戰爭行進中，阿倫比將軍認真參照聖經中所記的史地，同時並研究耶京歷史上多次戰爭的經驗教訓，得出進軍必須強登猶大高原而後迂迴包抄耶京的戰略路線。」讀者如有興趣，請你查一查戰爭進行時英國的外交部部長是誰？他是貝爾福，也是基督徒。歷史上為何那樣湊巧？在外交上、軍事上同時安排兩個贊成以色列復國而又擁有實權的人物出場？因基督徒是神手中的器皿，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扮演至高者手中的二粒棋子。

當英軍列隊入耶城街道時，時值以色列人獻殿節之日。隔天，就是主日，土耳其敗軍從耶京約帕門撤出，至此，異教徒軍兵再也不能在聖城中耀武揚威了。十二月十一日，阿倫比將軍舉行正式的入城式，終於為日後以色列復國創造了條件。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復國之後，耶路撒冷被人為的切成兩半：東半部舊城是聖殿所在地的摩利亞山，聯合國卻把它交給阿拉伯回教徒，而後由約但王國軍隊於中東第一次戰爭中加以佔領；城西則由以色列人佔有。在聖經中，神曾反復陳明祂要將以色列山，也即耶路撒冷收歸己有，在那裏祂要為返回之民重建國家。很顯然，人類對耶京的這種安排，和上帝安排安全相反。究竟誰是歷史的主宰者？誰勝誰負？如果上帝不是神，人會贏。

如果上帝確實是神，是歷史的主宰者，則神不會輸。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與三十日那場震驚世界的「六天戰爭」中，真理就在億萬人面前顯明了，以色列空軍於戰爭的第一天全殲埃及、敘利亞和約但三國的空軍力量之後，於七日下午十時十五分，以陸軍奪回耶路撒冷舊城。國防部長達揚將軍迅即前來哭牆朝聖，感情激動地說道：「我們已回到聖地的至聖所，永遠不再離開。」自此，回教軍兵被逐出此城至今。在「六天戰爭」中，最大的戰役是以空軍偷襲埃及十個機場之舉。六月五日清晨，當以色列第一波四十架「幻影式」和「神秘式」戰機自基地起飛，幾分鐘之後又有第二波四十架起飛，而後，低空由地中海面掠過而進入埃及上空時，埃軍的雷達部隊竟然無法分辨。當機羣進入轟炸目標的上空時，「埃及飛行員剛剛起床不久，而指揮官又未上班」，於是十個機場上所停的四百多架戰機，束手

挨炸，未曾出師就粉身碎骨。埃及全軍不到二小時之內，就陷於癱瘓。雷達是現代化光電學防空武器，為何一時間未能盡職，而讓敵機漏網而過？在這裏，我們看到：尖端科學到底還是無法在聖經面前逞威。因為，神在那本書上說明，祂要拿回耶路撒冷，另有安排。

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東第四次戰爭」之前，埃及總統沙達特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事前秘密協商，在十月六日猶太人「贖罪日」這一天，兩國分別從南北兩方發動突然襲擊，陷節期中的以色列軍民首尾不能顧，使猶太人不再成國。十月六日下午，埃軍先聲奪人，強渡蘇伊士運河，迅即突破「巴列夫防線」旗開得勝。敘利亞強大的坦克部隊，也攻陷歌蘭高地上的以色列陣線。以軍沒有準備，因為他們的部隊在節期中。這時，耶路撒冷亂作一團，形勢萬分危急。在西乃戰線，埃軍精銳的坦克部隊迅即攻佔通往耶路撒冷的三個戰略要道——密特拉、吉迪和長特米。與此同時，叙軍七百輛坦克在衝過歌蘭前線之後長驅直入，竟然攻抵耶城東北的戰略大門——庫納特猶地區的班諾·雅可夫大橋。此橋一失，耶京不保。難道至高者再次把聖城交在異教徒手中？不，戰爭在千鈞一髮之際就發生了轉機：正當叙軍坦克部隊攻抵距那橋只有五英哩時，不知何故，突然走不動了。因為，供油車追不上坦克。此時正值黃昏，以色列的鬼怪式戰機利用最後的幾分鐘餘暉，從約但河低飛而來，用膠質汽油彈，一會兒就全部炸毀叙軍的坦克陣羣。隔日，在西乃山口，埃及坦克分三路直逼三條戰略要道。時達炎陽自東邊升起，陽光格外強烈，埃及的坦克手正面頂著陽光而來，而以色列坦克則順著黑影迎戰。一時間，埃及坦克手突因陽光太強而不能好好瞄準。以軍坦克遂將對手的坦克逐輛擊毀。埃軍強大之攻勢被這場格外強烈的陽光挫敗了？為什麼呢？因為上帝不為埃、叙兩國的坦克隊開綠燈，不許他們再來耶路撒冷攪亂。

近五十年來的中東戰史表明：一隻看不見巨手正在導演這場現代化的戰爭。異教徒一方雖不乏戰略奇才和尖端武器，但終究是肉眼所及的物質而已。人和武器，僅是被造之物。他們怎能導演天空上的濃霧，當然也無法控制陽光的強弱。至於，雷達和坦克突然間失靈，其實也非指揮官所能預料或防止。人確實不能勝天，因那位天地的主宰者，是又真又活的。人憑聰明和武力，去抵制上帝的計劃，只是以卵擊石！

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二十四 35）

神既然要立一個新的耶路撒冷，來榮耀祂的聖名，這事自當毫不拖延。